

明成祖政治權力中心北移的研究

張奕善

一、前言

肝衡歷代的中國專制王朝，受人訾議的皇帝殊多；然遭致詬詈及歷史批判至深且峻者，莫過於明成祖朱棣了。春秋大義，不齒篡弑之君，唐太宗亦備列篡弑之流，弑兄建成奪嫡傳之權，事實昭然；不過一登天子位，即能容忍政敵，絕不斤斤於報復。相對的，却任用魏徵之儔為股肱重臣，創造劃時代的盛世，綻開貞觀之治。史家對於玄武門事迹固不免貶損有加，然其疵不足以掩其瑕。李世民蓋棺之後，終論定為中國明君之一，公議仍有其一定的標準；再者，唐代中國聲威因太宗而震撼世界，今猶為國人嚮往焉！至論及明太宗則不然。

成祖篡大位後，不知國君含垢之義，一旦受建文朝忠良斥責，即被激怒，使出空前奇慘之手段。委實昧於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意義，何況忠良均士君子？重用毫無人性的特務頭子陳瑛、紀綱之流亞，為虎作倀，多方羅織，加上廠衛的肆虐、煅煉，太祖朝三十多載孜孜培植的士僚精英橫遭摧殘¹，冤死者纍纍，妻孥受辱，給配為奴，機心與手段之狠毒，曠世無及，慘絕人寰，莫此為甚。

谷應泰撰述壬午殉難之後，以士之心志與前代的史實為譬喻，傷心的作評語，曰：

……文皇之正位金陵也，宜發哀痛之言為謝過之舉。其能從我游者，固且厚糴以寵范陽，尊官以禮魏徵矣！若或天命難改，執志彌堅，亦復放還山林，聽其自適。逢萌之掛冠東都，伯況之杜門廣武，狂奴故態，何相迫乎？

而文皇甫入清宮，即加羅織。始而募懸賞格，繼且窮治黨與。一士秉貞，則袒免並及；一人厲操，則里落為墟。雖溫舒之同時五族，張儉之禍及萬家，

1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八卷頁二一九：方高皇英武在上，其養育者率多直節，不事委蛇；而文皇刑威逼人，其搜捕者易于抵觸，難于感化，雖人心之不附，亦相激而使然也。

不足比也²。

何喬遠論明成祖居恒以唐太宗自擬。以遺臭萬年的明成祖未免不自量力，自抬身價；因此之故，何喬遠用幽默的筆法，消遣性的寫道：

有唐家法，則非我傳，蓋湯武耶！蓋湯武耶！³

李維楨的批評却較為剴明，將其功業與德行各別評估，如：

文帝之興也，蓋類唐、宋兩太宗；至誅夷死事臣及十族，則二宗不能爲矣！⁴

孟森指「靖難」之名爲成祖篡國時所創，奪位後應該明辨建文朝臣子處帝王家事之爭的立場中尷尬與困惑。此時應該有超然的胸襟，蓋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不必動輒以殺戮爲事，因爲大位既爲己所有，成祖應該：

成祖以篡得位，既卽位矣！明之臣子，究以其爲太祖之子，攘奪乃帝王家事，未必於建文遜位之後，定欲爲建文報讎，非討而誅之不可也？故使事定之後，卽廓然大赦，許諸忠爲能報國，悉不與究，未必有大患也；卽不能然，殺其人亦可成其志，而實則杜諸忠之或有號召，猶之可也⁵。

明成祖作法有悖人性，竟然採用了激烈的手段。雖然，其惡適彰其醜；逞了一時之快意，却留下罄竹難書的罪戾。南京是他竊登大位之城，但也是內慚神明，佈滿腥風血雨的鬼域。在位不久卽借題北狩，繼而僕僕於征虜之戎行，終馬革裹屍於榆木川，凡此不外逆行導致內疚，心神恒常不安，談遷形容之曰：

犯不諱於天下也，凝命之後……觸風露，歷寒暑，帝豈無勞民之懼哉？逆取順守，積疑在心，窮極王略，威振殊俗，不惜垂堂之戒；身冒埃霧，冀憑一怒之力，銷內嫌而弭外寇⁶。

平情而論，明代十七朝十六君，成祖不失爲有能有幹勁的一位皇帝。他篡位後六年多坐鎮於南京，確保南半壁山河安穩後，始作北巡之行。永樂七年後，悽悽惶惶於北往南返之路上。永樂十五年後不言南返，其心態雖不詳，這方面的資料也多湮沒；然置身北方，猶遣胡濙、鄭和明查暗訪，此舉不啻說明心神仍不落實。就永樂七年之行止列成表，如：

2 同上，頁二一八。

3 國權，卷十七，頁一二一四。

4 同上。

5 明代史，頁一〇一。

6 同註三。

| | 永樂年間 | 紀事 | 備註一 | 備註二 | 備註三 | 合計 |
|-------|------------------|---------------|-------------------------|---------|----------|---------------|
| 北狩 | 七、二、壬午 三、壬戌 | 發南京 至北京 | 在北京五個月 在北京三個月 | 在軍中五月有餘 | 在南京三年三個月 | 離南京一年九個月 |
| 北征(一) | 八、二、丁未 七、壬午 | 征本雅失里 班師 | | | | |
| 南返 | 八、十、丁酉 十一、甲戌 | 發北京 至南京 | 在北京十一個月 在北京二年一個月 | 在軍中六月有餘 | 在南京五個月 | 離南京三年八個月 |
| 北狩 | 十一、二、乙丑 四、乙酉 | 發南京 至北京 | | | | |
| 北征(二) | 十二、三、庚寅 八、辛丑 | 征瓦剌 班師 | 在北京四年十個月 在北京十個月 | 在軍中六月有餘 | | 不再南返，離南京七年十個月 |
| 南返 | 十四、九、戊申 十、癸未 | 發北京 至南京 | | | | |
| 北狩 | 十五、三、壬子 五、丙戌 | 發南京 至北京 | 在北京五個月 | 在軍中四月有餘 | | |
| 北征(三) | 二〇、三、丁丑 九、壬戌 | 征阿魯臺 班師 | | | | |
| 北征(四) | 二一、七、壬寅 十一、甲申 | 征阿魯臺 班師 | 在北京五個月 | 在軍中三月有餘 | | |
| 北征(五) | 二二、四、戊申 七、庚申 | 征阿魯臺 死于榆木川 | | | | |

資料來源：明史成祖本紀

從建文四年六月乙丑入南京登位至永樂二十二年辛卯崩逝，成祖在位二十三年的歲月中，離開南京往北方或北伐的日子計共十三年有多，說明了過半數的時間不在南京。就時間的長短而論地位的比重，南京不如北京了。由這個層面來看，政治權力重心勢將北移之迹顯然。專制皇朝的中國，朕之所在地，即帝國政治權力中心地。

明太祖有遷都長安或洛陽之心，因為太子朱標英年早逝而本身亦老邁，勇氣消失而作罷。明成祖遷都北京，所遷之都並非太祖之構想，然後人以之為「高祖閱諷遠烈，非成祖繼之，則都不北。」⁷則這續貂之說令人置疑。

秦漢時代的咸陽、長安、洛陽三地立為京師，都可收政治、軍事、經濟效益於

7 同上，何喬遠曰。

一地之功；其後就不可得兼了。宋、元之時，這種條件已然消失，故不再爲都。江南在隋以後崛起爲經濟的重心地帶，因此，不論明太祖立都南京，或明成祖立都北京，三者的條件總缺其一乃成定局。明成祖遷都北京，軍事、政治中心在北，經濟中心仍在南；兩京併立之局是形勢使然，阿諛者以此爲成祖的睿智，巧言令色鮮矣仁，自古已然。北京的軍、政，端賴南京的物質經援，捨此途弗由。永樂初的海運與其後的陸運、河運的積極，可作爲這方面的具體說明。

明太祖封建諸子於邊陲重地以屏藩中央，九邊塞防由遼東至西北，犬牙相錯，聯貫成氣。他安排年齡比較大的一批王子如秦、晉、燕等肩負邊防重任，所以在位三十多年的謹備之下，邊境安謐。成祖北伐五次，憑情而論是中國主攻；即令洪國公邱福，也是攻敵覆沒，而非守而待斃者。倘以時間來論，由洪武初年至永樂末，東北至西北邊境安定了將半個世紀。

成祖篡位之前，在靖難戰爭時，即先偷襲寧王權藩地大寧，挾之而南；其後棄其地以酬庸兀良哈三衛，寢成邊患。遼王植不助逆而南遁，成祖即帝位後以之有貳心，從此不提回北藩封之事。顯然地，九邊缺一口尚且不可，況缺兩口乎？從此東勝孤懸，東西阻絕。成祖遷都北京，以國防前線的北平當敵，也是形勢上基於需要，實倡處此，不得不然耳！

以永樂十五年五月第三度北狩，成祖即不南返而言，直到其曾孫英宗正統十四年土木堡之役被俘北去，北疆從此多事，其間只經三十二年；則成祖的設京師於國防前線以當敵的效用價值，令人滋生反不如明太祖之謹備邊防安穩之疑。再者，朱家後代子孫之襲位者，其品質並非人人類如太祖、成祖之能當敵也能逐虜的人物，反而庸劣者居多。諂媚之臣僚以成祖遷都北京之後，明室始有兩百多年的國祚，誠不知何所根據？

北京終於取代南京作爲大明政治權力中心地，事實誠不容抹煞。北京城垣、宮禁的營建原仿自南京，而宏敞過之。明太祖當年營建的南京，今已形迹無存，反而北京不但存在，且經滿清王朝二百多年的使用，時間上加強了它的地位重要性，爲天下觀瞻所在，追溯往事，更顯見成祖的睿智，實則一派信口雌黃之言。倘若以宋初定都汴京，晉王駁趙匡胤西遷之說，在德不在險；鮑頻對明太祖說金、元立都北平，王氣已盡，則又當作何解釋呢？足見無聊的文人舌頭，了無標準。

本文就明成祖把政治權力中心北移所牽涉的問題，諸如促致北移的心理因素，用量化殘害建文朝的忠良使之浮現出來；永樂初對北京逐步救災的措施，設置軍屯、犯屯，以鹽法爲媒介促進轉輸北京的軍糧；開通與疏濬南糧北運的大動脈——海、陸、河運；營建宮城土木大工程；北京官僚機構編制與人員逐步擴大等等，作有

條理與貫串性的處理。

總的來說，明成祖的決心與行動以營建北京宮、城，由起意到完成，耗去整整十八年，不可謂為短暫，何況北京宮、城所要配合的各種客觀的條件。他的動機與毅力足以誘惑後人去探究；然發人深省的，莫若成祖的篡位後的存疑多慮、耿耿不安等心理作祟狀態。其一為搜索惠帝，促成鄭和下西洋櫟古震今之舉；其二為了亟亟於離開南京而營建北京的大工程，所化的人力、物力都不亞於鄭和征舉。無論如何，都是欠正常的。

相對而言，明成祖如得國於正道，是否也會有此種種的大舉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皇明祖訓**條文，就足以束縛他的想法，不必說行動了。如謹備西北，就不會有五次北征之軍事行動；如十五不征之國，就不會南伐越南、鄭和下西洋了。倘真如此，明代的歷史原本已色彩不鮮豔，那豈不更黯淡無光了。

叛逆性極強的朱棣演了一場骨肉之爭後，畢竟也作了不算少却難以想像的所謂大政。無疑地，他在歷史上貽留了污名，終於也作了若干褒貶均不足啓齒的業績。一念之篡，永遠不得超生，亦足云悲也！

二、北移的心理因素—篡與殺的反激

靖難，誠如衆所週知，是燕王朱棣藉口清君側而發動對中央的軍事叛變。燕王以叔父之尊奪去了侄兒允炆的皇帝寶座，成為明代第三朝的成祖皇帝。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日燕王率兵入南京城後，不亟亟於逆取順守之道，却諭告在京之軍民人等，榜列建文朝的左班文官，宣佈所謂「姦臣」的名單。

初次榜列的人數為二十四，是以黃子澄為首惡。不久又增列二十五，此時却以方孝孺為巨慝了。接着懸出賞格，別其首從，鼓勵人民擒獻。谷應泰記其事為：

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綁縛姦臣，為首者，陞官三級；為從者，陞二級。綁縛官吏，為首者，陞二級，為從者，陞一級⁸。

有司奉旨出示諭令，當時向新統治者謀晉身的，不失為建功良機；至於假公濟私，利用之以逞私慾，更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谷應泰記云：

自是仇獲得官者甚衆。乘機報私仇，劫掠財物者紛紛，雖禁不能止也⁹。

本節擬將名單分列為第一榜與第二榜排比成表。採輯各史乘所涉的記載，來考究所謂姦臣被置死之因，以及株連的家小或族戚，使此慘絕人寰的泣血悲劇，有條

8 同註一，卷十六，頁一九三。

9 同上。

理的浮現出來，以見明成祖之狠毒。第一榜之表如下：

| 編號 | 姓 名 | 官 階 | 死 事 慘 烈 | 株 連 所 及 |
|----|-----|------------|------------------------|------------------------------------------------------|
| 1 | 黃子澄 | 太常寺卿 | 抗辯不屈死。 | 族人無少長皆斬，姻黨悉戍邊。一子變姓名為田經，遇赦家湖廣。 |
| 2 | 齊泰 | 兵部尚書 | 被執不屈死。 | 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從兄弟敬宗等坐死、子甫六歲，給配，杖一。 |
| 3 | 陳廸 | 禮部尚書 | 抗聲不屈死。 | 子鳳山、丹山六人磔於市，妻管氏縊死，幼子珠生五月，乳母潛置溝中得免。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婦姪從死八十餘人。 |
| 4 | 練安 |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 縛至，語不遜磔死。 | 族其家，姻戚俱戍邊。從子大亨聞變，同妻沉劉家河死。棄市者一百五十人。 |
| 5 | 方孝孺 | 翰林侍講 | 詔不可草，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磔死。 | 兄孝聞先死，弟孝友同戮。妻鄭氏，子中憲、中憲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方黨坐死者八百七十人。 |
| 6 | 黃觀 | 禮部右侍郎（右侍中） | 金川門不守，投羅刹磯死。 | 妻翁氏、二女、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弟觀匿其幼子逃他處。 |
| 7 | 鄒瑾 | 大理寺丞 | 不降，自殺。 | 誅戮四百四十人。 |
| 8 | 胡閏 | 大理少卿 | 京師陷，召不屈死。 | 子傳道死，幼子傳慶戍邊，四歲女郡奴入功臣家，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 |
| 9 | 郭任 | 戶部侍郎 | 京師失守，不屈死。 | 子經論死，少子戍廣西。 |
| 10 | 盧迥 | 戶部侍郎 | 燕兵入，不屈，縛就刑，長驅而死。 | |
| 11 | 侯泰 | 刑部尚書 | 被執下獄，殺死。 | 弟敬祖、子玘俱被殺。 |
| 12 | 暴昭 | 刑部尚書 | 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 | |
| 13 | 陳繼之 | 戶科給事中 | 燕兵入，不屈，見殺。 | 父秀、母黃，謫戍甘肅，道死。子徵仔，妻姚、女進奴、京奴沒官，弟朔等悉戍邊。 |
| 14 | 鄭賜 | 工部尚書 | | |
| 15 | 黃福 | 右侍郎 | | |
| 16 | 尹昌隆 | 監察御史、福寧知縣 | | |
| 17 | 張統 | 吏部尚書 | 自經於吏部後堂。 | 妻、子相率投池中死。 |
| 18 | 毛泰亨 | 左侍郎 | 張統死，亦從死。 | |

| | | | | |
|----|-------|---------|----------------------|------------------------------------------------|
| 19 | 董 鏞 | 監 察 御 史 | 城破被殺。 | 家戍極邊，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 |
| 20 | 曾 鳳 韶 | 監 察 御 史 | 以原官召，不至；加侍郎召，又不至，自殺。 | 妻李氏守節死。 |
| 21 | 王 度 | 監 察 御 史 | 坐方黨謫戍賀州，又坐語不遜死。 | 夷其族。 |
| 22 | 高 翔 | 監 察 御 史 | 與胡閏同被召，語不遜死。 | 族，親黨悉戍邊。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其先墓雜犬馬骨灰揚之，而其地爲漏澤園。 |
| 23 | 宋 徵 | 宗人府經歷 | 被縛，不屈死。 | 妻、子俱死。 |
| 24 | 巨 敬 | 戶 部 主 事 | 被逮責問，不屈死。 | 夷其族。 |

資料來源：國權、明史、明史紀事本末、建文遜國臣記、明史稿、明書。

本榜表內編號 14、15、16 的鄭賜、黃福、尹昌隆三人得到寬免，逃過一死。陳鶴記其事爲：

惟尚書王純、鄭賜、侍郎黃福以先自歸，獲免。又以茹瑺言，並有尚書張統、尹昌隆¹⁰。

按王純於成祖入南京時，曾「踰城走，爲邏卒所執，詔仍故官。」¹¹顯然沒有拒絕。永樂二年四月得成祖勅令，以布政使致仕。對比他在建文朝官拜戶部尚書，而今致仕的官階，則降級甚多，難怪鬱鬱而終¹²。

鄭賜雖列入奸臣榜，但與燕王有過一段頗不尋常的關係。他曾以北平參議事燕王甚謹。惠帝登位時，燕王及楚王楨均薦舉之爲長史，求爲己用。惠帝不許，召爲工部尚書。燕王入南京時，原在惠帝時敗軍之將，今有關金川門之功的功狗李景隆，聲勢顯赫，訐告鄭賜，論其罪僅亞於齊泰、黃子澄。逮到時，成祖對鄭賜說：「吾於汝何如？乃相背耶？」鄭賜的答覆坦率，只說：「盡臣職耳！」帝笑而釋之，授刑部尚書¹³。

黃福之列入奸臣榜，恐與鄭賜同受功狗李景隆的誣指有關。燕王入南京，他也在迎附之列，李景隆指他爲奸黨。黃福當時爲表白心跡而說：「臣固應死，但目爲姦黨，則臣心未服。」¹⁴得成祖按置不問，復原官。黃福歷事洪、建、成、仁、宣、英六朝，郡縣後的越南，以尚書掌布政、按察二司事，工作表現突出，的確爲幹

10 明紀，卷第八，頁七八。

11 明史，卷一五一，頁四，p. 1637。

12 同上。

13 同上，頁五，p. 1638。

14 同上，卷一五四，頁七，p. 1661。

員，交趾之民有口皆碑。

至論尹昌隆，却是一位敢犯顏直諫的臣子。燕王以周公輔成王為名叛變，其實「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而百官斥之為假者殊衆，主用兵；唯獨尹昌隆却主考驗燕王，勸惠帝罷兵，力言：「許（燕）王入朝，設有蹉跌，便舉位讓之；若沈吟不斷，進退失據，將求為丹徒布衣且不可得。」¹⁵燕王入京後惠帝不知所終，無從印證，而尹昌隆之言反而令燕王的面子掛得住，故雖列名奸臣榜，不但得以貸死，尋且受命往北平傳教世子。

以上所論諸人，雖也曾受惠帝倚重，但與齊泰、黃子澄、方孝孺諸人在惠帝心中的份量而言，則不可以道里計。所謂「庶人待我，庶人報之」的心態，因此一旦成祖相召，就不會產生抗拒的意識。質言之，當初諸人不幸的列入奸臣榜，誠以受託告的成份居多。谷應泰剴切的記云：

既而鄭賜、王純、黃福、尹昌隆皆迎駕歸附，自陳為奸臣所累，乞宥罪。令復其官¹⁶。

今論第二奸臣榜，談遷的記錄是原列於第一榜的名單之外，另加了二十五人，彙集而成下表，如：

| 編號 | 姓 名 | 官 階 | 死 事 慘 烈 | 株 連 所 及 |
|----|-------|-----------|-------------------------------|--------------------------------------------------------------|
| 25 | 王 純 | 戶 部 尚 書 | | |
| 26 | 黃 魁 | 禮 部 尚 書 | 燕兵入，不屈死。 | |
| 27 | 戴 德 彝 | 左 拾 遺 | 燕王入，召見，不屈死。 | 妻項氏，令其叔伯匿二子山中，毀戴氏族譜，獨身留家，收者至，無所得，械至京，終無一言，戴族獲全。 |
| 28 | 韓 永 | 兵 科 給 事 中 | 燕王欲官之，抗辭不屈死。 | |
| 29 | 葛 誠 | 燕府左長史 | 與張昇圖燕，事敗被殺。 | 夷其族。 |
| 30 | 王 叔 英 | 翰 林 修 撰 | 知事不可為，沐浴更衣，書絕命詞，自經於元妙觀銀杏樹下。 | 陳英簿錄其家，妻金氏自縊死。二女下錦衣獄，赴井死。弟元默變姓名匿京城商旅中，識者上告，太宗捕斬之，剝其屍。幼子遭戍大同。 |
| 31 | 周 是 修 | 衡 府 紀 善 | 具衣冠，為贊繫衣帶間，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于尊經閣。 | |
| 32 | 盧 振 | 兵 部 郎 中 | 燕兵入金川，縛至，厲聲數太宗罪，榜掠而死。 | 夷其族。 |

15 同上，卷一六二，頁一，p. 1736。

16 同註一，卷十六，頁一九三。

| | | | | |
|----|-----|---------------|------------------------------------------------------|-------------------------------------------|
| 33 | 顏伯璋 | 沛縣知縣 | 燕兵夜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冠帶升堂南向拜，自經。 | 子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屍，自刎於側。 |
| 34 | 張 隅 | 北平左布政使 | 燕兵奪北平九門，詐傳之入端禮門，被縛，不服死之。 | 喪得還。靖難後出屍焚之，族畧家，殺程亨輩，戚疏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 |
| 35 | 卓 敬 | 戶部侍郎 | 燕王即位，責之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被執不殺。姚廣孝惡之，必欲殺敬，被斬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 | 誅三族。 |
| 36 | 鐵 鉉 | 兵部尚書 | 擒至，背立殿中，責之跪不可，刺其膝，責之反顧不可，刺其耳鼻，竟寸磔于市至死罵不絕聲。 | 子福安戍河池，康安先卒。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並安置海南。 |
| 37 | 謝 昇 | 兵部郎中、御史 | 不屈死。 | 父旺、子咬住戍金齒；妻韓氏、四女發教坊司。 |
| 38 | 龔 泰 | 戶部都給事中 | 燕王入金川門，被縛，以非奸黨，釋不殺，自投城下死。 | |
| 39 | 茅大芳 | 副都御史 | 燕王稱帝，與周濬並見收，不屈死。 | 子順童、道壽俱論誅，永樂四年獲幼子文生，殺之。二孫：添孫、歸死獄中，妻張發教坊死。 |
| 40 | 宋 忠 | 錦衣衛都指揮使、總兵官都事 | 屯兵開平，帥兵趨北平，爲燕王戰敗死之。 | 子謙，靖難後謫戍邊，年十六，賜死。 |
| 41 | 姚 善 | 蘇州知府 | 燕兵入京師，爲麾下許千戶縛以獻，文皇詰之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厲聲曰：「臣各爲其主耳！」死之。 | 子節謫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習匠。 |
| 42 | 胡子昭 | 刑部左侍郎 | 坐方黨，誅死。 | 父復初，母郭，皆年八十餘，並其子五人給、緝、繼等皆謫戍。 |
| 43 | 周 璿 | 左僉都御史 | 燕王稱帝，與茅大芳並見收，不屈死。 | 妻王氏，子蠻兒皆繫獄死。 |
| 44 | 陳彥回 | 徽州知府 | 燕兵逼京師，糾義勇赴援，已而被擒，械至京死之。 | 籍其家。 |
| 45 | 鄭 恕 | 蕭縣知縣 | 燕將王聰破蕭，不屈死。 | 籍其家，妻彭、妾夏蓮及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姪溫波，謫北平種田。 |
| 46 | 葉惠仲 | 南昌知府 | 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爲逆黨，論死。 | 籍其家，妻蕭給功臣家爲奴。 |
| 47 | 高 巍 | 參軍斷事 | 京城破，自經死驛舍後。 | 弟宣戍南海衛。 |

| | | | |
|----|-------------|--------------------------------------|------------------------------------|
| 48 | 廖 鏞 都 督 | 受學於方孝孺。方死，與弟銘收其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亦見收，論死。 | 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昇俱謫戍邊。母，東甌王長女，與廖銘女送浣衣局。 |
| 49 | 徐 輝 祖 魏 國 公 | 成祖入京，獨守父祠弗迎。怒削爵、幽之私第。 | |

資料來源：國權、明史、明史紀事本末、建文遜國臣記、明史竊、明書。

成祖把方孝孺提升為首惡，就各史乘的記錄來歸納，可以肯定燕王是要他草登極詔不成的緣故。

姚廣孝是六根不淨、四大不空的和尚——道衍，輔導燕王反叛中央，立功甚大。燕王離開北平再次出發南進時，他送到北平城郊，曾密啓有所請，曰：「江南方孝孺者，學行高卓，必抗不降，乞勿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¹⁷ 誰知燕兵入南京以後的事態逆變，方孝孺不但拒寫登極詔，且令燕王極其難堪，因此不得不殺其人，而且處置得極其慘烈。方孝孺誠然是姚廣孝口中的讀書種子，且是知識份子的表率，但暴虐之君，並不重視。

方孝孺是德業兼修的君子儒人物，史家描述之文為：「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己任。」話雖如此，學問却卓然不羣。當時的評價為：「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¹⁸ 例如其師宋濂因醉竟忘了明太祖所命作的靈芝甘露頌，酒醒已來不及了。幸方孝孺已代為捉筆，宋濂抱欺君死罪之心繳卷，果然被識辨出來。免了宋濂死罪，召見方孝孺，即以一論五策考之。方孝孺立即完成，當日太祖立刻改容歎曰：「異才也。」¹⁹

討伐燕王之叛時，中央所頒示的詔、檄都出諸方孝孺之手²⁰。齊泰、黃子澄雖也是輔佐之臣，但在軍事情況不利之際，往往為了緩兵之計，應付燕王，數被罷職外放，其實是令他們出外郡招兵；方孝孺則始終伴隨惠帝，多所策劃。君臣相知之深，國士之情義滋生。燕王登位前，登極詔文能出諸方孝孺之手筆，則足以消弭海內知識份子的疑懼；不止如此，倘若方孝孺曲筆一揮，為成祖出兵之不得已來詭辯，文飾國家真有此需要，以杜悠悠之口，將有何難？儘管成祖設想非常如意，詎料遇到真格的士君子，竟抱着士可殺不可辱的殉道精神，使盡了威逼利誘，徒呼奈何而已。

17 明書，卷一〇二，頁七b，p. 4374。

18 同註十一，卷一四一，頁七，p. 1566。

19 同註十七，頁一〇二，頁六b，p. 4372。

20 同註十八，頁六，p. 1565。

京師陷後，方孝孺悲故君而傷疼至極，衰經日夜哭。燕王數召之均不至，最後由鎮撫伍雲拘繫，迫之入宮，要強之草詔。入宮後的方孝孺，當時悲慟聲徹殿陛。燕王降榻，安慰之毋自苦。爲草登極詔，他們之間的一段對話，反映燕王之周公輔成王的說辭，根本不值一駁，如：

成祖曰：予欲效周公輔成王，何如？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國賴長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²¹。

顯然的，在方孝孺節節追擊下，成祖語塞。惱羞成怒之下，用強迫手段，顧左右授以筆札，要他草登位詔。陳鶴描述方孝孺的作法，爲：

孝孺投筆於地，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強之，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²²。

明史記述方孝孺爲慨然就死²³，似乎是在淫威之下引頸就磔，按理應該痛快至極。其實並不如是，燕王被羞辱後的報復心理完全迸發，毫無人性，竟然命令：「抉其吻，剔其舌。」²⁴陳鶴的記述較詳明，其文爲：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²⁵。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²⁶。

谷應泰評燕王入南京後的舉措欠當，不啻自取其辱，文曰：

方孝孺衰經大罵，以爲不立成王之弟也。當其大內灰飛，縑衣宵遁，爲燕王者，急宜降德音，下明詔，咸與維新，計安反側；而乃懸賞討奸，清宮戮御，斬祛之怨，旁及五宗，射鈎之嫌，蔓延婦寺，國君含垢，固如是乎？²⁷

在文字上論方孝孺反激之烈，莫過於許相卿爲文所述方孝孺之誅，其一字一句，委實擊中了燕王的心坎，刺激得既深且峻，如：

21 同註十九，頁八a，p. 4375；亦見明史稿，卷七九，頁四ab，pp. 1861~2；明通鑑，卷十二，頁五九四至五；國權，卷十二，頁八五五；建文遜國臣記，卷一，頁二五；明紀，卷第七，頁七六。

22 同註十，卷第七，頁七六。

23 同註十八。

24 同註三，卷十二，頁八五五。

25 同註十，卷第七，頁七六。

26 建文遜國臣記，卷二，頁三a，p. 59。

27 同註一，卷十六，頁一九七。

夫夷齊叩馬，子路結纓，志義烈矣！然其處死從容，成就一是而已。孝孺深痛過激，殲族糜軀，古今死義，未有慘毒若斯之甚者也！悲夫，乃後文廟言及孝孺，輒憤憤頓足不能平。當時瀆犯口語，可想見矣！²⁸

誠然，以方孝孺的資望與才具，倘若順應潮流，要識時務以當俊傑的話，則不難獲致高位貴爵；誰知寧可就死以追隨故主於泉下，死不足惜，把士君子沛然不可禦的風格留於青史。顧璘以他的石破天驚之舉來衡量，為文歌頌之：

方先生王者之佐，於時以彼之才易服就列，宜致卿相之位；究厥謨猷，顧豈與唐王、魏者等？先生不此之顧，悲楚抗激至殲身沉族，而氣不少回，凡以存君臣之義，為天下防也。嗚呼，忠哉！抑有功于昭代深矣，雖報卹闕然，而遺文盛流，斯固列聖之惠與！²⁹

凡涉獵明代史乘者，均有野史過多之論，但深入的觀察，前人留下的筆記小說雖多，但不難發覺報導成祖軼事或遺聞者殊少。考究成祖兩度下令纂修太祖實錄³⁰

28 同註三，卷十二，頁八五九。

29 同上。

30 ①明紀，卷第八，頁七九：建文四年十月丁巳，帝以建文中所修太祖實錄為失實，己未，命右通政李至剛，鎮江知府劉宸，平度知州鄒濟，陽春知縣梁潛等重修之。解縉等為總裁，李景隆、茹瑺監修。

②明紀，卷第九，頁九一：永樂九年十月癸卯，帝以太祖實錄雖有成書，而監修官李景隆、茹瑺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精詳，乃命胡廣等復修，姚廣孝監之。

③國權，卷十二，頁八八三：建文四年十月己未，修高皇帝實錄，敕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茹瑺監修。總裁官翰林院學士解縉總裁，務合至公，以光簡冊。是日，又敕纂修官翰林學士王景，右通政李至剛，翰林侍讀胡靖、黃淮、曾日章、胡儼，侍講鄒緝、楊士奇、金幼孜，修撰李貴、吳溥，編修楊溥、鄭好義，檢討王洪，五經博士張伯顏、王汝玉，典籍沈度、潘繼，待詔王延齡，□科給事中朱紱，吏部郎中徐旭，禮部郎中胡逸、朱遠，戶部主事端木孝思，太常寺博士錢仲益、國子監博士金玉鉉，助教王達，行人蔣驥，□按察使僉事葉砥，□知府劉辰，□知州鄒濟，□知縣王褒，□知縣楊觀，□知縣梁潛，□知縣趙季通，□知縣沈瑜，□教諭劉宗平，□教諭解榮，□訓導羅思程，□訓導傅貴濟，晉府伴讀蘇伯厚，靖江府教授張顯、諸生端禮、楊孟力、朱逢吉、莫士安、馬定、唐廣松。命以建文事附其後焉。

④國權，卷十五，頁一〇六八：永樂九年十月乙巳，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上初即位，命曹國公李景隆等修之，謂未備。至是命太子少師姚廣孝，戶部尚書夏原吉為監修官，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胡儼，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右庶子兼侍講楊榮為總裁官，左諭德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等為纂修官，皆賜敕。

⑤明通鑑卷十三，頁六一：建文四年十月己未，詔重修太祖實錄，命曹國公李景隆監修，尚書茹瑺副之，侍讀解縉為總裁。建文初，臨海葉惠仲，以知縣被徵，預修太祖實錄，遷知南昌府，至是以坐直書靖難事，指為逆黨；遂逮至，族誅。「考異」此即再修之實錄，據沈氏野獲編，言「解縉秉筆，盡焚舊草。」舊草，即建文初修之實錄，葉惠仲預焉，遂以此坐誅。

⑥明通鑑卷十六，頁六九八至九：永樂九年十月乙巳，詔重修太祖實錄。時上以前修官李景隆、茹瑺等心術不正，又限期迫促，未及精詳，至是復命姚廣孝、夏原吉為監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為總裁、纂修等官。太祖實錄，自建文至此凡三修，士奇皆預焉：「考異」此三修之實錄，即今明史所據之本也。據野獲編，士奇三修皆秉筆，今據書之。

其糗事當然多方掩飾，不利於己者輒加以銷毀。孟森說：在建文時修成者，亦已革除作廢，成祖又將建文年間政治文字焚毀，使後人即欲搜考而不可得³¹。利祿薰心而率先迎附燕王的解縉，曾焚毀太祖實錄舊草³²；楊士奇的刻意曲筆和恬不知恥³³，企圖矇騙天下。不過，自古以來任何極權統治，無法徹底消滅知識份子的文字，所以文網縱令深密，亦難免有遺珠之虞。誠如方孝孺臨死前的絕命辭，當日何嘗不禁？然却能傳誦至今，豈非欲蓋彌彰？抑尤有進者，不待改朝換代，即成祖的子與孫相繼登位後，便一再的赦免，且反其道加以褒揚為士君子之楷模。茲錄其絕命辭於下，以見其臨難之前從容就戮的豪壯，如：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
 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³⁴。

悲夫！躍然於字裏行間的忠奸分際判然，殉君的決心義不反顧，了無怨尤，惠帝有此忠貞，足以告慰平生。準此而言，篡位的成祖即使置其形軀於死地，却無法滌除其浩然正氣的伸張；反而暴露成祖窮凶極惡的猙獰本性，千古之後難逃歷史的批判。

清初的傅維麟編纂明書，有明一代的政治人物均加以分類，在撰寫的方孝孺諸人之後感慨萬千，兩百多載的興衰浮沉，慷慨死於國家者何其之稀？尤其明末淪亡於異族之際，評曰：

予生明末，是所謂君死臣囚之會，慷慨就義者，百無一二焉，始服孝孺輩之不可及也。孝孺方駕格澤驂故主而賓於帝所，一死之烈，天日為之悽慘，正氣淵鬱於天壤間，真星月其名，而金石其言矣！至使雷霆之怒，不能快意于其間，其遺烈足千古矣！……孝孺者也，以太宗之智不能自用……死孝孺多

31 同註五，頁八四。

32 ①明史，卷一四三，頁二，p. 1577：後成祖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縉等編閱，事涉兵農錢穀者留之，諸言語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毀，（王良傳）

②明史，卷一四三，頁六，p. 1610：成祖入京，（縉）擢侍讀，命與黃淮、楊士奇、胡廣、金幼孜、楊榮、胡儼並直文淵閣，預機務。內閣預機務自此始。尋進侍讀學士，奉命總裁太祖實錄及列女傳，書成賜銀幣。（解縉傳）

33 同註三，頁八四八至九：六月丁卯，衡府紀善周是修自經于應天府學……建文初，數陳北征大計，犯衆怒不顧。至是，書諫其友解縉、胡廣、楊士奇、江仲隆、蕭用道，死學舍。初，諸友約同死，無一踐者，惟是修能不負矣！……後楊士奇作傳，語其子曰：「當時我死，誰為爾父作傳？」聞者以為笑。

34 ①明史卷一四一，頁七，p. 1566；②明紀，卷第七，頁七六；③明通鑑，卷十二，頁五九四至五。

一人，則事燕殿下少一人……而太宗於君臣之義，其謂之何？死見高皇，語尤足刺心哉！謂太宗之勢如火烈，而不知其氣大沮，孝孺之氣且長伸歟！³⁵

燕王入城的乙丑日（第一天），即大索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按陳鶴的記述：方孝孺是在壬申日（第八天）被繫下獄³⁶，究竟是否因不草登極詔被挾口以後下獄，未見明載。不過按程序，燕王却在己巳日（第五天）謁孝陵後才詣奉天殿即皇帝位的，則成祖強方孝孺草登極詔應在乙丑日與己巳日之間，才能宣讀詔書後登位。按諸記載數召他不應，始被繫至殿堂，則當在己巳日之前；斷然拒絕後，慘受酷刑，在丁丑日（第十二天）被磔殺。方孝孺受刑七天後與鄭曉所記刑于聚寶門外七日吻合³⁷。

接着成祖以詔屬意侍讀樓璉草。在新君的淫威之下，樓璉的表現是低姿態的，可憐兮兮。他承命不敢辭，歸語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輩耳！」遂自經死³⁸。在反激的氣勢上，樓璉不足與方孝孺相埒，却也不使成祖遂意。登極詔再次落空，最後爲之草詔者爲王景，但也有爲王達之說。無論如何，要草登極詔，三易其人却二人死殉，對成祖而言，不快意莫此爲甚。

前面列舉兩榜所謂的奸臣，以文人居多，死事殊慘烈。然敢以「燕賊篡位」筆伐的，方孝孺是第一人。也因為「篡」字判然，從此鑄定，無可辯解，深爲奸王足戒。

提到「篡」字的另一忠良是卓敬其人。

按卓敬是一位有知人之明、洞見先機的智慧型大臣。燕王的心懷不臣與所封北平之地緣政治所具的特性，他瞭如指掌。所學凡天官、輿地、律、曆、兵、刑諸家，無不博究。正因如此，連殺他的成祖也深爲可惜，慨嘆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³⁹。惠帝削藩之先，忽視他所提的意見，鑄成大錯，他的密疏竟使惠帝失慌，所陳之言，爲：

燕王智慮絕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勢地，士馬精強，金、元所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夫將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⁴⁰。

35 同註十七，卷一〇二，頁十五 ab，pp. 4389~90。

36 同註十，卷第八，頁七六。

37 同註二六。

38 同註十，卷第七，頁七六。

39 同註十一，卷一四一，頁十一，p. 1568。

40 ①同註三九；②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頁一六四；③明史竊，卷七八，頁四 a，p. 1819，文字上有出入；④明書，卷一〇三，頁五，p. 4425，文字與明史竊同。

卓敬於成祖登位後被執在姦黨中，成祖見而訶斥之曰：「此小臣非往日建議搖朕者乎？爾何敢離骨肉？」敬曰：「先朝若從敬言，殿下安得至此？」⁴¹ 準備就死。成祖委實惜其才，欲羅致於門下，使人諷以管仲、魏徵投身齊桓公、唐太宗的典故，却絲毫不能搖撼其志節，泣曰：

人臣委贄，有死無二。先皇帝曾無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⁴²

卓敬認定燕王篡奪已無疑義，事後從容為惠帝殉志。推究卓敬職在洪武年間給事中時就好直言，當時有人以其太剛則折為戒，他反而說：「吾諫職居其位則直其道，道苟直，死不可回，禍福豈所計哉？」⁴³ 由此已見其性烈如火，欲屈其志則難矣！

所擇的第三案是成祖所謂奸臣榜外的劉璟。他是劉基的次子，谷王橈府的長史，是藩王的最高級之參贊地位。靖難兵起，谷王即撤離其封地回到南京，史乘雖未明言他不支持燕王，但劉璟應有重大的影響力。至於燕兵渡江直驅南京後，谷王與李景隆開金川門，立了大功，此時劉璟已返鄉杜門不出。可見已料到大局已垮，無可挽救了！

就討伐燕王的軍事與政治，劉璟曾向惠帝獻十六策，得不到垂聽。太祖曾詔其為參贊良才⁴⁴，未免錯失。成祖即位後，曾數度徵召，都稱疾堅臥不起。後來是大特務陳瑛申告劉璟逃叛，始被逮入京。雖見成祖，仍稱「殿下」。自度必死，在以辮髮自經之前猶堅決的說：

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⁴⁵。

探考劉璟為谷王長史時，嘗至燕。燕王與璟奕棋，璟勝，王不悅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⁴⁶ 由此而見璟對事、對人，很堅守原則。傅維麟贊之為：

矯矯仲璟，英偉剛直。父志持運，子目行是，一奕不苟，而況生死；勇過孟賁，一字正史。違天信心，懷然不縉⁴⁷。

對他的才華受到遺落，不免代之悲嘆，評之曰：

41 明史稿，卷七八，頁四b，p. 1820。

42 同註十一，卷一四一，頁十一，p. 1568。

43 同註十七，卷一〇三，頁四b，p. 4424。

44 同上，卷一〇四，頁十九b，p. 4504：（劉）璟凝重，父喪不仕，聞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于璟。破賊還，薦璟才略，太祖喜曰：真伯溫兒矣！

45 同註十一，卷一二八，頁八，p. 1454。

46 同註十七，卷一〇四，頁二〇b，p. 4506；亦見於明史，卷一二八，頁八，p. 1454。

47 同上。

劉璟風烈逾拔，以突褫燕魄。再上書皆不用，其志行不亦悲乎？然太宗終不能逃一箇字，千古定評又何謬焉⁴⁸？

綜計前列兩榜之名單，除去四名投附之後，所贖之四十五名，武臣所占的人數不多。他們的死事慘烈，率皆不屈、語不遜、屢召不至、抗辯等因，而被成祖命令用磔、斬諸酷刑來戕其等生命，株連乃至朋友之族；但惠帝忠良自經、自溺、自摔的亦復不少。就今日的眼光來觀察，他們是所謂政治上的異己份子，忠於故主而不願失節事篡王，寧可死的事實。這種忠肝義膽的滋生，推究其因，是知識份子的士君子，熟讀聖賢之學，春秋大義深入腦識，學而優則仕，就有忠臣不事二主的信念，何況成祖是篡奪者。士君子對忠與奸、是與非的判別清晰，忠孝節義的講求也比一般人或武人強烈；再者，明太祖三十多年來整肅官箴，積極培育士節，正人君子的努力，例如褒揚元朝死節的余闕，爲之立廟崇祀，詆笑那自稱老臣危素爲文天祥，就知太祖的居心之一斑了，所以壬午殉難者之中濟濟多士，對國家、民族的命運是多麼大的斬傷。

本章所據談遷之國權所列之名單爲本⁴⁹，然就成祖所誅殺的人數而言，此則不過滄海之一粟而已。至於何以採輯國權的資料，主要是它所列舉的多屬文臣，乃建文朝的士僚中的精英，足以落實成祖戕害知識份子的大罪戾。他如鄭曉的建文遜國臣記所收文武忠良一百四十七人，郎瑛的建文忠臣文中提到搜輯經過，爲文記述：建文間死節之士，予得諸文廟榜示奸惡官員姓名二紙，及傳於文獻者，共百廿四人⁵⁰。都比談遷所收的多；不過，郎瑛所收的文武忠臣，不乏惠帝遜國追隨之士。由於「遜國」是歷史上的重大懸案，易滋疑竇，故本章只留置於佐證而已。舉一隅可知三隅，前所列舉的四十五名已足夠證明戕殺的殘酷了。

不惟寧是，燕王於乙丑日入南京，至丁丑日磔殺方孝孺，相距不過十二日；如果以己巳日來計算，則只有七日。如此重大的政治屠殺案，數日之間率爾定讞，時間上未免過於短促，而草菅人命至於如此。專制時代的帝王視臣民不過是芻狗。

谷應泰撰述了壬午殉難之章後，激起義憤填膺，作了歷史的批判，其中列舉了若干忠良的死亡人數及株連所及的族數。倘若列之成表作爲觀察，會顯得醒目與清楚，如：

48 同上，頁二一 a p. 4507。

49 同註三，卷十二，頁八四八。

50 七修類稿，頁一五二。

| 姓 名 | 受 害 人 數 | 死 的 方 式 | 姓 名 | 受 害 人 數 | 死 的 方 式 |
|-------|---------|---------|-------|---------|---------|
| 方 孝 孺 | 870 | 坐 死 | 卓 敬 | 一族至三族 | 死 戍 |
| 鄒 瑾 | 440 | 誅 戮 | 黃 觀 | 一族至三族 | 死 戍 |
| 練 子 甯 | 150 | 棄 市 | 齊 泰 | 一族至三族 | 死 戍 |
| 陳 廸 | 180 | 杖 戍 | 黃 子 澄 | 一族至三族 | 死 戍 |
| 司 中 | 80 | 從 死 | 魏 晃 | 一族至三族 | 死 戍 |
| 胡 閏 | 217 | 抄 提 | 王 度 | 一族至三族 | 死 戍 |
| 董 鏞 | 230 | 死 戍 | 盧 元 質 | 一族至三族 | 死 戍 |

資料來源：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八，頁二一八至二一九。

在文字方面，他引用秦、漢時的法、刑來較量，加以批駁成祖之虐，對妻、女之給配，尤犯人倫之大忌，成祖根本是咎由自取，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建文朝的臣子，其忠直的氣節純受相激而致，批判得極其峻刻，茲錄其要於下：

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古者但有刑誅，從無玷染。而或分隸教坊，給配象奴。潘氏承恩於識室，才人下降于廝養，此忠臣義士尤所為植髮衝冠，椎胸而雪涕者也。抑予聞之，蕩陰之戰，血惟嵇紹，靖康之禍，死僅侍郎。而建文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盡田橫之客。蹈死如歸，奮臂不顧者，蓋亦有所致此也。方高皇英武在上，其養育者率多直節，不事委蛇；而文皇刑威劫人，其搜捕者易于抵觸，難於感化。雖人心之不附，亦相激而使然也⁵¹。

這種喪心病狂的誅殺，除非是病態的，否則即與成祖本人潛伏的心理因素關係密切。俗語說做賊心虛，冒天下大不韙篡位奪國，豈不更心虛？時序已永樂元年七月癸未了，竊位也一載了，仍然感受到人心之不服。陳鶴記云：帝知人不附己，欲以威口天下⁵²。鷹犬頭子陳瑛⁵³與紀綱⁵⁴大事簿錄，疊行羅織，企圖殺盡建文朝的忠良以消除其主子心頭的疙瘩，事實上是殺不勝殺，遭到的反激更大，非始料所及。因

51 同註一，卷十九，頁二一八至九。

52 同註十。

53 同註三，卷十二，頁八六六：建文四年七月癸未，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瑛性殘刻，怨革朝甚深。暨入朝，曰：「不以叛逆處彼，則我輩何名」。舉朝大吏俱不答，瑛遂決意泄忿，一日聞傳建文帝尚在，與諸通臣圖復，瑛密奏方孝孺、黃子澄諸家門生故吏，結黨可慮，宜下令捕之。正犯論誅，妻子流二千里，家產沒入，庶無後難。上惑之，命瑛便宜行事，恣意羅織，鈐壓刑部、大理諸臣。殺身外且錄九族外親、以至外親之外親。師友交游，隻字相通，即誣奸黨，蔓延十族，村里為墟。

54 同上，卷十六，頁一一三二：果官錦衣衛都指揮使，治詔獄，逆鈎人意所向，先發當上旨，罄款無間，侍恩驕橫，朋比罔上，與指揮僉事莊敬等販鹽，居食器飾僭上供，畜歌童舞女，出入迎導，詐詔役臨邑人治第，危法中人賄賂，及侵盜官物亡算，氣勢傾中外。

此，成祖在位的二十二年，無視祖訓十五不征之國，出兵撻伐安南；抹煞太祖的禁海政策，六度派鄭和下西洋，侯顯與張謙的征舉尚不在內，天下騷動。而五征北漠，甚至馬革裹屍于榆木川，其實與太祖的謹備西北的國防政策相背。不遣良將，非得親歷戎行，難免訾議。此外闢置貴州、哈密衛、努爾干都司等等。凡此均可謂犖犖之大猷；然較諸費時十八載之久營建北平為帝都，把政治權力中心遷到北方的大舉措，尚不能等量齊觀。平情而論，成祖這種亟亟於事功，不克鬆弛的心態，所為何來？李維楨的觀察極為貼切，為文形容成祖的心態一斑也至為生動，如：

文皇所遇建文，仁主也。君臣而叔侄，雖兵戈倥傯中，生也稱臣，歿也禮葬。比南巢之放，黃鉞之斬，何啻天淵。然則誅夷之慘，諸臣實激成之。不得不激，捐九族、植綱常，無負建文。文皇直曰革除云爾，心知威能行一時，不能行後世。日急急續太祖之舊緒，無頃刻敢自懈……然則兵之起也以救死，得聖之權；二十二年之經營以光大業，得聖之時；諸臣之慘也以定人心，得聖之威，威而過焉者也⁵⁵。

仁宗繼位，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乙巳即恢復徐欽（其舅父徐輝祖之子、中山王徐達之孫）魏國公的爵祿⁵⁶，而十一月壬申，下詔禮部寬宥建文臣家屬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習匠功臣家為奴者，還其田土；言事者亦如之⁵⁷。至十二月癸卯，又命兵部把齊泰、黃子澄等外家全戍者，存一丁於戍所，餘放歸治田⁵⁸。所謂易世氣平，可以相安。朱國禎感慨之餘，以成祖與惠帝不啻是一對難叔難侄，嘆息之後為文諷之曰：

雖得天下，雖殺數萬人，終有大不安大不快處；兼以江海使命紛紛，漢趙效尤種種。建文之不幸甚矣！亦豈文皇之幸也耶？⁵⁹

南京誠然是成祖龍飛九五之地，但也不可否定它也是親物思往，令人傷情的殺人場合。李至剛天性阿諛，首議立燕王發跡之地北平為北京，馬上得到皇帝的制曰可。由此說明了成祖已在南京冠蓋君臨天下，猶懷重重心事倦念北方，李至剛一語道破。永樂六年宣佈明年北巡，在北京時借口淇國公邱福全軍覆沒，大集結軍隊于北京御駕親征北漠。其後南返的次數漸少，終至長時逗留北方，由太子高熾監國。永樂十五年後亟營建北京城垣宮殿，準備為帝都。

推算之下，洪武三年太祖封燕王於北平，十一年就藩，建文四年六月叛變成功

55 同上，卷十七，頁一二一四。

56 同上，卷十八，頁一二二六；亦見於明紀，卷第十，頁一〇三。

57 同上，頁一二三〇；亦見於明紀，卷第十，頁一〇三。

58 同上，頁一二三五：所謂易世氣平，可以相安了。

59 同上，頁一二二六。

，成祖已與北平相俱二十五年。永樂十五年之後不言南返，以成祖之壽命止於六十五歲而言，他在北平或北京占其生命的二分之一。靖難戰爭，北平及所屬郡縣軍民附從，患難與共，北巡相見，總免不了故鄉人、故鄉水之情。永樂五年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有遺言給皇太子：「曩者北平將校妻，爲我荷戈城守，恨未獲隨皇帝北巡，一資卹之也⁶⁰。」及成祖北巡，於永樂七年三月壬戌至北京，第四日的丙寅，即詔起兵時將士及北京効力人民，雜犯死罪咸宥之，充軍者官復職、軍民還籍伍⁶¹。可知當年燕王夫婦與軍民的關係了。

明成祖與重臣密議遷都的記錄已付闕如，然今所見之遷都的原因涉及多方面的，譬如國防方面的史家往往以成祖棄大寧而遼東與宣大聲援阻絕，乃以天子之尊駐北京當之，且以當敵之重任由朱家子孫傳承作爲解釋，是一得之見，却非全貌可知，心理的更說不上了。本章因此，特詳述成祖在南京慘殺建文朝的忠良，所引起的反激行爲與「篡」字當頭的心理因素，正視他在南京就帝位如坐針氈，假借種種理由往北跑，乃至把「行在」去之，而以北京爲帝都，隱約的反映出戕害與篡奪的良心責難，絕對是促成北遷的因素之一，不過它是陰暗的一面罷了。

三、以關中、北平的歷史地理來論述太祖、成祖遷都的心志

皇太子朱標奉太祖之命於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丑日巡撫陝西。肩負甚麼任務，太祖的諭文中交代得很明白，如：

天下山川惟秦地號爲險固，汝往：以省觀風俗，慰勞秦父老子弟⁶²。

其實那是堂皇而正面的理由，實質的原因是：南京雖已定爲帝都，仍有存疑或不愜意之處。然而令太祖始終耿耿於懷的，莫過於監察御史胡子祺在洪武九年所陳奏的「都關中」之疏文。明史興宗孝康皇帝傳中記其事如下：

先是，帝以應天、開封爲南、北京，臨濠爲中都。御史胡子祺上書曰：天下形勢，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憑。洛陽，周公卜之，周、漢遷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終南之阻，澗、澶、伊、洛非有涇、渭、瀾、

⁶⁰ 同註十，頁八五。

⁶¹ 同上，卷第九，頁八七。

⁶² 同註十一，卷一一五，頁四，p. 1336。

潼之雄。夫據百二河山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莫關中若也！」帝稱善⁶³。

疏文中最刺激太祖的一句話是：「天下形勢，地可都者四」，因為他所重視的應天、臨濠均排斥在外。也反映了朱元璋的眼界侷限於江淮，並不高遠。胡子祺開列的四地如河東、汴梁、洛陽、關中，在優劣的比較下，烘托出「關中」的條件高高在上。關中指陝西的長安。

如果把洪武九年作為起點，至洪武二十四年之時，已歷十五個年頭；南京之成為政治權力中心的帝都，從朱元璋稱吳王時，應已二十五個年頭了，尚存遷都之意，勿寧是很引以為憂的。因為太祖此時年壽已晉入六十有四了。倘若他抱持為政在德不在險，不為子孫萬代之計，何必耿耿至于如此？敕太子出巡陝西，其意向不是很明顯嗎？

胡子祺的建議，不啻全然否定了至正年間，朱元璋起兵時，馮國用、陶安、葉兌等對金陵（南京）的共同看法：「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⁶⁴其實馮、陶、葉等都是拾取蜀漢丞相諸葛亮的牙慧：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孫承澤對此却有另一種解釋，他認為諸葛亮當時為了要南結孫權，北拒曹操，而「姑為此言以廣其意，未必然也。」⁶⁵倘如孫承澤的說法，則馮、陶、葉諸人不免斷章取義了。謝肇淛談到鍾山與長江交互形成金陵的地勢時，指出：

金陵規模稍狹，鍾山太逼，而長江又太逼。前無餘地，覺無繇遠氣象，其大略彷彿甚似閩中⁶⁶。

明世宗所撰勅諭或問提到：太祖末年嘗有改都之議，……一時定鼎金陵，未稱貽謀之遠⁶⁷。則朱家子孫代代有此相傳，必有所源自，誠不能以蜚言來視之。

談遷記述十一月庚戌，「皇太子還自陝西。初，上薄南都，命太子圖關、洛形勢，至是獻圖，擬都長安。」⁶⁸以洪武二十四年來論，大明帝國的國力經太祖慘淡的經營下，已富足有餘，要遷都不難，何況圖已就。可惜的是皇太子因病竟於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日溘逝，遷都大計頓時停止，甚至令太祖沮喪不已。

吳晗提到皇太子死後，老皇帝很傷心，百無聊賴中把太子之死歸咎於新宮的風

63 同上。

64 馬國用，明史卷一二九，頁一，p. 1460；葉兌，明史卷一三五，頁三，p. 1517；陶安，明史卷一三六，頁一，p. 1522。

65 春明夢餘錄，卷一，頁九——筆記小說大觀六編（九）。

66 五雜俎，卷三，頁十八b十九a——筆記小說大觀八編（六）。

67 紀錄彙編，卷九，頁十五。

68 同註三，卷九，頁七二四。

水不好⁶⁹。太祖對風水的確很敏感，以胡惟庸為例證。胡惟庸擅於揣摩太祖的心理，藉以打擊其政敵劉基（伯溫）。谷應泰所著的胡藍之獄條中，走筆涉及淡洋風水的事例，記云：

（劉）基嘗爲上陳甌、閩事，蓋甌、閩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嶺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檢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弗便也，相率挾逃之卒以叛，而大豪復陰持其竇。基使子璉上書奏之，而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故銜基，使刑部尙書吳雲劾之，以淡洋踞山海，有王氣，欲圖爲墓地。民勿與，則建立司之策以窘其人，至激變⁷⁰。

太祖當時雖未曾對劉基作過甚麼表示，事實上所謂「王氣」者，無從落實其罪，況尚未作墓地；不過，太祖對劉基已啓疑竇，則胡惟庸的詭計得售。小說中的劉伯溫是善觀氣象，且通曉地理，知過去與未來的一位先知型的神秘人物。但是在小人蓄意的離間，面對雄猜多疑的高皇帝，他也誠惶誠恐的，當時的情景是：

上皆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入朝見上，不敢辨，惟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⁷¹。

談到南京新宮的風水，當然與地理有關。朱國禎記述：「作於吳元年，先十二月甲子日興工。」⁷²而谷應泰列之入（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庚申條⁷³。就朱國禎之說法：先吳元年之十二月，則應該是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那麼與谷應泰所記的就有四個月的相差了。就發展的進度而論，朱元璋的革命事業到了這一年已底定東南，軍事、政治都大有拓展。過去因「元南臺之宮」的辦公處，自然不敷使用，因此有拓展新宮之舉。朱國禎記其事云：

太祖初得和陽，卽分地甃城。此時謀臣尙未合，隱士尙未搜也。旣都金陵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頗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之宮，稍庳隘。上乃命劉基等卜地，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在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廻，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⁷⁴。

按太祖命劉基等卜地，朱國禎記此事時，對地師的人數有誇大之嫌，但無意之中透露了建築新宮的內情不完全如此，其爲文曰：

69 朱元璋傳，頁一四六。

70 同註一，卷十三，頁一三七。

71 同上。

72 漢幢小品，卷四，頁一，——筆記小說大觀正編。

73 同註一，卷二，頁十八。

74 同註七二；亦見於明史紀事本末，卷二，頁十八，其間文字上有些出入。

太祖集諸地師數萬人，卜築大內，填燕尾湖爲之。雖決於劉基，實上內斷，基不敢盡言也⁷⁵。

所謂內情，不妨看成為朱元璋的兩種心態，如果與風水有關的，敢情是他不太信任朱家子孫萬代的命運，交與異姓人來擺佈，懷疑別人或不利於朱家；否則就是自作聰明，以自己一介草莽，今貴為天子之尊，總得要顯出與眾不同。鄧球也記此事如下：

太祖將營宮闕於南京，命劉基相地。基即前湖中爲正殿。時已立樁水中，已而太祖親視之，嫌其逼前，乃遷之稍後。明日，基見而怪之，因問曰：「誰所遷耶？」太祖曰：「此朕意。」基對曰：「如此亦好，但後不免遷都耳！」⁷⁶

朱國禎說太祖到了洪武二十五年後知其誤，顯然的證實劉基當時未曾點化，因知太祖的性格。太祖爲文祭光祿寺灶神，詞氣帶悲涼，文曰：

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⁷⁷。

這篇祭灶文，令後人讀了也產生「無力感」。朱元璋尊爲天之子，富有四海，在遷都方面仍不免力有所不逮。鄭曉對金陵之立爲都，另有一種看法，當然，這是太子死後所作的，如：

南京城大抵視江流爲曲折，以故廣袤不相稱，似非體國經野辨方正位之意。大內又迫東城，且偏坡卑窪，太子太孫宜皆不祿。江流去而不留，山形微而不聚，恐非帝王都也⁷⁸。

無論是南京的地理形勢，或是新宮的風水，總而言之，太祖有不滿意的地方，留諸於後的史料，只是未見詳盡而已，否則何以後代人言籍籍，莫衷一是。顧祖禹所輯的《都邑考》，即曾引用有姓無名的黃氏曰：

太祖締造規模，彬彬盡善；惟建都金陵，未愜創垂之義。蓋有天下者，慮萬世之安危，不計一時之勞逸；權九服之輕重，不徇一己之從違，奈何徇目前而忘後患也。他日陵寢未安，禁廷喋血，謂非偏重之虞；西南有遙隔之勢，居朝廷之上者，未可習爲已然，不爲之長慮却顧也⁷⁹。

75 同註七二。

76 皇明詠化類編，卷八十，頁三，⑤—625。

77 同註七二，亦見於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十三，江南一，頁三a，「前昂後窪」乃「中昂後窪」之差異。

78 今言類編，卷三二，頁十八b——百部叢書集成《鹽邑志林》。

79 讀史方輿紀要，卷九，頁四〇七。

就黃氏議論之恢宏，創國垂統之義要深遠而言，簡直批判了朱元璋眼光的短淺，指出他安於現狀而缺遠圖。倘若引用吳晗所說太祖定都應天的各種重要理由，豈非就是黃氏所要批判的。吳晗所作的分析，列舉於下：

第一，因為江浙富庶，不但有長江三角洲的大穀倉，而且是絲織工業、鹽業的中心。應天是這些物質的集散地，所謂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第二，是吳王時代所奠定的宮闕，不願輕易放棄，且如另建都城，則又得重加一番勞費。第三，從龍將相都是江淮子弟，道地南方人，不大願意離開鄉土⁸⁰。

而顧祖禹在直隸方輿紀要序文中提到金陵之不足為帝都，仍以關中為優，他的看法是：

金陵可為創業之地，而非守成之地也。局促於東南，而非宅中圖大之業也。

然則建都者當何如？曰：法成周而紹漢唐，吾知其必在關中矣！⁸¹

就中國的歷代政治、經濟的演進，南糧北運、大興土木之例證所在多有，倘若國家新造之初，百廢待舉孔亟，則尚情有可原；然國家奠立既四分之一世紀有多，再者，距洪武二十年遼東納哈出投降，天下真正統一也五年有餘，當時不藉此宣告遷都，則於二十四年敕使皇太子出巡秦、晉，總之，由於信心不足，祭灶文就見其端倪。此際的朱元璋畢竟人老了，豪邁的壯志，充沛的衝勁都日形見絀。平情而論，史家批判太祖的，不外私心太重，家天下的慾望太強烈而已，絕不可能列之入秦始皇、隋煬帝之暴君等量齊觀；即令他遷都而不得不大興土木與大徵力役，仍不至於貽後人詬病的。最難以置信的，太祖那一批從龍將相，居然非大丈夫四海之志，竟不願離鄉，多少會干擾太祖的心志，而與劉邦當年那一批淮泗人物誠不能同日而言，難怪明代的開國格局就顯得不如漢代恢宏多多。

明神宗時的兵部尚書郭子章對秦（陝西）與洛陽之地，被立為國都的朝代作過國祚壽命長短的比對，而以太祖之不擇秦或洛為都頗有微詞，却將遷都之責任待諸燕王朱棣，似為天意。在一切尋求理性解釋的今日而言，不免牽強附會，但在當時持此論調者散見諸籍，謹誌其文以為參考，如：

都秦者，西漢二百餘年，唐二百八十年。秦、隋俱二世亡，其長短之數可睹矣！都洛者，東漢百九十五年，魏、晉百年。唐末從洛，至宋靖康，在汴、洛間二百二十年；拓跋完顏又百年，其長短之數又可睹矣！則洛何以不如秦哉？夫秦，天下之首也；洛，天下之腹也。首之為體尊，而腹之受大，其可

80 同註六九，頁一四五。

81 同註七九，頁四三四。

以都，一也。明興，定都金陵，何若循六朝之舊，洪武初營汴爲北京，則亦周公意也。末年東宮營秦，則亦婁敬、張良、藝祖意也；而卒不果，豈天將以待燕耶？⁸²

所云定都金陵，似若循六朝之舊，無疑的是指吳、東晉、宋、齊、梁、陳諸朝，皆以金陵卽南京爲都。它們都是短命的王朝。明興六朝有所不同的是洪武元年立開封爲北京；至所謂周公之意，是指周公東征後，以洛陽爲東京。事實上，周公要加強控制東方，再封建以免管、蔡二叔與武庚祿文的叛變重演。論及婁敬與張良，都是主張立都於秦而不立於洛的智者。婁敬以劉邦之德，根器都不能與周相伴。因爲周代自其祖后稷開始，卽積德累善至十有餘世。至文王與武王時，諸侯歸附，所以勸劉邦立都應以地理險要爲先，提出他的見解，說：

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立具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制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⁸³

當時羣臣因爭言洛陽地勢的險要：東有成臯，西有殽阻；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持⁸⁴。而相持不下，就詢於張良。他贊成婁敬之見。也是以國防地理爲主，但不同的是指出洛陽的格局不及秦地關中多多，茲錄其論點如下：

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因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⁸⁵

謝肇淛對關中、洛陽之對比，更能刻劃出一個剴切的說明，如：

古今建都形勝之地，無有踰關中者，蓋其表裏山河，百二重關。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治可以控制中外，亂可以關閉自守。無論汴京，卽洛陽不及也。⁸⁶

又顧炎武引用勞堪的京師形勢說，更肯定了張良的論點，文中曰：

夫周、漢定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藉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焉！⁸⁷

此外，人的因素也很重要。呂祖謙談到劉邦的手下皆「山東人」，力言洛陽之

82 同註三，卷九，頁七二四。

83 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坤輿典，第一一二卷，建都部，第六〇冊之三八葉，p. 422。

84 同上。

85 同上。

86 同註六六，卷三，頁三 b。

87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一冊，北直上，頁二十七。

險，固然言之成理，却不可忽略劉邦也是「山東人」，所以斷言：「高帝獨非山東人乎？與項羽高貴不歸故鄉之見異矣！」⁸⁸ 平心而論，項羽的氣度不足與劉邦匹敵，罔論器宇偏狹的朱元璋了。論者以遷都之舉待諸燕王，而有明一代也只有成祖作過遷都大舉；不過有遷秦關中與遷北平之別罷了。就遷都之舉，成祖的氣勢誠然勝逾乃父，姑無論是否因篡位而致。

今就成祖遷都所涉者加以論述。

明史贊評李至剛的人格，為，「險！……不足道矣！」⁸⁹ 而明史列傳記之曰：「為人敏給，能治繁劇，善傳會，首發建都北平議。」⁹⁰ 查究起來，可知李至剛在建文中是湖廣左參議，坐事繫獄。成祖篡位後，對過去惠帝的施政或政策，乃至被繫的人，都倡反調。以李至剛坐事繫獄，與政治思想無關。總之，最後李至剛邀得成祖親信。永樂元年正月辛卯日，以他為首諸臣向皇帝建言：

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繇外藩入承大統，而於肇跡之地皆有陞崇。竊見北平布政司實皇上承運興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為京都。⁹¹

李至剛等所提出的觀點有二：其一，北平為興王之地；其二，遵高皇帝中都之制，所以應立為京都。至於有關北平的地理形勢，立為京都後的優點與弱點何在？李至剛等的建言中沒有具體說明。

考量之下，純然是一派奉迎的說辭，目的以邀得成祖心悅而已。既建議北平立為京都，為政以德不論，地理以險要則非論不可。當然北平為都的條件，自然有它的價值判斷。

按圖書編所輯的北龍帝都垣局一文，係集諸家的學說，就地理位置指出冀州在虞夏之時，天下分為九，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舜分冀為幽、并、營；故幽、并、營皆冀境也。⁹²

以地理法論，引用楊子的說法，其文為：

燕山最高，象天市，蓋北幹之正，結其龍。發崑崙之中脈，綿亙數千里，經于闐，歷瀚海，屈曲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以入中國為燕、雲。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洋，方廣千餘里。遼東、遼西兩枝關，截黃河前，遼

88 同上。

89 同註十一，頁十二，p. 1642。

90 同上，頁九，p. 1640。

91 太宗實錄，卷十六，頁二b，p. 294；亦見天府廣記，卷一，p. 5；古今圖書集成彙編，坤輿典，第一一二卷，建都部，第六〇冊之三五葉，p. 416。

92 同註八三，p. 443。

鴨綠後，纏陰、恆、太行諸山，與海中諸島相應，而灤河、潮河、桑乾、易河并諸無名小水，源流邐迤，界限分明。

以地理法論之，其龍勢之長，垣局之美，幹龍大盡，山水大會，帶黃河，展天壽，鴨綠纏其後，碣石鑰其門，最合風水法度⁹³。

自古以來，中國的堪輿學家夙以山脈與河水的走向、走勢，往往以龍脈來附會，繪形繪色，煞有其事。其實今日的解釋乃景觀，其中各人欣賞的角度不同，往往一條山勢，便有各種說法，甚至譬喻得非常詭奇與不著邊際，跡近玄幻，但在中國的社會各階層中却深信其說。

論風水則引朱子語錄，記云：

冀都天地間，好個大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前面黃河環繞。泰山聳左爲龍，華山聳右爲虎。嵩山爲前案，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五嶺諸山爲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莫過於冀都……形勢全、風氣密，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⁹⁴。

大九州說涵蓋龍勢、垣局、風水等天然條件，對北京所在的冀州，都有稱美之處。事實上這是對地理形勝指出陰面的一種解釋，沒有受過堪輿、風水的訓練，都有丈八金剛摸不着頭的感受，任何人對這種解釋都有輕易不敢置可否之窘，這也就是爲何中國古今下層社會的市井小民受愚弄之餘，反而稱堪輿師或風水師爲「地仙」的原因。

至論形勝，則幽、燕自昔稱雄。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爲王之地」⁹⁵。蘇秦乃戰國時縱橫家，以口舌博取卿相權勢者；杜牧爲唐代詩人，他們的說辭，可代表明代之前的文人對北京的看法，但似嫌空洞。

明初的劉基（伯溫）爲朱元璋的張子房（良），在軍事上贊助甚大，以他所論蒙古的元代以北京爲都，其敗亡繫乎天命而非全國形勢之險，如：

方氏入主中原，佐以姚、劉、許、律諸君子，雖因甚邇於陰山以定都，而地形之強實甲天下，撫據全盛幾將百年，一時文章亦頗有奇氣，未必非山川形勢，風氣之觀感，或有以助之也。至於元季四方鼎沸，而國都固，猶晏然自若也。蓋其東連滄海，西接晉、冀，前有瀾瀾大陸之利，北有重關天險之固；若非天命有歸，其主自遜于荒，而以勢利相持，雖引百萬之兵頓之堅城之

93 同上。

94 同上。

95 同上，三九葉，p. 444。

下，歲月之間，成敗利鈍，未知其勢，孰爲得失也⁹⁶。

歷任建文、成、宣、英四朝的楊文敏（榮）、曾扈從成祖北伐，楊士奇在宣宗御前極其稱贊其才，尤其在於軍事方面。他對北京的論點：

幽、燕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互其南，居庸控其北。勢拔地以崢嶸，氣摩空而崢嶸……燕、薊內跨中原，外控朔漠，眞天下都會⁹⁷。

明世宗時的武英殿大學士桂文襄（萼）謂：

幽、燕形勝甲天下，辰山帶海，有金湯之固。蓋眞定以北至于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俱關隘）、喜峰、古北、黃花鎮（俱口子）險阨尤著。會通漕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⁹⁸。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進士謝肇淛提到這個問題，則認爲北平是留待大明來建爲帝都的。他採質詢式的口吻來說：燕山建都，自古未嘗有此議也，豈以其地逼近邊塞耶？然後以他的觀察作答，猶如自己在唱獨角戲的，他接着說：

一、居庸障其背，河、濟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帶，誠天造地設以待我國家者。

二、京師建極如人之元首然，後須枕籍而前須縣遠。自燕而南直抵徐、淮，沃野千里。齊、晉爲肩，吳、楚爲腹，閩、廣爲足。浙海東環。滇、蜀西抱，眞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且其氣勢之雄大，規摹之弘遠，視之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淵矣！⁹⁹

謝肇淛的觀察說法之一，其言地理形勝與前人所見雷同，然而其「天造地設以待我明」的說法，到了清代，其臣僚也說同樣的話，但改一字，如：「以待我清」，那就經不起挑戰了。

任何京師的地理形勝必然有優美的一面，但也免不了荏弱之處。謝肇淛對北京的缺失也點了出來，如：

今國家燕都，可謂百二山河，天府之國；但其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耳！運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黃，自黃而汶，自汶而衛，盈盈衣帶，不絕如線。河流一涸，則西、北之腹盡枵矣！元時亦輸粟以供上都，其後兼之海運；然當羣雄姦命之時，烽煙四起，運道梗絕，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師之第一當慮者也¹⁰⁰。

96 同註六五，卷一，頁二至四。

97 同上。

98 同上。

99 同註六六，頁六至七。

100 同上，頁九至十。

顧祖禹輯纂讀史方輿紀要一書，因為編有建北京之論，收集有姓無名的學者何氏之一篇，它最重要的一種見解是兩京並建，必須善法成周。所謂「法」，是指馭邊籌漕，而明成祖做到了，但所考慮的尚不盡如理想，因此在文中說起：

金陵財賦所萃，幽陵土馬所資。控西北以震壘河山，綏東南以供輸京闕，此成祖繼述之善，冠古燦今者也。或者曰：漕河絕續，則咽喉可慮，關隴遙闊，則肩背爲虞，毋乃未考於馭邊籌漕之初制乎？¹⁰¹

一般史家之論成祖的馭邊方略中，認為最失策的是「棄大寧」之舉。正如前引文所言之「負辰」。因大寧是負辰所必備天險之一環，其失則宣府、薊州阻絕。顧炎武輯集的穀山筆塵提到燕京的形勝時，就行文曰：

負辰端拱，坐於堂室之上，南面而臨天下，形勢甚偉矣！然而有所不足者，有堂而無室，況奧窔之間邪？¹⁰²

隨着他再引金匱節要來詮釋「負辰」的涵義，這就與馭邊的國防關係密切了，因為該文列舉了許多關隘要地¹⁰³，如：

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即金人來路也。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爲華夷之限，今皆在京師之背，若負辰然，可謂天險矣！金坡關即荆關，榆關即山河，松亭不知所在¹⁰⁴。

由此推論，則大寧在國防上的重要性不宜抹煞、忽略。當年燕王藉靖難之名起兵叛變，爲了免除後顧之憂，訛詐其弟寧王權以窮蹙來歸，却挾之南去，棄大寧，使之一空，難免千慮一失。當時全心全意爲奪位掀起了戰爭，成敗尚在未知之數，何曾考慮到日後嚴重的國防問題！何氏之建北京論即提到：

威略赫焉，然棄大寧東勝，慮亦稍疏矣！¹⁰⁵

無庸諱言，成祖棄大寧，是明代由東北至西北的九邊塞防中，有了缺失，此舉與五代之晉石敬瑭爲了要當皇帝，割燕、雲十六州以賂契丹，在史評上有百步與五十步之譏，但成爲國防線上的漏卮則一。石晉的錯失，中國限胡之防不存，以致有宋一代，北方終不能爲我有。成祖都燕也只能做到防而不能補其全。勞堪的京都形勢說作了一番相當深入的檢討，其文中語氣頗爲消極與悲觀，一著之失，影響全局，

101 同註七九，頁四至七。

102 同註八七，頁三一。

103 佚名之作。

104 同註一〇二。

105 同註一〇一。

如：

我朝都燕，雖風氣之稟，土馬之強不及周、漢，然據險防胡，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

夫京師爲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略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乎？

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花當、朵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¹⁰⁶。

按勞堪提及三衛之盤據大寧，實際上是成祖於永樂元年，徙北平行都司於保定後，便把大寧分界兀良哈爲三衛，當時的劃分地帶爲：

自廣寧前屯，歷喜峯，近宣府者，屬之朵顏；自錦義，歷廣寧，逾遼河，至白雲山，屬之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元者，屬之福餘¹⁰⁷。

大寧界予兀良哈後，他們的酋目最初於成祖登位後來朝貢的，輒授官令掌三衛事，又令通馬市。但這些塞外的遊牧民族不善營生，曾幾何時？永樂四年即告饑乏災荒，向明請求以馬易米。成祖也優待之，令有司別其馬匹的優劣，加倍其價格收購。誰知，日久之後，三衛却暗中投附韃靼，剽掠邊戍，而且藉馬市來窺伺中土，以致永樂九年十二月壬辰，成祖有詔切責三衛，令他們以馬贖罪¹⁰⁸。自古聖人有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善待三衛，成祖在位之際尚且如此，罔論以後了。

大寧棄，說得嚴重一些，是棄國防第一線而守第二線。因爲太祖洪武年間，於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屯等衛，外山連縣，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爲外邊，命魏國公徐達於內，西自古北口，東至山海關，增修關隘爲內邊。永樂初，因兀良哈三衛部落內附，乃徙大寧都司於保定，置營屯等衛于順天。以大寧全地與之後，止守內邊。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諸江環遶爲天設之險¹⁰⁹。至於棄後的情況，穆宗隆慶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兵部尚書霍冀等所進圖說可推知一二，如：

一、遼東鎮圖說：……按遼東全鎮延袤千有餘里。北拒諸胡，南扼朝鮮，東

106 同註八七。

107 同七九，頁四至八。

108 明通鑑，卷十六，頁六九九至七〇〇。

109 同註九六，卷四二，頁十五。

控福餘、眞番之境，實爲神京左臂，自大寧失險，山海以東橫入虜地，寧前、高平諸處一線之塗，聲援易阻，識者有隱憂焉¹¹⁰。

二、薊鎮圖說：……按薊鎮自山海抵居庸，延袤遼闊，國初號稱腹裏。頃緣大寧內徙，宣、遼隔絕，沿邊千里與遼與虜爲鄰。雖有屬夷駐牧，甘心附虜，每犯內地，輒爲嚮導。頻年撫賞，勞費不貲；甚至肆爲要挾，悖道極矣！¹¹¹

霍冀等所述宣府、遼東的形勢形成重要的影響，雖不提大寧之失，但也能就其國防價值來判斷，是非常肯定的。文中提到的，如：

宣府自東徂西，邊長一千餘里，雄據上谷，藩屏陵京。譬則身之肩背，室之門戶。肩背實則腹心安，門戶嚴則堂奧固，其關涉豈細細哉！¹¹²

神宗萬曆年間曾總督宣大，官拜兵部尚書的楊時寧，提出大寧與宣、遼之間的關係，其論點甚爲突出，他說：

宣鎮本秦、漢上谷郡，卽唐、宋山後州。國初與遼爲唇齒。設開平衛，置涼亭等八驛接連獨石。後自大寧、興和淪棄異域，開平孤懸，莫可犄角，而移衛獨石，而宣、遼聲援遂絕。¹¹³

孫承澤的九邊考與輿圖考，針對這個問題，在其記述之中有連貫性，對前者，他說：棄大寧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難守¹¹⁴。對後者，則說：大寧旣棄，則開平、興和不容於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勢然也！……以朶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峯口、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單薄¹¹⁵。

就以上所輯集之資料來觀察，若以北平爲帝都，則在東北、北方、西北所謂的肩背將蒙不利，這純然是國防的正面受敵而致。顧祖禹援引宋代的歷史教訓，在自我訊問與設答之下，認爲可立之爲都，却要「天子自將」，文中指出：

女眞得幽、燕，因以肆毒于靖康，勢莫如建爲京師，俾禁旅雲屯，才勇輻輳，以潛消天下之禍本；況苦寒沙磧之地，莫甚于燕，而天子且以身先之。夫誰敢耽安樂而避艱難者¹¹⁶。

明成祖當日封藩北平稱燕王時，常受太祖之命令巡弋北邊要塞、堡壘、砦寨，甚至

110 九邊圖說不分卷，頁三b，《玄覽堂叢書》

111 同上。

112 同上。

113 宣大山西鎮圖說，頁一。《玄覽堂叢書》。

114 同註一〇九。

115 同上，卷四三，頁三。

116 同註一〇一，卷十，頁四三三。直隸方輿紀要序。

多次肅清沙漠。諸書對他的才智皆多所推崇，言其邊功甚至超越其兄晉王橐，當然是值得懷疑的。他的居心與附從他的御用文人，刻意製造出天生的一個睿智型的人物，相對的醜化惠帝的愚惰與怯弱，不足以君臨中國，故由他來瓜代。不過，他在篡位前守在北平的二十多年，徐達等守護過北平時的老將教誨下，污蔑他的軍事專業知識絲毫不長進，那也是悖理之言。明史兵制論述大寧地界兀良哈後，邊防上提到成祖的作法是救濟性與填補式的加強，如：

自是，遼東與宣大聲援阻絕，又以東勝孤遠難守，調左衛于永平，右衛於遼化而墟其地。先是，興和亦廢，開平徙於獨石，宣府遂稱重鎮；然帝於邊備甚謹，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緣邊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隘口通車騎者，百戶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武安侯鄭亨充總兵官，其敕書云：各處烟墩，務增築高厚，上貯五月糧及柴薪藥弩。墩傍開井，井外圍牆與墩平，外望如一重門，禦暴之意常凜凜也¹¹⁷。

李至剛雖首倡以北平為京都之議，是否主張以北平為「北京」，却未見諸記錄的詳細說明。衡諸明太祖時，汴梁已立為北京，濠州則為中都，南京為京師。及成祖制曰：「可，其以北平為北京。」¹¹⁸始成南北兩京併建之定局，因制乃君命也。

雖然如此，經過兵燹的北平，客觀的條件尚諸多欠缺，勢難立就。夏燮提到成祖與近侍大臣密計數月，先以為行在¹¹⁹。清代孫承澤輯集各家的看法，以及本身在北京滿洲王朝的舊聞，也以當時成祖所謂密計不得聞，不過從歷史與各種跡象來推斷，他募集了涵蓋性較周延的四種說法，茲錄於下：

燕非金、元始也。周為召公封國，由召公傳丹喜，歷四十三世，九百餘年，際周曆且過之，宜遷一。古享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商始於亳，遷耿、遷相。周始鎬，遷洛。漢、唐始秦，遷洛。宋始汴，遷杭。皆迫於兵戈，禍於戎、狄，不得已而後去；故靖難之後，因而遷徙，亦以為子孫長久計耳！宜遷二。西漢起漢中，都秦。東漢起南陽，都洛。唐起太原，都秦。宋起宋州，都汴。元起開平，都燕。明太祖起鳳陽，都吳。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遷三。天下之禍，莫烈于鹵，吾令子孫自當之，庶幾四海豪傑輻輳都下，足與鹵角，宜遷四¹²⁰。

這是綜合「歲月悠長之地」，「遷都後國祚可享長久」的歷史例證，加上「興王或

117 同註十一，卷九一，頁一至二，p. 977。

118 同註九一。

119 同註一〇八，卷十五，頁六五八。

120 同註六五，卷一，頁十一至二。

肇跡之地」以及國防上「帝王自將」的說法。表面上言之有據，實質上加以分析，頗為置疑。如其一言：燕比周世代多，壽命長；可並不比周強大。其二以迫於兵戈，禍于戎狄始遷都，然靖難後，迫於什麼？其三為燕王起於燕地，故都燕，但在成祖以前的起事者均不在起事之地為都。明成祖對不上所舉之例。至於最後一項也牽強得很，難道朱家子孫繼為帝王者，均天賦異稟，一如朱棣之具有統馭天下，橫掃沙漠的能力嗎？英宗正統十四年，瓦剌的也先入寇，土木堡之役，天子蒙塵的震撼，就可思其餘了。孫承澤因密計不得聞而代擬其四遷，自鳴得意之餘，似先得成祖之聖心，竟然說：

成祖密計或不出此四者，彼書生之見，豈足以達英雄之略哉？¹²¹

四、賑濟戰後的北平與以鹽法紓解軍餉

甲、賑濟戰後的北平述要

成祖登位，北平因為是他發迹之地，不久陞格為兩京之一。這種發展誠如上面所歸納的，主要之因仍然是國防。大寧的棄失出現了漏卮，必須以北平為國防前線，天子本身自將以彌補這種缺失。

兩京並立，北平地位由是崇高。戰後的北京，需要興作的事項太多，首先如何繁榮之，而繁榮之基在於農村經濟的恢復。

北平在靖難戰爭之中為雙方必爭之地，所屬府州縣也難免波及。戰後農村為墟，農民流離失所或死亡為可悲的現象不一而足。積極的措施，政府應先行恢復農村的生產力為至計；消極的是即期的緊急救濟，使農民大眾渡過青黃不接的危機。措施得宜，農村恢復生機，繁榮便可期。

北平或以後的北京本身及所屬州縣，政府的救濟方式是多面形的，但不外是循歷代中國大亂後的措施：賑、蠲稅、免逋租、復徭役、撫安等等。

本節羅列了從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以迄永樂二十一年八月之間的二十二年的災情。但由於對北京興作的配合，分成四個階段，它們的設定，如：

一、洪武三十五年至永樂三年——靖難之戰以後至永樂四年以前，是一個艱難的階段。兵燹後的災情，大力振濟。但是永樂四年的對外用兵，議建北京，則聲明國力已復甦。北京的災情畢竟是局部的。

二、永樂五年至十年——這個階段的北京承擔了成祖北巡的大任，接着皇帝親

¹²¹ 同上。

自北征的大舉。北京是北伐的軍事中心，國力顯然更見富足與充實。

三、永樂十二年至十三年——成祖在這個階段作過第二次的軍事北伐。由於軍事結集與漕糧轉運問題的解決，十四年的遷都決議產生了，北京將要成為政治權力中心。

四、永樂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北京營建的大工程的重新開始與完成，十九年春正月成了實質的帝都。

北京及所屬州縣之災情，在理論上應該要先事紓解才談到建設的；可是成祖與當時大臣在處理上，與北京的災情是不調和，毋寧是矛盾的。北京的營建也就在北京災情頻生的情況下完成。成祖的舉措不可思議，但是要北京成為帝都的心理非常明顯。茲臚列諸表如下：

(一)洪武三十五年至永樂三年：

| 年 月 日 | 事 態 | 救 濟 方 式 | 備 註 |
|-----------|----------------------------|------------------------------------------|-------------------------------------------|
| 洪 三五·七·壬午 | 北平被兵州縣。 | 復徭役三年。 | 明史卷五，頁七，p. 85 |
| 三五·十一·辛丑 | 北平郡縣（眞定、武強縣）南漳沱河決，淹民田五十餘頃。 | 戶部郎中李昶言：宜亟修治，而民力不敷，乞設傍近州縣民及眞定衛軍相參修築，撫安之。 | 太宗實錄卷十四，頁七 a，p. 261 |
| 三五·十二·癸丑 | 被兵郡縣。 | 蠲永樂元年夏稅、農桑絲綿。 | 太宗實錄卷十五，頁一 b，p. 270 |
| 丁丑 | 北平所屬順德、保定諸郡連年兵革，民衣食不給。 | 詔戶部運鈔三十萬錠賑之，以戶口計：1~3 五錠；4~8 十錠；9 以上十二錠。 | 太宗實錄卷十五，頁十 b，p. 288 |
| 永 元·正 | 北平流民十三萬餘戶。 | 安輯。 | 明書卷五，頁六 a，p. 155 |
| 元·二·乙己 | 北京六府饑。 | 振。 | 明紀卷第八，頁八九 |
| 元·三·甲午 | 北京…民饑。 | 命戶部遣官賑濟，本處無儲粟者，於傍近軍衛有司所儲，給賑之。 | 太宗實錄卷十八，頁六 a，p. 329 |
| 永 元·四·甲子 | 廣平、順德等郡饑民萬九千三百五十戶。 | 北平行部奏：凡給米麥萬九千九百二十石有奇。 | 太宗實錄卷十九，頁四 b，p. 344。明書卷五頁六 a，p. 155：賑順天饑民 |
| 元·五·丁丑 | 天下荒田。 | 除未墾者額稅。 | 明紀卷第八，頁八〇；明史卷六，頁二；國權卷十三，頁九〇二 |

| | | | |
|---------|--------------------------|------------------------------------------|---------------------------------------------------------|
| 元·十二·乙酉 | 眞定、藁強縣民初復，加以蝗旱，流殍者衆，天寒。 | 北京行部尙書郭資等奏，乞遣人覈實以賑濟，令戶部速遣官往賑，又命監察御史一員監督。 | 太宗實錄卷二六，頁四，b p. 482 |
| 二·四·乙酉 | 北京、順天、永平、保定三府所屬始終效順民戶稅糧。 | 去年命行部覈定，至是免十九萬九千七百餘石。 | 國權卷十三，頁九三一 |
| 八·辛巳 | 北京、永平等府州縣民以歲饑。 | 免課鈔二年。 | 太宗實錄卷三十二，頁六b，p. 586。國權卷十三，頁九三八 |
| 三·正·庚申 | 數年用兵，北京、順天、永平、保定供給特勞。 | 上諭戶部臣曰：非休息三年不能復舊，可免三府田租二年。 | 太宗實錄卷三八，頁四b，p. 646。明紀卷第八，頁八二，國權卷十三，頁九四八，明書卷五，頁八b，p. 160 |
| 六·甲申 | 天下農民戶口食鹽鈔。 | 免。 | 明史卷六，頁四，p. 87 |

綜計以上災情的類型爲：

| | |
|---|---|
| 兵 | 4 |
| 饑 | 4 |
| 水 | 1 |
| 旱 | 1 |

救濟的方式爲：

| | |
|------|---|
| 賑 | 4 |
| 蠲除或免 | 7 |
| 安撫 | 2 |
| 復 | 1 |

有關永樂四年的救濟方式措施與災情不見於記載，顯然是災情告緩。具體的說，永樂元年正月庚辰時，就有復業之流民十三萬六百餘戶的記錄¹²²，元年四月癸卯，北平行部提到順天八府所屬，見在人戶十八萬九千三百有奇，未復業八萬五千有奇，已開種田地六萬三千三百四十三頃有奇，未開種十八萬一千四百五十四頃有奇¹²³。不尋常的就是永樂四年七月下令出兵征伐安南¹²⁴，閏七月建北京宮殿，大修北京城垣之議¹²⁵，凡此都要勞民傷財，騷動天下。設非國力有所富足了，成祖斷不至貿然作此等大興作。北京及所屬雖多災禍，就中國而言，畢竟限於局部，牽一髮是不足動全身的。

(二)永樂五年至十年：

| 年 | 月 | 日 | 事 | 態 | 救 | 濟 | 方 | 式 | 備 | 註 |
|---|---|---|----|---------------|----------------|---------------|---|---|------------------------------------|---|
| 永 | 五 | 二 | 甲寅 | 北京、保定、眞定所屬州縣水 | 蠲其糧三萬二千三百一十五石； | 蠲五十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二束 | | | 太宗實錄卷六四，頁三 a，p. 913。國權卷十四，頁九八六，不及蠲 | |

¹²² 同註九一，卷十六，頁一b，p. 292；亦見於國權，卷十三，頁八九二。

¹²³ 同上，卷二十下，頁四a，p. 371。

¹²⁴ 同註十七，卷五，頁十a，p. 163；命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大將軍，率左右副將軍及二十五將軍沐晟、張輔等，與兵部尙書劉燾等分道討安南。（七月）癸卯，禡祭出師。

¹²⁵ 同上。

| | | | |
|----------|----------------------------|------------------------------|---------------------------------------------------------|
| 五·三·甲申 | 北京今歲夏稅及永樂三年赦前所負租稅、課程、贓罰等物。 | 悉輸鈔。 | 太宗實錄卷六五，頁五b，p. 920；國權卷十四，頁九八八 |
| 五·四·巳酉 | 順天、河間、保定三府屬縣民饑。 | 北京刑部言；命戶部速給糧賑之。 | 太宗實錄卷六六，頁四b，p. 932 |
| 六·二·丁未 | 北京永樂五年以前諸色逋負、諸色課程三年。 | 免；仍自今年為始。 | 太宗實錄卷七六，頁三a，p. 1039；明紀卷第八，頁八六；明史卷六，頁六，p. 88；明通鑑卷十五，頁六七一 |
| 六·四·丙申 | 北京、獻縣民饑。 | 命戶部發粟賑，凡千五百七十石。 | 太宗實錄卷七六，頁三a，p. 1039；國權卷十四，頁一〇〇三 |
| 六·六·庚辰 | 北京諸司不急之務及買辦，流民來歸者。 | 詔罷以賑民困，復三年。 | 國權卷十四，頁一〇〇五；明紀卷第八，頁八六；明史卷六，頁七，p. 89，明通鑑卷十五，頁六七二 |
| 九·正·巳丑 | 北京、保定、忻州水。 | 免被水災田租。 | 太宗實錄卷一一二，頁四a，p. 1435；國權卷十五，頁一〇五七，記為邳州 |
| 九·十·乙未 | 北京謫徙軍民。 | 寬賦役。 | 明紀卷第九，頁九一；國權卷十五，頁一〇六七；明通鑑卷十六，頁六九八 |
| 九·十二·乙未 | 順天府涿州、大興等州縣災。 | 免永樂八年稅糧二萬七千二百八十八石，草八十一萬三千餘束。 | 太宗實錄卷一二二，頁二a，p. 1537 |
| 九·閏十二·丁巳 | 順天水。 | 遣使賑之。 | 明史卷六，頁十一，p. 91；明通鑑卷十三，頁七〇〇 |
| 十·三·甲辰 | 北京水災。 | 免租稅。 | 明紀卷第九，頁九一；國權卷十五，頁一〇七四；明史卷六，頁十一，p. 91；明通鑑卷十六，頁七〇一 |

綜計以上災情的類型為：

| | |
|---|---|
| 兵 | 0 |
| 饑 | 2 |
| 水 | 4 |
| 旱 | 0 |

救濟的方式為：

| | |
|------|---|
| 賑 | 3 |
| 蠲除或免 | 6 |
| 安撫 | 0 |
| 復 | 1 |

永樂七年二月壬午，成祖巡幸北京¹²⁶，對沿途的親王、官吏候駕或迎駕有所限制。按諸明初史實，天下統一後，成祖皇帝北巡是創舉，國力如疲敝，皇帝要北巡

126 同上，卷十二b，p. 168。

，大臣也會諫阻；再者，淇國公邱福奉命北伐本雅失里，竟全軍皆沒，接着永樂八年的御駕親征北漠，更證明國力已厚。這兩年（七、八）北京及所屬之水、荒、饑等記載皆缺。本表與前表不同之處，是兵與饑之災情大幅度減少，水災却增加了，夏言談到北方的這種災情時說：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渴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沒，不必霖雨之久，方有害稼之苦¹²⁷。本表所示之救濟方式則蠲除人民之糧與餉，或免課鈔的居多。對比之下，在政府方面，前表是沒有收入，且要支出；本表的情形是沒有收入，但不要支出。十一年二月乙丑，成祖再度巡狩北京¹²⁸，距七年不過四年，況北征亦在十一年之前，北京及所屬州縣雖不免災害，但整個國力已富足。十一年之資料亦缺，這與七年巡狩北京，八年北伐的情形相同，頗堪玩味。

(三)永樂十二年至十三年：

| 年 月 日 | 事 態 | 救 濟 方 式 | 備 註 |
|-----------|----------------------------------------------------|---------------------|---------------------------------------------------------------------|
| 永 十二·八·丙午 | 北京糧餉。 | 免二年。 | 國權卷十六，頁一一〇五；明史卷七，頁二，p. 93；明紀卷第九，頁九四；明通鑑卷十六，頁七一三 |
| 十三·正·戊午 | 壬子北京午門災。 | 敕內外諸司，蠲諸宿逋。 | 明紀卷第九，頁九四；明史卷七，頁二，p. 93；國權卷十六，頁一一二 |
| 十三·二·丁酉 | 北京河間縣主簿陳聚言：方春民饑，恐廢東作，乞濟之。 | 以縣倉及大同、瀋河間軍衛糧儲驗口給濟。 | 太宗實錄卷一六一，頁六a，p. 1833；國權卷十六，頁一一五 |
| 十三·四·丁丑 | 以北京、真定、永平、倉州、盧龍連歲水災，民乏食。 | 上命戶部發所屬，旁及軍衛倉賑之。 | 太宗實錄卷一六三，頁一b，p. 1844；國權卷十六，頁一一七 |
| 十三·六·乙未 | 是月北京、河南、山東淫雨，河水泛濫，廬舍沒田稼？，而東昌府、臨清縣尤甚，民被害者九萬九千二百戶有奇。 | 命戶部遣官賑卹。 | 太宗實錄卷一六五，頁二b，p. 1853；明紀卷第九，頁九五；國權卷十六，頁一一九；明史卷七，頁二，p. 93；明通鑑卷十六，頁七一九 |
| 十三·七·庚申 | 北京魏縣，江西瑞昌縣，四川永川、射洪、巴三縣饑民，共九千四百戶。 | 賑，給粟二萬五百石有奇。 | 太宗實錄卷一六六，頁二b，p. 1862；國權卷十六，頁一二〇 |

127 西園聞見錄，卷三四，頁二三a，p. 3115。

128 同註十七，卷五，頁十八a，p. 179。

| | | | |
|----------|-------------------------------------------------|---------------------------------|----------------------------------------------------------|
| 十三·八·庚辰 | 山東、河南、北京、順天等府饑民…北京、順天、河間、大名、真定等府(饑)民八萬三千七百四十餘戶。 | 賑，給粟十五萬二千四百六十餘；鈔三十二萬五千四百四十四錠有奇。 | 太宗實錄卷一六七，頁一b，p. 1864；明史卷七，頁二至三，p. 94；明紀卷第九，頁九五 |
| 十三·九·庚申 | 北京、山東、河南被水之民。 | 免徭役一年。 | 太宗實錄卷一六八，頁五a，p. 1877；國權卷十六，頁一一二 |
| 十三·十二·丙子 | 山東館陶縣，北京南樂縣民自陳：今夏河水泛濫，淹沒禾稼，秋收不足以輸稅。 | 乞折鈔帛，從之。 | 太宗實錄卷一七一，頁二a，p. 1905；國權卷十六，頁一一二七 |
| 十三·十二·丙戌 | 順天府水災，免今年稅糧。 | 蠲。 | 明史卷七，頁三，p. 94；明紀卷第九，頁九五；明通鑑卷十六，頁七二〇；太宗實錄卷一七一，頁二b，p. 1906 |
| 十三·十二·丙戌 | 北京、順天府水災。 | 免今年稅糧。 | 太宗實錄卷一七一，頁二b，p. 1906 |

綜計以上災情的類型爲：

| | |
|---|---|
| 兵 | 0 |
| 饑 | 4 |
| 水 | 6 |
| 旱 | 0 |

救濟的方式爲：

| | |
|------|---|
| 賑 | 5 |
| 蠲除或免 | 5 |
| 安撫 | 0 |
| 復 | 0 |

永樂十一年二月乙丑，成祖巡狩北京。在十二年三月庚寅至八月辛丑之期間，作了第二次的北征——瓦剌。要到十四年九月戊申離開北京，抵達南京時爲該年的十月癸未。

十三年三月己亥，成祖在北京策士，當時賜陳循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¹²⁹，成祖此舉，含有深意，陳鶴記云：是將徙都，思得北士用之¹³⁰。

十四年八月丁亥作北京西宮¹³¹，十月回到南京之後，遷都之意決，於是在十一月壬寅詔羣臣集議，營建北京¹³²，最重要的原因是漕運的問題解決。漕運的數量達到每年四百萬石，則北京及所屬州縣災情即使洊至，亦不足以影響大工程或營建的興作。

四永樂十四年至二十一年

129 同註一〇八，頁七一六；亦見於明書，卷五，頁十九b，p. 182。

130 同註十，卷第九，頁九五。

131 同上，頁九六；亦見於明書，卷五，頁二十b，p. 184。

132 同註一〇八，頁七二三至四；亦見於國權，卷十六，頁一一三六記云：復議建北京；明紀，卷第十，頁九六。

| 年 月 日 | 事 態 | 救 濟 方 式 | 備 註 |
|-----------|-----------------------------|-------------------------------------------------------------|--------------------------------------------------------------------------------------|
| 永 十四・正・己酉 | 以北京、河南、山東饑。 | 免永樂十二年逋租，悉停官買不急之物，仍命行在戶部遣官賑其饑民，總九十九萬九千三百八十戶，給糧百三十七萬九千九百石有奇。 | 太宗實錄卷一七二，頁一a，p. 1909；國權卷十六，頁一一二七；明史卷七頁三，p. 94；明紀卷第九，頁九五；明通鑑卷十六，頁七二一；明書卷五，頁二十a，p. 183 |
| 十四・六・戊子 | 是月北京、薊州、遵化、玉田、通州、灤縣，商河雨水傷稼。 | 命戶部遣人撫視。 | 太宗實錄卷一七七，頁三b，p. 1936；國權卷十六，頁一一三一 |
| 十四・七・丁酉 | 北京、通州及順義、宛平二縣蝗。 | 令速遣人捕蹙。 | 太宗實錄卷一七八，頁一a，p. 1937；明通鑑卷十六，頁七二二；明紀卷第九，頁九五，明史卷七，頁三，p. 94 |
| 十七・六・壬午 | 順天府水災。 | 免去年田租。 | 國權卷十七，頁一一六一；明紀卷第九，頁九八；明史卷七，頁四，p. 95 |
| 二十・二・乙己 | 直隸開州諸處民饑。 | 戶部奏，帝嘆曰：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于朝，又必待命下，始振之，餒死者已不遠矣。三月丙寅，詔自今遇災，先振後聞。 | 明紀卷第十，頁一〇〇；明史卷七，頁八，p. 96；國權卷十七，頁一一八九 |
| 二十・六・甲午 | 南北畿、山東數十州縣霖雨傷稼。 | | 明紀卷第十，頁一〇一 |
| 二十・七・辛未 | 南北直隸、山東、河南郡縣水災。 | 皇太子免糧餉共六十一萬有奇。 | 明紀卷第十，頁一〇一，明史卷七，頁九，p. 97 |
| 二十・七・癸酉 | 兩畿、山東、河南被水。 | 皇太子免田租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四十石有奇，蠲三十八萬一千三百餘束。 | 國權卷十七，頁一一九四 |
| 二一・八・丁丑 | 兩京、山東郡縣水災。 | 皇太子蠲田租。 | 國權卷十七，頁一二〇五；明紀卷第十，頁一〇一；明史卷七頁十，p. 97 |

綜計以上災情的類型為：

| | |
|-------|---|
| 兵 | 0 |
| 饑 | 2 |
| 水 | 6 |
| 旱 | 0 |
| 其他(蝗) | 1 |

救濟的方式為：

| | |
|--------|---|
| 賑 | 0 |
| 蠲除或免 | 5 |
| 安撫 | 1 |
| 復 | 0 |
| 其他(捕蝗) | 1 |

楊溥提到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糶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檢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縣之各鄉，相地所宜

，開濬陂塘及備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¹³³。這是朱元璋歷經艱困，體會出來很便民的作法，使之成為有形的制度，具有前瞻性。可是洪武以後，這個制度因為有司的雜務太多，無暇兼顧而受到破壞，不肖的官吏不但使到穀儲十處九空，甚至穀既全無，倉亦不存，而被鄉里中之大戶、土豪侵蝕至佔為己有。

準此以觀，北京及所屬州縣的救濟工作倍加繁重，因為戰爭的破壞是無可估計的。但是戰火停止後，必有荒年，何況自古以來，為政者當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大自然的災變，無法預見。在接二連三災變的肆虐下，民無菜色，那就證明措置得宜，賑濟及時，而端在得人。費震為漢中府知府，當時陝西旱饑，漢中尤甚，費震當機立斷先開倉令民受粟而後以狀聞，後以事被逮至京，太祖曰：震，良吏也，釋之為牧民者勸¹³⁴，然這種情形亦見于永樂時。

從諸表作縱列式來觀察，北京的災情一直不停，而成祖仍進行遷都計劃，全國的人力、物力匯注于北京之一隅。營建的工程固然拖累全國的老百姓，但北京一區的勞力需求孔亟，則工作機會對農閑的人民必有助益，間接的亦有助於紓解民困，而況成祖的遷都計劃是漸進的。

乙、以鹽法開中紓解北京的軍餉

燕王處心積慮發動所謂「靖難」，其實是奪位的戰火，蔓延所及，大江南北。其北達山東、北平、河南諸地¹³⁵，而南至京師畿輔的鳳陽¹³⁶、淮安、徐州、滁州、揚州等郡；至於受間接破壞或波及的尚多。戰後的情景，成祖之后徐氏嘗言：南北累年戰鬪，兵民疲憊，宜與休息¹³⁷。以徐氏一女流之輩有此感受，戰火的熾烈，人民的困苦可知。戰後土地的荒蕪，已到了淮以外，鞠為茂草¹³⁸。千古以來，兵災之後，村里為墟，幾乎是普遍的景象。

篡位既成，南北烽煙止熄，北平及所屬州縣的復員工作自然刻不容緩，燕王藩

133 同註一二七，卷四十，頁十a，p. 3431。

134 同上，卷四一，頁十六a，p. 3507。

135 同註一三〇，卷第八，頁七八：①建文四年，七月壬午，詔山東、北平、河南被兵州縣。癸卯，吳高督河南、陝西兵備，撫按軍民。②八月壬子，敕盛庸，比以山東未定，命卿鎮守淮安，今錄鉉就獲，諸郡悉平，朕念山東久困兵革，德於轉輸，卿宜輯兵養民，以稱朕意。③國權，卷十二，頁八七一：七月甲辰，命前工部尚書蹇義直、致仕戶部尚書王純、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巡視民瘼。

136 同註三，卷十二，頁八三九：建文四年，七月乙未，□軍都督僉事趙清往中都整兵撫民。

137 同註一三〇，卷第八，頁七，建文四年十一月壬辰條。

138 同註十一，卷七七，頁五，p. 814。

封之地的北平，原是九邊塞防重鎮。洪武初年，北平與遼東的軍糧，端賴海運的輸送；然海運難免風濤之險阻，就誤或許不免，其後採用開中之鹽法，解決亟需，屯種更進一步，增加儲備。

靖難戰爭之際，商旅裹足，海運亦受阻絕，成祖即位後的洪武三十五年八月間，就知北平各衛軍糧缺乏，當時不但要恢復海運¹³⁹，同時也採用洪武三年以後的辦法：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¹⁴⁰，作雙管救時的方劑¹⁴¹。海運之舉措另有章節討論，在此專述「開中」之經過。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丁巳，成祖令戶、兵二部執行的敕文，是集中天下的力量專注于北平的一隅，鹽引的兌換且有定制，如：

悉停天下中鹽，專於北平開中。其淮浙鹽，每引米三斗；河東二斗；四川一斗五升。聽大小官員軍民等皆中，不拘次支給¹⁴²。

除了商人之外，聽大小官員軍民都介入，這一道敕令反映出戰後的北平情況緊急。當時的戶部侍郎夏原吉除了加速彙報天下中鹽的地區之外，對某些地區不宜停止的，也提出實質的情況報告，得到皇帝的指示：

雲南金齒衛、楚雄府，四川鹽井衛，陝西甘州衛勿停，餘悉停之¹⁴³。

以上所述三衛一府屬新置或邊防之區。新置則因一切草創，貿然停止，影響安撫運作；邊防則一旦軍糧不繼，防守為難，士氣潰散。

開中最大的效益，誠如食貨志鹽法所云：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費省而邊儲充¹⁴⁴。就此而推論，北平之邊儲不日即可得此效益。

在開中研擬之際，戶部在九月戊子提出撙節的辦法。中國自隋、唐以來，各地設置倉糧原來備各地有司作為官俸的關支，全數支米或米、鈔各取半數兼支的差別下，便可騰節出米糧不少以支應軍用；雖然這是羅掘俱窮的技倆，絕非良法，但其實情是可以諒解的。如：

天下倉糧宜撙節以備國用。各處都司官俸舊全支米者，宜米、鈔中半兼支；

139 同註一三〇，卷第八，頁七九：永樂元年，三月壬子，北方軍儲不足，戊子，命陳瑄及都督僉事宣信充總兵官，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饒遼東、北京，遂建百萬倉於直沽城、天津衛。

140 同註十一，卷八十，頁五，p. 839。

141 同註一二七，卷三五，頁二一 a，p. 3173：霍輅論鹽法時，曰：本朝以鹽貨給邊糧饑，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賑民，所關軍國最重。又卷三六，頁十九 a，p. 3227：王朝用云：以鹽糧召商報中，謂之飛糧轉輸，誠為籌邊至計。

142 同註九一，卷十一，頁二 a，p. 177。

143 同上；亦見國權，卷十二，頁八七二，記云：戶部上天下中鹽處，命金齒、楚雄、四川鹽井衛、陝西甘州衛勿停，餘悉停之。

144 同註十一，卷八十，頁五，p. 839。

河南、浙江、江西、山東、山西五布政司、按察司及王府官，舊全支米者，亦如之。湖廣、福建、廣東、廣西、陝西、北平、四川、雲南八布政司、按察司官俸，米、鈔兼支；及各府州縣諸司官俸全支鈔者，仍令如故¹⁴⁵。

然而北平署布政司事儀賓的李讓，却主張進一步的應從七月以前實施開中之法。李讓此議與其所署的地緣有密切的瞭解，主因是北平嚴重缺糧，把所有的鹽引從七月後全數用在北平，所以他奏請：

七月以前各處商民中鹽未關引者，暫停止；先令北平中納，候糧可足三年，仍依前例¹⁴⁶。

這是本位主義的想法，不惜犧牲別處以求所署之地足用，居心甚苦；但是舊的商民，他們在七月以前就要受限制，難免不公允。夏原吉時已擢為戶部尚書，雖然知道李讓的立意甚善，仍不能不兼顧新舊，所以提出折衷的奏議為：

商民舊「中」者，守候已久，難於再稽。其北平新「中」者，今置流通文籍付運司，令不次支給¹⁴⁷。

皇帝指示，戶部研擬紓解北平軍糧缺乏的措置，辦法不錯，然到了十二月，商人來參預「開中」的不多，使得河南、山東等處米鹽均呈短缺與價格騰升，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的乙丑日奏言提到：

比者河南、山東等處米價翔踊，北平鹽糧價重，商民少「中」。宜以原定淮浙鹽糧量減五升，每引止令納米二斗五升，其河南、并州鹽仍如前議¹⁴⁸。

永樂元年的四月尚未見效益，有鑑於北平粟貴，成祖在己酉日下諭：

責令文武官員子弟及軍民於德州濟寧衛，鹽糧減價中納，仍令不次支給；其無錢本者，宜給貸之¹⁴⁹。

顯然的，這也是救濟的一種辦法。

五月壬午，成祖給北京行部尚書郭資的敕文提到：凡所經畫具有條理，而於糧儲撙節措置，尤為得宜¹⁵⁰。則已對糧儲甚為關切。

時序到了永樂二年初時，情況不但有轉機，且形成了政府的負擔。戶部尚書郁新等提到去年四月己酉之諭令，在兌換率上仍不改動，則為官府的虧累，宜有年限的規定，戊子日上奏曰：

145 同註九一，卷十二上，頁九b，p. 210。

146 同上，卷十四，頁一a，p. 249。

147 同上，頁一b，p. 250。

148 同上，卷十五，頁六b，p. 280。

149 同上，卷十九，頁二a，p. 339。

150 同上，卷二〇上，頁三b，p. 358。

往年爲北京軍儲不足，下令開中鹽糧，淮浙鹽于北京倉納米者，每引二斗五升；於德州倉納米者，每引三斗五升。今北京所轄地方米價已賤，若仍准前例，誠爲虧官。二處宜通一斗¹⁵¹。

宜通一斗，「通」猶共也¹⁵²。則德州與北京兩地，每引兌換米一斗，這是基於鹽法制度中的彈性措施。洪武四年的中鹽例，其中有：計道里近遠，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價高下，中納者利否？道遠地險，則減而輕之¹⁵³。因此八月癸巳，戶部左侍郎古朴提到漕運的轉送艱難，建議政府發鈔三百萬錠，增時價的三分來糴北京所屬州縣的糧食米儲備，因北京所屬郡縣今歲甚豐¹⁵⁴。

及至永樂四年九月，政府有餘力調高北京官軍的俸餉，正面肯定了開中與屯種的效益。己未日頒佈發放的新標準：

| 武 職 品 級 | 原 俸 糧(月計) | 增加後總數(月計) | 備 註 |
|---------|-----------|-----------|-------|
| 一、二 品 | 一 石 | 一 石 | 照 舊 |
| 三、四 品 | 九 斗 | 一 石 | 加 一 斗 |
| 五、六 品 | 八 斗 | 一 石 | 加 二 斗 |
| 七、八 品 | 七 斗 | 一 石 | 加 三 斗 |
| 九品、雜職 | 六 斗 | 一 石 | 加 四 斗 |
| 旗軍有家屬 | 四 斗 | 五 斗 | 加 一 斗 |
| 旗軍無家屬 | 三 斗 | 四 斗 | 加 一 斗 |

資料來源：太宗實錄卷五五，頁一b，p. 856；國權卷十四，頁九七七。

官軍中的一品、二品的武職人員按比例來說，人數較少，官俸依舊，影響不大。中級的與中低級調高的幅度則較大。總而言之，政府調高北京武職人員待遇，必然軍糧贍富，且不虞短缺而後行之，庶幾可斷言之。

就以上開中之作法，除了新置的邊防地區不受停止之外，誠如食貨志的鹽法所論列：成祖卽位，以北京諸衛乏，悉停天下中鹽，專於京衛開中……不數年，京衛糧米充羨¹⁵⁵。所提「不數年」，事實上是從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丁巳敕令，至永樂四年九月己未的頒佈調高北京官軍的俸餉，則整整五年有餘。傅維麟論鹽法之利，撰文曰：明以鹽課給邊糧饌，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振民，故天下筭權之利，莫如鹽

¹⁵¹ 同上，卷二八，頁二b，p. 508。

¹⁵² 辭海，頁二八三八，通字條。

¹⁵³ 同註十一，卷八〇，頁五，p. 839；亦見於西園聞見錄，卷三五，頁八，王瓊曰：諸司執掌有云：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例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

¹⁵⁴ 同註九一，卷三三，頁九a，p. 591。

¹⁵⁵ 同註一四〇。

制¹⁵⁶。

所謂開中，其實是洪武三年以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爲軍儲，鹽法、邊計相輔相行的一種辦法。洪武年間行之有效，而成祖登位之初，以北平軍糧缺而全力行之，也達成他的目的。因爲軍儲不虞匱乏，所以北京的營建、北狩的舉措，乃至北伐，才接續的興舉。

因爲鹽法之開中，永樂年間在北京的實施，所以邊關蒙其利甚大。傅維麟記述其事爲：

先是，永樂中令商自輸邊，每引上粟二斗五升，當時內地大買爭赴九邊，墾田積糧以便開中。朝中暮支，價平息倍，商樂輸輸之利，邊無飛輓之勞，緩急有備¹⁵⁷。

陶望齡對於中鹽的辦法及商人求利的方式有很剴切的說明，如：

國初患塞上粟少，募商輸粟入諸鎮，每粟二斗五升，則與引一。支鹽海場，入輕而利厚，于是巨商大賈，役致游民耕塞外隙地，以私力創立壕堡爲屯聚田，卒有所恃賴而粟益充羨。市糶愈平，邊民易於生殖¹⁵⁸。

孝宗時，三邊總制楊一清所云：客商射利，雖小必趨¹⁵⁹，可作爲註腳。

北京仍一如北平，九邊重鎮之一，它在永樂初開中措施成功的經驗，是非常可貴的，至於以後的蕭規曹隨，或加以擴展，自然也非借重不可。

五、北京的軍屯、徙民與罪囚種田

甲、北京各衛官軍屯田述要

元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當時吳國公的朱元璋，以康茂才爲營田使¹⁶⁰。十一月辛丑，立民兵萬戶府，決計寓兵於農，令諸將屯田龍江諸處¹⁶¹。二十三年(1363)，申明將士屯田之令。當時康茂才屯積充牣，他將皆不及¹⁶²。計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尙餘七千餘石¹⁶³。

¹⁵⁶ 同註十七，卷八一，頁十二，p. 3343。

¹⁵⁷ 同上，頁十六，p. 3352。

¹⁵⁸ 同註一二七，卷九一，頁十六 a 十七 b，pp. 6506~7。

¹⁵⁹ 直明九邊考，卷一，頁三十 a，p. 85。

¹⁶⁰ 同註，卷二，頁十一。

¹⁶¹ 同註十，卷第一，頁十。

¹⁶² 同註一，卷二，頁十七。

¹⁶³ 同註一二七，卷九一，頁二九 a，p. 6531。

太祖立民兵萬戶府，是就所定郡縣，精加簡拔民間武勇之材，編輯成戶，於是兵有來源。對於這批武勇之材，農時則耕，閑則練習陣戰之法，有戰爭時使用之，則農事不廢，養兵之費解決。

再者，太祖對於有戰功的，一體陞擢，無功的放還之爲民。立民兵萬戶府的效益，既可達致民無坐食之弊，而國却無不練之兵，則所謂寓兵於農，殆此深意。

葉向高提到明代的屯政時，認爲是：自高皇帝元年令諸軍屯種龍江，始也¹⁶⁴。以太祖肇始屯種，誠然不錯，但是所言之時間有誤，應如前文之元至正十八年二月。至於接着提到的：自宋訥獻守邊策，立法屯布，始也¹⁶⁵。也屬創始之舉。

誠如所知，朱元璋接收的是蒙古王朝。蒙古人即史所稱的北虜之一，大漠原就是他們的家園。元統治中原時，大漠何必設防？故葉向高之「始」，也淵源有自。至於宋訥其人，太祖時曾任國子助教、翰林大學士、祭酒等文職高官。葉向高所言的「立法屯布」，是指他應詔陳邊事的建議。宋訥當時說：

海內乂安，惟沙漠尚煩聖慮。若窮追遠擊，未免勞費。陛下爲聖子神孫計，不過謹邊備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乎屯田……陛下宜於諸將中選謀勇數人，以東西五百里爲制，立法分屯，布列要害，遠近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¹⁶⁶。

周如砥的看法似與葉向高的有差異，他認爲始于蘇琦，辦法也自成一套。就周如砥所述的，如：

按洪武初，鄭州刺史蘇琦上屯田封事，屯政遂起于此。其法：相邊方之饒沃，即衛所之閑曠，畫地列屯，且耕且守。大都守者什三，耕者什七；猝有警急，朝發夕至，有寓兵于農之意焉！¹⁶⁷

如果對比宋訥與蘇琦的建言，很可能都是應詔陳邊事的。宋訥所言的乃粗枝大葉式的一種制度上之構想，而蘇琦更進一步的提出在衛所列屯、耕與守的分配。

不管怎樣，屯政最後擴大到全國各邊地、內郡。由於撥軍屯種，歲收子粒爲官軍俸糧，兵不啻自養。其後立法漸密，但實施時有彈性，正如蘇琦言：相邊方之饒沃而因地制宜。最初明定每軍糧田以五十畝爲一分，以後也出現了多寡不等的情形。

至於耕守的配置，最初的辦法，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糧。後來也出現

164 同上，頁二—b，p. 6516。

165 同上。

166 同註十一，頁十二，p. 1534。

167 同註一二七，卷九一，頁二十b，p. 6514。

二與八、一與九、六與四，以至五與五的比率。不待言而知該衛所之地點與國防上的險要有關。

又屯種所用之耕具與牛隻皆由官府配給，不失爲一良法¹⁶⁸。

軍屯的績效大見，太祖爲此嘗心悅霽顏，謂侍臣曰：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不費百姓一粒米¹⁶⁹。

顯然的，太祖的屯改，達成了轉輸可省，徵漕可息，屯戍可減，剽掠可防的層次了。

明成祖篡位之前封藩於北平，稱燕王，爲九邊塞王之一，即帝位後的東北邊塞之遼東與北平兩地，軍糧均由海運而至。轉運之費既大，海上風險且不可逆料。再由此而推知兩地屯政已窳敗，成效益不彰而不得不依賴海運東南之糧糈，因此王鑒認爲：

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三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三十石¹⁷⁰。

王鑒爲成化至弘治年間的大臣，當時估計有三十倍之差距；況屯田之在太祖時已有成規可循。靖難兵起，赤地千里。成祖登位之後，百姓復耕或墾荒；然軍人屯田於北平及所屬州縣，恐爲當務之急。

洪武三十五年的九月乙巳，成祖令都督陳用、孫岳、陳賢諸人，把山西行都司所屬諸衛官軍移往北平，設衛屯種。距其篡得大位甫兩業月而已，可由此測知北平軍糧的情狀。當時諸衛軍的配置乃：

雲川衛于雄縣、玉林衛于定州、高山衛於保定府、東勝左衛于永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鎮朔衛于薊州、鎮虜衛于涿州、定邊衛于通州、其天城、陽和、宣府三衛仍復原處¹⁷¹。

十月戊寅，有旨命尚書王純驅驛往北平，與新昌伯唐雲經度屯種事宜¹⁷²。

十二月壬申，戶部尚書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資，因北平、保定、永平三府的以戶丁補役之民，應放還耕種之事，與掌北平都司饒賓袁容和泰寧侯陳珪的意見相左。後者二人堅持補役之民要守城，不便放還。最後奏請皇帝裁決。按兩派的意見分別爲：

168 同註九一，卷二六，頁二b，p. 478，永樂元年，十二月丁丑條：工部尚書，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多缺耕牛、耕具，令准北京例，官市牛給之。

169 同註十七，卷七十，頁十二ab，pp. 2757~8。

170 同註一二七，卷九一，頁一b，p. 6476。

171 同註九一，卷十二下，頁七a，p. 223。

172 同上，卷十三，頁十一a，p. 247。

郭資奏：北平、保定、永平三府之民，初以垛集充軍隨征，有功者已在爵賞中矣！其力弱守城者病亡相繼，輒取戶丁補役，故民衰耗，甚至戶絕，田土荒蕪。今宜令在伍者籍記其名，放還耕種；俟有警急，仍復徵用。其幼小記錄者，乞削其軍籍，俾應民差。

袁容與陳珪奏：北平軍士屯種差遣者多，守城者少，若從資言放還，實闕守備¹⁷³。

雙方就本身所執掌有關的本位主義作爭執，言之均成理，郭資能體恤此殘存的補役之民而作放還之爭，誠不失為愛民之父母官。成祖有鑑三府之民身份特殊，有功于靖難，較偏于郭資之議，於是裁量為：

守備不可闕，田土亦不可荒棄；然此皆良民，初以義募，於今遣還回里，宜也¹⁷⁴。

實心任事的郭資，永樂元年五月壬午，獲致成祖的獎掖，對其才幹，尤對糧儲的措置，頗多激賞，勉之放手去做，勅文記云：

行部統六曹，政務甚煩，而卿為之長。能悉心殫慮，為國為民，凡所經畫，具有條理，而於糧儲撙節措置尤為得宜。比聞小人或加怨謗，古云：省已無愆，奚恤人言？卿勞心為國，朕知之有素，自今一切浮言宜置度外，勿用芥蒂，惟懋忠勤以副眷倚¹⁷⁵。

十一月壬申，命靖安侯王忠往北京安插屯田軍民，整理屯種¹⁷⁶。

十二月丁丑，有詔免邊衛管屯官赴京考較¹⁷⁷。按考較是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與牛具、種子耕種閒田，視其歲收之數為例考較，謂之樣田¹⁷⁸。

永樂二年，因營建北京，以五軍都督府總攝天下屯政，增設衛所，調興州、營州等衛屯軍，拱衛京師¹⁷⁹。按興州、營州為北平外圍險要地點，京師當指永樂元年陞格以後的北平。

正月丁巳，定屯田賞罰例。凡管屯都指揮及千百戶管軍旗，各以其歲所入之數，通計以為賞罰¹⁸⁰。賞罰的標準是以歲食米十二石，外餘六石為率；多者賞鈔，

173 同上，卷十五，頁九 a+b，pp. 281。

174 同上。

175 同上，卷二十上，頁三 b，p. 358。

176 同上，卷二四，頁八 b，p. 446。

177 同上，卷二六，頁三 b，p. 478。

178 同上，卷三六，頁二 a，p. 621，永樂二年，十一月壬寅條。

179 大明會典，卷十八，頁八，p. 332。

180 同註九一，卷二七，頁三 a，p. 495。

缺者罰俸¹⁸¹。屯田賞罰例製作成表如下：

表一：以歲所入之數通計作賞罰：

| 均 餘 數 | 賞 罰 | 百 戶 | 千 戶 | 指 揮 | 都 指 揮 |
|--------|-----|--------|--------|--------|--------|
| 十二石 | 賞 | 100(錠) | 110(錠) | 120(錠) | 130(錠) |
| 七石→十一石 | 賞 | 90(錠) | 100(錠) | 110(錠) | 120(錠) |
| 六石 | 無 | 0 | 0 | 0 | 0 |
| 五石 | 罰 | (俸) 1月 | 20日 | 15日 | 10日 |
| 四石 | 罰 | (俸) 2月 | 1月 | 20日 | 15日 |
| 三石 | 罰 | (俸) 3月 | 2月 | 1月 | 20日 |
| 二石 | 罰 | (俸) 4月 | 3月 | 2月 | 1月 |
| 一石 | 罰 | (俸) 5月 | 4月 | 3月 | 2月 |
| 無 | 罰 | (俸) 6月 | 5月 | 4月 | 3月 |

表二：軍士食米每人每歲十二石，不足此數者，罰例如下：

| 均 缺 數 | 賞 罰 | 百 戶 | 千 戶 | 指 揮 | 都 指 揮 |
|-------|-----|--------|-----|-----|-------|
| 一石 | 罰 | (俸) 7月 | 6月 | 5月 | 4月 |
| 二石 | 罰 | (俸) 8月 | 7月 | 6月 | 5月 |
| 三石 | 罰 | 9月 | 8月 | 7月 | 6月 |
| 四石 | 罰 | 10月 | 9月 | 8月 | 7月 |
| 五石 | 罰 | 11月 | 10月 | 9月 | 8月 |
| 六石 | 罰 | 12月 | 11月 | 10月 | 9月 |

表三：均餘糧有十二石、十一石者……，總旗與管軍旗支月糧通計：

| 甲、 | 均 餘 數 | 總 旗 支 月 糧 | 小 旗 支 月 糧 | 軍 支 月 糧 |
|----|---------|-----------|-----------|-----------------|
| | 十二石 | 全支米 | 全支米 | 全支米 |
| | 十一石 | 全支米 | 全支米 | 全支米 |
| | 十石 | 一石二斗 | 一石 | 九斗 |
| | 九石 | 一石 | 九斗 | 八斗 |
| | 八石 | 九斗 | 八斗 | 七斗 |
| | 七石 | 八斗 | 七斗 | 六斗 |
| 乙、 | 均 餘 數 | 總 旗 支 月 糧 | 小 旗 支 月 糧 | 軍 支 月 糧 |
| | 不及十二石 | 米、鈔支如故 | 米、鈔支如故 | 餘糧十二石入倉，復有餘者聽自用 |
| | 十二石內有缺者 | 米、鈔支如故 | 米、鈔支如故 | 餘糧十二石入倉，復有餘者聽自用 |

資料來源：太宗實錄卷二七，頁三 ab，pp. 495~6。

181 同註十一，卷七七，頁八，p. 815。

執行賞罰的官員，直隸是由巡按，監察御史負責；直隸以外之地乃按察司官覈實。成祖對屯田之措施頗見自信，因此對羣臣的論文中言及：

凡合衆作事，必不懲勸之道，然後人皆思舊，人人皆奮，何功不成？此法行之數年，必有成效，但在任之得人矣！¹⁸²

永樂三年正月乙巳，寧夏總兵官都督何福的軍屯，其積穀爲天下最多，得到皇上的獎諭。何福奏請更定屯田賞罰爲經久之計¹⁸³。於是成祖于壬戌日，命天下衛所把去歲所定屯田賞罰例，用紅牌刊識，永爲遵守¹⁸⁴。可是三月中，因士卒勞困未甦，又因新墾荒田歲收不能如數，於甲寅日下令戶部與五軍都督府，於罰例減輕，等三年後始依紅牌考較。戶部尚書郁新等所呈的減輕罰例之議，大率十減四五¹⁸⁵。成祖令頒行天下。

山西太原左衛千戶陳淮所督耕前述的樣田，因每軍俱有餘糧二十三石之數，蒙皇上嘉許，晉京覲見，接受表揚。陞辭時，除了每軍准二十石之例賞外，陳淮等又得加賜鈔六十錠、衣一襲、綵幣表裏各一；每軍賜鈔五錠、絹二尺、布二尺、衣、鞋各一。各賜道里費鈔二十錠。不但如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與自用¹⁸⁶。戶部也奉命詳定賞例爲：

餘糧三十石以上者，賞鈔六錠；二十五石者，五錠；二十石者，四錠；十五石者，三錠；十四石以下不賞¹⁸⁷。

這是一件對天下軍屯，令人很振奮的獎勵辦法。管屯的陳淮等不論精神上或物質上都得到實質的滿足；相對的，成祖此舉也激勵了屯務與邊儲的求進。不過，種樣田者，每歲終赴京考較所收多寡以定賞罰，難免有路途遙遠，「更兩歲始至京」的情狀產生。這時即令所收當賞，然違令過期，難免要治罪。戶部後來引用種樣田官軍之言奏陳之後，成祖於四月壬戌日提及，諭令：

收多者當賞其勤，違令者當責其慢。可通計兩歲所收之數，官、軍並賞之；若慢令不至，非軍所得專，惟坐其官¹⁸⁸。

永樂三年三月中，成祖曾體念到士卒營困而對罰例減輕，諭令三年後再依例考較，如今已到期，戶部爲了執行而奏陳曰：

182 同註九一，卷二七，頁四 a，p. 497。

183 同上，卷三八，頁一 b，p. 640。

184 同上，頁四 b，p. 646。

185 同上，卷四十，頁三 b，p. 666。

186 同上，卷三六，頁二 a，p. 622，永樂二年，十一月壬寅條。

187 同上。

188 同上，卷五三，頁一 a，p. 789。

舊定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繼蒙聖諭以田新開墾，所收不能及數，於罰例減輕，期三年後依紅牌例考較，今已及期，當舉行之¹⁸⁹。

然成祖此時仍在猶豫，終也因軍屯艱困，仍寬限之，論文曰：

屯田固重務，若徵收過重，人亦不能堪，仍從輕例¹⁹⁰。

興辦軍屯之後，軍人免不了陞調、換防，但所負責的田地往往滋生弊端，永樂九年六月甲寅，北京刑部尚書朱濬等為此提出整頓軍屯田地的奏議，指出：

順天、保定、永平等府初置各衛官軍屯種，人給地五十畝，後有陞調改撥等項事故去者，其地悉為見在官軍占據或借賃人種，分收子粒。今發至種田民及上林苑監遷民無地給種，宜令所司勘覈陞調事故，詳所遺田地給與耕種，如例起科¹⁹¹。

成祖處理軍屯，本着戍守與屯田兼相顧的原則；然邊將往往以戍守為重，故往往因公事妨耕，在所難免。永樂九年九月有屯種軍人，因往京操練而踰年至秋才回本衛，當然就誤屯種之工作；然本衛管屯官却責徵子粒。軍士受窘只好擊鼓聲聞，上陳因公事妨耕，而本衛官不聽告訴。成祖因為此事，於壬午日召衛官責問，始知其中層層追索的內幕。原來衛官最初曾向都督府報告，但都督府必欲追納，以至於如此。成祖傳都督府經歷詰問：

五穀必種而後有穫，豈若汀燕溪苻，不藉人力自生自成乎？且一人豈當有兩役？¹⁹²

經歷無法作答，成祖愠怒，以此輩不恤軍士，為朝廷歛怨，命刑部臣治之如律，同時命令戶部：凡屯田軍以公事妨農務，悉免徵子粒，著為令¹⁹³。

永樂二年制定，三年更定的屯田賞罰例，令天下衛所依分數下屯，歲終考較其所入多寡以定賞罰，如切實按例而行，則屯務將日有進展；奈何兼顧其他的因數太多，諭旨往往寬減，以致徒法不克自行，成祖也體會到，因此對北京行在戶部提及：

比歲慮地利不齊，姑從減輕例，而人心遂爾因循怠惰；今年但是成熟之地，仍依紅牌所定則例比較，其被水旱災傷者，從減之輕例¹⁹⁴。

經過數載的經理，最重要的還是有太祖的成規可依據，而又因時因地的通變，

189 同上，卷八二，頁五a，p. 1101。

190 同上。

191 同上，卷一一六，頁四b，p. 1482。

192 同上，卷一一九，頁四b，p. 1510。

193 同上。

194 同上，卷一四四，頁一b，p. 1710。

以致永樂之紀的軍屯擴展到了：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甸，極於交趾。中原則大河南北，在在興屯矣！¹⁹⁵

乙、成祖徙民實北京

以鹽法來開中，達致軍餉的供應與儲備；對災飢之民救濟性的措施，紓解當時北京及所屬的困境，復甦的層次會逐漸的提高。然在全面性與北方全民的比例下，軍人所佔的人口畢竟有它的上限。但北方的軍心因餉足、儲備够而安，而北方亦因此穩定，逐步復員。戰後的重建，首先要地方安定；恢復秩序，則非賴軍隊維護不可，軍隊固然是戰鬥體，中鹽之外的軍屯，是直接解決軍餉的方法，而且問題也單純得多。

與軍隊相比，人民的情況就來得複雜。救濟性的措施對之，貴能因時、因地制宜。其實真正解決之道，還是對生產之能力的扶植，一旦農村經濟得以復甦，站得穩，以至繁榮，則再多的困難自然會如水到渠成的迎刃而解。從明初歷史發展的里程來觀察，成祖的篡位是象徵一個新的局面，也是一個新時代的出現。政治權力中心北移的龐大計劃正在醞釀、籌劃與落實的進行。北方的客觀條件漸次成熟，除了前面所述的諸項措施之外，移民實北京及所屬，也是在政策之內。

明初太祖移民實南京¹⁹⁶，與濠州¹⁹⁷的措施，有過相當的績效。太祖是出身農民階層的破落戶，移富民的措施，正面的理由當然是繁榮京師——南京，負面的却是削弱富戶對其政權形成的威脅。太祖自詡出身與漢高祖同，事事模仿漢高¹⁹⁸；實則漢高的作法也無非做法秦始皇，史載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傑十二萬戶於咸陽。陳夢雷以之為：後世起天下富民填實京師之始¹⁹⁹。高祖八年，徙齊、楚大族豪傑于關中，建議者乃齊人劉（婁）敬。漢高都關中所面臨的困難莫過於匈奴與大族兩項。匈奴之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至。再者，關中民少，東方有勢家大族，一旦有變，不得高枕而臥，因此主張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帥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

¹⁹⁵ 同註十一，頁九，p. 816。

¹⁹⁶ 同註三，卷九，頁七二一；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寅，上諭廷臣曰：漢高祖徙豪富于關中，朕初不然之，今思京師天下根本，亦欲令富民居焉。遂徙五千三百戶。

¹⁹⁷ 同註十一，卷七七，頁三，p. 813：明初嘗徙蘇、松、嘉、湖、杭民之無田者四千餘戶，往耕臨濠。給牛種、車糧，以資遣之，三年不征其稅；後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亦見於明朝小史，一之四十二：（洪武）七年，以濠州鄉里之地，兵革之後，人少田荒，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于濠州，命官監督，給與牛種，使之開墾，永為已業。

¹⁹⁸ 同上，頁四，p. 813。

¹⁹⁹ 同註八三，p. 442。

及豪傑、名家居於關中，凡十餘萬口²⁰⁰。明太祖固然對沈三秀勞軍、築南京城牆有所妒忌，對江南一帶的富戶又何嘗放心？²⁰¹孫承澤撰述成祖移民實京之措施，只提到富民方面的²⁰²，忽略了貧戶。富戶實北京猶如玫瑰花，倘無綠葉來扶持，却難以烘托。人類社會是羣體性的，有消費者而無生產者；有勞心者而無勞力者，將不成其為社會。因此，各階層，各行業的存在乃自然的互生互長。成祖橫加干與，已損傷社會發展的法則，有揠苗助長的意味，根本不厚實；所以永樂初年的富民實北京，沒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客觀的條件，其成熟需要假以時日，這就是為何非要到永樂十九年才達成以北京為帝都的原因。

成祖徙民實北京及所屬之舉，倘以文字為準，可類分為貧戶與富戶，彙集之後，按時間先後，可排比如后：

一、貧戶方面：

(1)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戶部遣官覈實山西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各府州縣，仍戶給鈔，使置牛具、子種；五年後徵其稅²⁰³。

(2)永樂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²⁰⁴。

上列的兩項記錄，其實是一件事體，在處理上的兩個層次，其間由覈實的紙上作業至徙遷的行動，所費的時日足足兩載。反映出牧民之舉異常艱難。再說，能徙之，不一定能安之。陳夢雷記錄漢高徙齊、楚大族、豪傑、名家等等於關中後，提出「實」的涵義，具有發人深省的見解，其文曰：

按徙民以實京師，必使其衣食用度無不如意。亡其家之徙也，然後賴其用；不然養生送死，力有不贍，方且憂思怨恨之無已，日有逃亡而已。雖有之，亦如無焉！何名之為「實」哉？必也寬之以力役，優之以恩澤，凡有征斂科

²⁰⁰ 同上。

²⁰¹ 聖君初政記，頁四：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對曰，以田賦較之，惟浙江多富室，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五百四十四戶；而歲輸五十萬有奇。上曰：富民多豪強，故民受其害，宜召之來，朕時勉諭之……，頁五：十三年，戶部覈實天下土田，惟兩浙富民畏。避衛，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腳；詭久之，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亦見於明通鑑，卷十，頁四八八：上德元末豪強併弱，立法之初，多在貧而抑富，至是命戶部籍浙江等布政司及應天十八府、州富民凡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悉徙之。

²⁰² 天府廣記，頁5：永樂元年，八月，遷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郡富民實北京。

²⁰³ 同註九一，卷十二下，頁四a，p. 217；亦見於明通鑑，卷十三，頁六〇九，惟太簡略。

²⁰⁴ 同上，卷三四，頁四b，p. 604；亦見於明通鑑，卷十四，頁六四三；明紀，卷第八，頁八二；國權，卷十三，頁九四一；明史，卷六，頁三，p. 87：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

賦，視民爲減省焉！²⁰⁵

其後徙民實北京的措施，也是由同一地區的，即

(3)永樂三年九月丁巳，徙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民萬戶實北京²⁰⁶。按此記載與前面(2)所述的地方與戶數相同，時間距離不過一載。綜計之，移山西之貧民實京師合共兩萬戶。第一批的萬戶是經過兩年的作業流程始遷徙去的，第二批的萬戶因有了實務的經驗與準備，所費時日減少。

(4)永樂五年五月乙卯，徙平陽、澤、潞、登萊民五千戶實上林苑²⁰⁷。北京漸次擴充，各方面的設置需求人力、物力。按南京上林苑已有規範，則此爲北京者。五千戶實上林苑、合乎當時之需。

(5)永樂七年六月庚午，徙青州等貧民於冀州八百餘戶²⁰⁸。

倘以八百戶與山西徙民兩次的萬戶來比較，數字上相差太遠了，北京在冀州範圍之內，青州與冀州之距離北京遠比山西近得太多。無疑的，這是小規模的徙民，實北京的外圍州縣而已。

成祖徙山西之貧民實北京兩萬戶後，即此而後不再見于史乘²⁰⁹。

二、富戶方面：

(1)永樂元年八月甲戌，簡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實北京²¹⁰。

誠如所知，隋以後中國的經濟中心南移，蘇州、松江一帶田土肥沃，生產富饒。洪武年間就已知名，有紀錄可尋。沈文所提及蘇、浙兩地的富戶，以輸糧之多寡定其高低，計：

以田賦較之，惟浙江多富室；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戶者，四百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五百四十四戶，而歲輸至五十萬有奇²¹¹。

終成祖之統治期間，富戶實北京之舉，僅此一次而已。由蘇、浙至北京，路程迢迢

205 同註九二，p. 442。

206 同註九一，卷四六，頁三b，p. 714；亦見於國權，卷十三，頁九五九；明紀，卷第八，頁八三；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明通鑑，卷十四，頁六四九；明史，卷六，頁四，p. 87。

207 同註三，卷十四，頁九八九。

208 同上，頁一〇二四。

209 同註十一，卷七七，頁四，p. 813；成祖襲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自是以後，移徙者鮮矣！

210 同註九一，卷二二，頁六a，p. 415；亦見於明紀，卷第八，頁八〇；明史，卷六，頁二，p. 86；明通鑑，卷十四，頁六二五與太宗實錄有簡（徙）九布政司（省）之差異或誤。

211 同註二〇一。

千里，雖則富，然民勞則一。至於國家與人民是否兩蒙其利，抑或有鑑於其父皇徙富民之舉措，事久弊生，遂為厲階，均有待考究者。再者，永樂初被徙之富民或受強制，以有涉及政治上同情惠帝者，亦至有可能；況當時雖已陞格為北京，而政治權力中心仍在南京。

無論貧戶或富戶，徙民實北京之措施並不始於成祖。在洪武三年，徐達克北平之後，本來要率兵窮追元主的，却為太祖阻止，命令固守北平，防其殘餘勢力的侵軼。翌年，徐達率盛熙等部將在北平練兵馬，修城池，同時徙山後軍民實諸衛府，置二百五十四屯，墾田一千三百餘頃²¹²。邊防的作用似乎大於其他。至論成祖徙民實北京，初時似未表明何種用意，只是實之富戶則消費的階層加多，實之貧戶則厚植生產力，以期相輔相存達臻繁榮，其實是促進遷都的客觀條件提升的作法之一端也。

丙、罪囚挈家赴北平種田

成祖為了北平，乃至北方的繁榮，毅然進一步的變動司法的執行方式，把罪囚與被貶謫的官員，在有條件的制限下，令挈家遷至北平種田，以勞役贖洗其因犯法而被國家司法機構所加諸的懲罰。這種措施在漢、唐時已採行過，雖非空前，但在當時為了北平軍餉不繼，儲備不足之下，是很具有實用性的，不過也難免有冒險的成分。靖難戰爭後的幽、冀，未來的北直隸所屬，如果整個區域的農村經濟因他們的種田促致了部分的繁榮，應該是一樁頗有價值的投資。

唐啓宇談到犯屯的性質時說：

罪犯可以為強迫之移殖，罪犯以罪過徙補邊屯，每以政府之詔令行之，屬諸強迫行動，益以增戶實邊為對象者也²¹³。

罪犯原本也是民人，至於犯罪的原因甚多。以成祖篡位發動的靖難戰爭，當時支持建文帝的臣民，戰後都難免被裁或被列為政治異己份子。永樂初年，成祖御用的大特務陳瑛與紀綱，他們羅織與戕害忠良的劣行昭彰，簡直罄竹難書。當事人被殺被劓之外，家屬宗黨被株連，發配為奴，放逐邊荒屯戍的所在多有。

此外因忠信而見謗疑的，直言敢諫而罹禍，或者放僻邪侈而陷繯綫，以至於殺人放火，江洋大盜種種，一旦被捕，謫戍也不免。

政治性的罪犯不乏是原有經濟抱負的能臣或幹吏，不幸因思想或意識之差異而

212 同註十一，卷一二五，頁七，p. 1427；按同書，卷七七，頁三，p. 813。載：所徙山後民為三萬五千八百餘戶。

213 歷代屯墾研究，頁一八〇。

被貶謫。此輩屯戍邊地，不但有助於屯耕、糧儲之增植，且能興教化於邊區，如明武宗時的王陽明，近代之林則徐可為明證。林文忠公甚至在新疆創行坎井之法，至今青史留名，嘉惠邊區人民。

至於冥頑不靈、劣性難改者則非但有害屯戍，洵且挑起邊地之民族與地方的惡感，則害莫大焉！故事先的作業必須慎重選拔，施加教育與訓導，否則其引發之罪戾行為將伊於胡底？相對的，倘設此輩頑凶一旦洗心革面，甘心勞役以贖洗所加之罪刑，則實邊增植，反而成為一股力量，不啻晉代之周處重現也。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成祖所縈懷於心的北平，其地軍糧困乏，想以獄囚輸米贖罪以供給北平之需，在此同時也省却餽運之勞；於是令法司官員研議。甲子日法司把所議的結果遞呈，得到皇帝俞允施行，當時的決議制定的條例是：

一、（甲）十惡人命強盜不贖；（乙）答罪不贖。

二、雜犯准以米來贖。

| 罪 | 刑 | 類 | 別 | 贖 | 米 | 數 |
|---|---|---|-----|---|-----|---|
| 死 | | | 罪 | 六 | 十 | 石 |
| 流 | 罪 | 一 | 等 | 四 | 十 | 石 |
| | | 二 | 等 | 四 | 十 | 石 |
| | | 三 | 等 | 四 | 十 | 石 |
| 徒 | 罪 | 一 | 年 | 十 | | 石 |
| | | 一 | 年 半 | 十 | 三 | 石 |
| | | 二 | 年 半 | 十 | 六 | 石 |
| | | 二 | 年 半 | 二 | 十 | 石 |
| | | 三 | 年 | 二 | 十 五 | 石 |
| 杖 | 罪 | 六 | 十 | 四 | | 石 |
| | | 七 | 十 | 四 | 石 五 | 斗 |
| | | 八 | 十 | 五 | | 石 |
| | | 九 | 十 | 五 | 石 五 | 斗 |
| | | 一 | 百 | 六 | | 石 |

資料來源：太宗實錄卷十一，頁五a，p. 183。

到了九月，以獄囚輸米贖罪的辦法遭遇到實質的困難。主要是戰後的整個農村經濟尚未復元，國家在休養生息之中。囚犯本人或家屬不見得普遍富裕，倘強制而行，無異致囚速死，則原來實施的宗旨，恰得其負面的作用，甲午日，成祖又對都察院臣提起，其辦法改為赴北平種田，成祖說：

近聞有貧不能致米者，往往憂蹙死期，欲生之乃速之死，非朕本意。自今凡

人命十惡死罪，強盜傷人者，依律處決，其餘死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平種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後，錄為良民；其徒罪令煎鹽，杖罪輸役如故。自願納米贖罪者聽；仍選徒罪以下罷黜官，假以職名，俾督民耕種。三年有成績實授，無成仍坐原罪²¹⁴。

九月乙巳，成祖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處民之罪徙者²¹⁵。

永樂元年六月庚戌，戶部致仕尚書王鈍對罪囚分配到北平種田的問題，提出他的看法，因而上奏曰：

種田囚人若照籍貫分定地方，則有多寡不同，難於編甲；今宜不分籍貫於保定、真定、順天等府所屬州縣，挨程安置，先近後遠，庶幾聚樂易成，屯種有效。²¹⁶

八年己巳，定罪囚北京為民種田例²¹⁷。

這項條例制定的緣起是刑部尚書鄭賜、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的奏議。他們提到北京、永平、遵化等處壤地肥沃，人民稀少，今後有犯者，令於彼耕戍；同時他們也認為罪犯涉歷辛苦，將頓挫奸頑，庶幾良善獲安，詞訟簡息²¹⁸。

所提出罪囚的界別，與外地發往北京的辦法，如：

- 一、凡徒流罪除樂工、灶匠、拘役老幼殘疾收贖，其餘有犯俱免杖，編成里甲，並妻、子發北京、永平等府州縣為民種田，定立年限，納糧當差。
- 二、杖罪除官吏不該罷職役者，及民單丁有田糧者，依律科斷，餘皆如之。
- 三、河南、山東、陝西、山西、江北、直隸府州縣，就彼發遣北京刑部。
- 四、浙江、江西、廣東、福建、湖廣、四川及江南直隸府州縣，除土官地方外，其餘皆解戶部，定撥發遣。

成祖對他們所擬具的辦法頗表贊同，但也稍加補充。他下令：命犯杖罪者，其牛具、種籽皆給值，三年復如民田例科差。但禮部仍得會官議其值之多寡以聞²¹⁹。

禮部會議之後，對於各地罪囚的編排、道里費，作成了決定，如：

- 一、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布政司，就本部政司編成里甲，應給鈔者，人給鈔三百貫，編成一甲、二甲，即先發遣，每甲先買牛頭，有自能多買者，聽！

214 同註九一，卷十二下，頁二b三a，pp. 214~5。

215 同上，頁七a，p. 223。

216 同上，卷二一，頁一a，p. 377。

217 同上，頁四b，p. 412。

218 同上，頁四b五a，pp. 412~3。

219 同上。

二、浙江六布政司及直隸府州俱送戶部，如前編甲，給鈔發遣²²⁰。

土地的分配，如：

一、先於順天府所屬州縣內，人撥荒閒秋夏田地共五十畝，有力自願多耕者，聽！

二、永平諸處以次定撥。

三、事故者不追補，其軍戶有犯者，每一名存留二丁聽補軍役，止依律科斷；三丁以上者依例發遣種田，其當軍戶者，皆此數存之。

四、監生生員已有定例，吏典有雜犯者，在京准工，在外科決畢，皆復役北京。所屬有犯，止依律科斷²²¹。

世子高熾奉命守北京城，永樂元年十一月戊戌日，成祖有書信諭其子，提到罪囚種田北京的原因，由此可以理解到北京軍糧的艱困，文中曰：

朕念北京兵燹以來，人民流亡，田地荒蕪，故法司所論有罪之人，曲垂寬宥，悉發北京境內屯種，希望數年之後，可以助給邊儲，省餽運之勞，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²²²。

成祖完全同意禮部編排與分配的建議，但是實際上的作業，從紙上到實地執行，其間公文往來各布政司，由編甲以迄發配，往往受到各種情況的阻滯，造致囚犯枉死之事件。巡按北京監察御史周新洞察及此，上陳曰：

北京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蒙恩免罪就發北京人少處爲民種田，公私兩便；然監候詳擬，往復數月，饑窘憂愁，多死獄中。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所犯徒流者，悉從北京行部或監察御史，詳擬允當，就發種田，則下無淹禁之患，而上不負寬恤之恩²²³。

誠然是很有實務經驗的說法。原來政府爲民設想的一番德意，因爲中間經過官府的層層批擬，難免遲滯；尤可憫的，囚犯受到文牘之害致死，死者本人矇然不知公文之滯阻，而爲官者尙言之有理，冤莫大於此。再者，北京之囚犯尙且如此，北京之外各地發配至北京種田的，豈非更可哀憫嗎？

成祖對周新的奏言覺得有見地，下諭都察院臣曰：御史言是，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收贖²²⁴。

220 同上。

221 同上。

222 同上，卷二五，頁五b，p. 458。

223 同上，卷三一，頁一a，p. 555。

224 同上。

七月己未，有徒廢黜吏四百六十二人北京爲民種田，人給鈔八十錠置耕具²²⁵。

永樂三年七月壬寅，戶部尙書郁新對洪武三十五年八月甲子日所定的囚犯輸米罪之條例有所建議，認爲宜提高其數量。最具建設性的意見是責成在京倉輸納，其奏言爲：

官民雜犯死罪以下，舊令於北京納米贖罪，今議莫若量增其米，聽于「京倉」輸納爲便²²⁶。列表說明如下：

| 罪 刑 類 別 | | | | 贖 米 數 | | | |
|---------|---|---|------|-------|---|---|---|
| 死 罪 | | | | 百 | 一 | 十 | 石 |
| 流 | 罪 | 一 | 等 | 八 | 十 | | 石 |
| | | 二 | 等 | 八 | 十 | | 石 |
| | | 三 | 等 | 八 | 十 | | 石 |
| 加 | 役 | 者 | | 九 | 十 | | 石 |
| | | | | | | | |
| 徒 | 罪 | 一 | 年 | 三 | 十 | | 石 |
| | | 一 | 年 | 三 | 十 | 五 | 石 |
| | | 二 | 年並遷徒 | 三 | 十 | 五 | 石 |
| | | 二 | 年 | 四 | 十 | | 石 |
| | | 三 | 年 | 五 | 十 | | 石 |
| 杖 | 罪 | 六 | 十 | 二 | 十 | | 石 |
| | | 七 | 十 | 二 | 十 | | 石 |
| | | 八 | 十 | 二 | 十 | | 石 |
| | | 九 | 十 | 二 | 十 | 五 | 石 |
| | | 一 | 百 | 二 | 十 | 五 | 石 |
| 笞 罪 | | | | 十 | | | 石 |

與前表相較，米的數量提升了不少，就其數量而計，如：

1. 死罪，提升了五十石。
2. 流罪，提升了四十石。
3. 徒罪，一年：提升了二十石。
 一年半：二十二石。
 二年：二十九石。
 二年半：三十石。
 三年：三十石。

225 同上，卷三三，頁三 a，p. 579。

226 同上，卷四四，頁二 a，p. 691。

4. 杖罪，六十：提升了十六石。

七十：十五石五斗。

八十：十五石。

九十：十四石五斗。

一百：十九石。

5. 笞罪，（前表無），十石。

七月辛亥，工部尚書宋禮言燕山右衛吏趙成來告，那些犯笞罪者無力准工，自願北京爲民種田。成祖命戶部依例給牛具、種子，自今有犯笞罪無力准工，悉如之²²⁷。按宋禮在成祖統治時期，負責採木與河工等大工程，無力准工者，似不勝任採木與河工之艱辛。在此同時，成祖也有勅令杖罪八十以上即時發遣，七十以下放回鄉里，備贖自請屯所²²⁸。

十二月乙酉，都察院奉命詳定原議笞杖徒流罪的條例，斟酌適中以後陳奏。結果議決徒流罪發充恩軍者，於北京爲民種田²²⁹，成祖接受。

永樂五年十月己丑，成祖對死囚發配南方戍守的，因氣候之不能適應而致死的很多，宜改發北京，於是對刑部尚書呂震等諭曰：

前所奏死囚服已，赦之，從南北風土所宜發戍邊衛；近聞戍南邊者多冒瘴癘死，其改發北京郡縣種田，庶全活之，已發遣者追還²³⁰。

永樂六年六月辛巳，成祖命禮部發文中外，凡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冒爲僧者，並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輪作畢，就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²³¹。

自罪囚北京種田的政策執行後，成祖曾勅諭戶部，以他們是謫徙北京爲民及充軍屯種的犯人，初至種田即責其賦役，必不能堪，宜議商寬處之。永樂九年十一月乙未，戶部提出的決議爲：

自願北京爲民及免杖而徙者，五年勿事；免徒流而徙者，三年勿事；充軍屯田者，一年後復徵其租²³²。

成祖接受戶部之議，他也稍事改動了一些細節，如：

充軍屯田者，命二年後復徵租，仍然命令戶部戒飭郡縣，務崇寬卹，毋事虛

227 同上，頁五b，p. 698。

228 同上。

229 同上，卷四九，頁三b，p. 742。

230 同上，卷七二，頁一b，p. 1002。

231 同上，卷八十，頁一b，p. 1066。

232 同上，卷一二〇，頁一b，p. 1514。

文²³³。

永樂十年正月壬子，成祖以奸民好訟，乃因無恒產，而北京尚多閒田，所以諭令法司，有下列情形者，加以處理，如：

凡越訴雖得實，而據律當笞者，免其罪，令挈妻、子徙北京、良鄉、涿州、昌平、武清爲民，授田耕種，依自願爲民種田例，給路費，三年始供租調。

誣告犯徒流笞杖者亦免罪，挈妻、子徙盧龍、山海、永平、小興州爲民種田，不給路費，一年始租調。

其誣告十惡及機密重事，不在此例²³⁴。

隆慶爲古縉雲氏所都之地，金置爲縉山縣，元仁宗生于縣東，改爲龍慶州。明初移其民入關內，州遂廢。永樂十二年三月丁丑，設隆慶州，並永寧縣隸北京行部。成祖以其當要衝，而土宜稼穡，改爲隆慶州。又於州東團山下設永寧縣，隸焉。成祖以有罪當遷謫者，實之²³⁵。

因永樂七、八兩年曾對北虜本雅失里用兵，馬匹缺乏。十三年，成祖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與行在太僕寺卿楊砥，設法使北京論戶養馬。其間因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如何均分。方賓等商議以丁計爲均，請求：

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但是遷發爲民，種田北京的則不以丁計，制定七戶養一馬²³⁶。

發配或自願往北京種田的罪囚，從永樂初年即開始，經政府多年輔導，三、五年後按例即要交租納糧；永樂十三年，又制定七戶養一馬，表面上倘以爲增加了人民的負擔，似也言之成理；然從另一角度來觀察，則又何嘗不是民力漸足，政府才作如是的加派。

唐啓宇談到犯屯時，提到罪犯身陷囹圄，苦無自新之路，體魄日以廢弛，精神日以頹唐。倘移殖於新環境俾其自贖，有免罪立功之前程，有墾地升科後入籍爲民之希望，宜可努力於墾種之工作也²³⁷。

以罪囚種田北京，一旦農村經濟繁榮，則成祖遷都客觀條件的促進，無疑的將邁進一大步。

233 同上。

234 同上，卷一二四，頁四b，p. 1562。

235 同上，卷一四九，頁一b，p. 1736。

236 同上，卷一七一，頁一a，p. 1903。

237 同註二一三，頁一八一。

六、漕糧轉輸的嬗變

明太建都金陵，經濟的因素遠勝其他。成祖永樂元年，北平陞格為京的措施，雖明示兩京之制，其實有政治權力中心北移之意。當時配合北移的客觀條件尚一無開展。但是歸納成祖諸種措施的走向，仔細的觀察下，隱然朝着既定的一個方向，即而今所提的漕運亦如是。漕運不啻是後來北平為帝都的生命線。王在晉的通漕敘言提到：

國家奠鼎幽、燕，京都百億萬口，抱空腹以待飽于江、淮灌輸之粟，一日不得則饑，三日不得則不知其所為命？是東南者，天下之敖倉，而東南之灌輸，西北所寄命焉者。主人擁堂奧而居，而倉困迺越江陰湖以希食於間關四千里外，則國之緊關命脈，全在轉運²³⁸。

成祖登位後，初期不得不將就而承襲其父皇，所謂國初猶仍元舊之法使用海運紓解北方遼東與北平的軍饑。因太祖實施軍屯達到邊儲的目的後，便不講求海濤險惡的海運了，成祖不得不求濟一時之亟。當然，河運的疏濬與開鑿或立壩、牯等問題，也未嘗忽視。及會通河鑿通，漕糧大幅度增加，則客觀的條件已臻相當的水平，北京為京師的問題不少因迎刃而解決。

前面所引謝肇淛之文，提到成祖建北京為帝都，地理形勢的優點殊多，唯一不利之處莫過於漕運的問題。其實元代以北平為大都，末年時就遭遇到漕糧不繼的困境。元季羣雄割據，河運淤塞，海運除了風險沉船漂米²³⁹之外，尚有糧源不繼之虞。當時方國珍、張士誠、陳友定之輩，往往利用漕糧作為政治要索的籌碼。要索得逞則偶而輸送，否則即立刻杯葛²⁴⁰。元季之不幸²⁴¹，主因是中國的東南為羣雄所佔，已非元有，糧源自然無法控制或掌握。

明初太祖對東北遼東的軍饑，歷年以來均由海運處理²⁴²。成祖即位後，以海運

238 皇明世法錄，卷五四，頁一：黎陽王在晉，通漕敘言，國家奠鼎幽燕，京都百億萬口，抱空腹以待飽于江淮灌輸之粟，一日不得則饑，三日不得則不知其所為命。是東南者，天下之敖倉，而東南之灌輸，西北所寄命焉者。主人擁堂奧而居，而倉困迺越江陰湖以希食於間關四千里外，則國之緊關命脈，全在轉一也。

239 同上，頁四，至元二十八年，漂米二十四萬石五千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有奇。其隨船汨沒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

240 通漕類編，卷九，頁九b十a，pp. 738~9：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據浙西之地，雖繁以好爵，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

241 同註二三九。

242 同註二四〇，卷二，頁一b二a，pp. 142~5：洪武二年，令戶部于蘇州太倉儲糧二千萬石以備海運供給遼東。五年，命海運以餉遼，歲七十萬石……十三年，海運糧七十萬石于遼東。二十二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以給遼東官軍，所謂海運者是也。蓋是時上以餉遼而已。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于遼東。

軍餉至遼東與北平。北平陞格後與當年只是藩封之地迥然不同，繁榮北京及其所屬雖非一蹴即至，但也必得加強發展。漕運中的河道也因為北京為帝都，所擔負的使命與輸送量與昔不同，因為不只是餉邊而已。在需求與擴大之下，往往稽古參酌，則發現困頓的癥結所在，積極處理之下，乃有數變。終明之世的漕運凡五變：一曰海運、二曰海陸兼運、三曰支運、四曰兌運、五曰改兌。本節所研討的範圍，只就成祖一朝的發展而已。

永樂初年，蘇、松、浙江諸地歲糧都輸納至太倉，即平江劉家港，元人海運開洋之處，裝上海船運往直沽。元時海道歷經數變，如：

一、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通州海門縣黃連沙嘴、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抵淮安路鹽城縣，歷海寧府、東海縣；又經密州、膠州界於靈山洋投東北行。路多淺沙，旬月始抵成山。計自上海至直沽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

二、自劉家港出楊子江開洋，落潮東北，離萬里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轉成山，西行過劉家島入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至直沽。其道差直。

三、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直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入沙門，放萊州大洋至直沽。如遇風順，由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月而已，其道徑便²⁴³。

成祖因北京的百官衛士仰需江南，議立法時，也有鑑于前元的海道，順風也要旬月（十個月）始抵步，萬一沉船漂米，豈非斷絕？所以分派為二道，即：

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由白河運之通州，謂之海運；一由江入淮、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薊州，謂之河運²⁴⁴。

成祖時所取應以「其道徑便」的第三道，如以第一道的里數除以旬月，則每月按理要走一、三三五里，則每日只走四四·一里。當然，這是按常態而言，海上氣候瞬息萬變，風向逆順不定，只能作如是觀。就漕運見於諸書記載及其相關事態，可按年份撮其要如下：

（一）永樂元年

（1）三月戊子，命平江的陳瑄及前軍都督僉事宣信，俱充總兵官，各率舟師海運糧餉，瑄往遼東，信往北京²⁴⁵。

243 同註二四〇，頁二八b二九a，pp. 776~8。

244 同上，卷二，頁一a，p. 123。

245 同註九一，卷十八，頁五a，p. 327；亦見於國權，卷十三，頁八九八。

陳鶴的記載對此有所補充，記曰：三月……北方軍儲不足，戊子，命陳瑄及都督僉事宣信充總兵官，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饒遼東、北京，遂建百萬倉於直沽城、天津衛²⁴⁶。

谷應泰的記載由太祖時的海運引伸出來，如：洪武中、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俱以海運功封，歲運糧七十萬石，止給遼左一方；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充總兵官，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²⁴⁷。

(2)五月辛巳，命福建作「海舟」百三十七艘²⁴⁸。

按鄭和奉派下西洋，首次是永樂三年六月，則是兩年以後的事，所乘者為「寶船」，則此海舟以撥交海運糧的成份為大。元末陳友定據八閩拒抗朱元璋，效忠元室，曾海艚北京者屢；又洪武中海運糧者均海舟。

(3)十月辛酉，命湖廣、浙江、江西改造海運船一百八十八艘²⁴⁹。

(4)十一月庚辰，命右軍都督府僉事陳俊等，督運淮安、儀真等倉糧百五十七萬六千二百石有奇，赴陽武轉輸北京²⁵⁰。

按陳俊督運之前，有過一番研議。成祖採用戶部尚書郁新之議。其實在郁新之前，有軍士獻言，但不被接納，許是人微言輕之故。陳鶴記述其事：先是瀋陽軍士唐順言，衛河源出河南，至天津入海，南距黃河，陸路才五十里。若開衛河，而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運糧饒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命廷臣議，未行。已而郁新言，自淮抵河，淺灘跌坡，運舟艱阻，請別用淺船載三百石者，自淮河、沙河運至陳州潁谿口跌坡下，復用淺船載二百石者，運至跌坡上，別用大船運入黃河，至八柳樹諸處，令河南車夫，陸運入衛河²⁵¹。

就字面上來瞭解，郁新之議，以淺船載三百石轉載二百石的，又轉大船，光是「轉」，就費不少功夫，可見非常不便之法。

這是海道、河陸兼用道的兩條餽運線的記錄²⁵²，按漕運之五變，太祖時為海

246 同註十，頁七九；亦見於明史，卷八六，頁十二，p. 294；卷一五三，頁五，p. 1652。

247 同註一，卷二四，頁二四。

248 同註三，卷十三，頁九〇二。

249 同註九一，卷二四，頁六b，p. 442。

250 同上，卷二五，頁二a，p. 451；亦見於明通鑑，卷十四，頁六三三：是多，命都督僉事陳俊運淮安、儀真倉糧百五十萬餘石赴陽武，由衛河轉輸北京，悉如新言，時以為便。

251 同註十卷第八，頁八一。按唐順之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四，頁二四所記略異。上命廷臣議，俟民力稍甦行之。亦見於明史，卷一五〇，頁一至二，p. 1629，郁新傳；明通鑑，卷十四，頁六三三。

252 同註一〇八，卷十四，頁六三三。

運時期，成祖時發展到海陸運與支運時期。太祖時，東南之漕糧只運往遼東而已²⁵³，永樂初雖亦循海運，但因北京漸次重要，故補海運之不足，重興河漕，及陸運接駁。在當時一般稱為「裏河漕運」，綜其實是基於需要。明武宗時的兵部尚書，世宗時曾督陝西三邊軍務的王瓊（1459～1532），著有，漕河圖志提到：

伏惟我聖朝永樂年間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北並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為十二總，歲糧儲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江北裏河由儀直、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天津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運接續，制統聯絡，便僦運也²⁵⁴。

這是一段很艱辛的糧運工作，宋禮提到時，說：……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歷八遞運所，民苦其勞²⁵⁵。

成祖採行此措施，陳仁錫評之為：變海運之始²⁵⁶。

（二）永樂二年

（1）三月壬寅，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前軍都督僉事宣信充副總兵，帥舟師海運糧儲往北京²⁵⁷。

（2）七月丁巳，命右軍都督府僉軍馬榮率海舟餽運北京²⁵⁸。

海運之漕糧抵直沽以後再轉運，明史海運志曰：海運但抵直沽，別用小船轉運至京，命于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廣儲蓄²⁵⁹。

王在晉記永樂二年的海運糧到直沽後：用三板划船裝運至通州等處交卸，水路攔淺，遲誤海船回還，令于小直沽起蓋蘆囤二百八座，約收糧一十萬四千石。河西務起蓋倉囤一百六十間，約收糧一十四萬五千石，轉運北京²⁶⁰。

（三）永樂三年

253 同註十一，卷八六，頁十二，p. 924：洪武元年、太祖命湯和造海舟餉北征士卒。天下既定，募水工運萊州洋倉粟以給永平。後遼左及迤北數用兵，於是靖海侯吳順、延安侯唐勝宗、航海侯張赫、鮑輝侯朱壽，先後轉遼餉以為常，督江浙邊海衛軍大舟百餘艘運糧數十萬。賜將校以下綺帛、胡椒、蘇木、錢鈔有差，民夫則復其家一年，溺死者厚恤。三十年，以遼地軍贏羨，第令遼軍屯種其地，而罷海運。

254 同註一：七，卷三七，頁十六 ab，pp. 3277～8。

255 同註十一，卷一五三，頁一，p. 1650。

256 同註二三八，卷五四，頁七，p. 1448。

257 同註九一，卷二九，頁一 b，p. 516。

258 同上，卷三三，頁三 a，p. 579；亦見於國輿，卷十三，頁九三七：右軍都督僉事馬榮航海餽運北京。

259 同註十一，卷八六，頁十三，p. 925。

260 同註二四〇，頁十一 b 十二 a，pp. 742～3。

- (1)正月戊午，命右軍都督僉事馬榮率舟師運糧北京²⁶¹。
- (2)二月甲申，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前軍都督僉事宜信充副總兵，帥舟師海道運糧赴北京²⁶²。
- (3)七月庚戌，命平江伯陳瑄於天津城北造露囤千四百所，儲海運糧²⁶³。
- (4)十一月丁酉，命浙江、江西、湖廣改造海運船十有三艘²⁶⁴。

(四)永樂四年

- (1)正月辛酉，命右軍都督僉事馬榮率舟師運糧²⁶⁵。
- (3)十月乙未，命浙江、江西、湖廣及直隸、徽州、安慶、太平、鎮江、蘇州等府衛，造海運船八十八艘²⁶⁶。

成祖調解安南的內爭，遣送返國的陳朝後裔陳天（添）平，入境後被黎季犛伏襲殺害，因此大發雷霆，乃有撻伐安南之舉。閏七月己未，下令征夷將軍朱能率師入安南²⁶⁷。誰知朱將軍於十月戊子軍次於龍州病逝，其職由張輔代掌。又閏七月乙巳，廷臣請求成祖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乃有明年五月興工之詔令，但先遣人採木。

這是兩樁大事。征安南是明初對太祖所謂不征之國南海安南用兵，勞師動衆不在話下，但與海運、河運漕糧的關係不大；至建北京宮殿，則要大興土木，河道除運糧之外，還得要運大木了。

(五)永樂五年

- (1)正月壬戌，命平江伯陳瑄，都督僉事宜信總督海運糧儲²⁶⁸。
- (2)正月辛未，命右軍都督僉事馬榮，參議郭良率河南、山東官軍，運天津及德州倉粟儲通州²⁶⁹。
- (3)七月丁卯，都察院奏海運官軍，其舟被風膠淺淪沒，所運糧米合當進賠，仍治其罪。上曰：海濤險惡，舟膠淺必壞，官軍得免溺死，幸矣！豈當仍治失

261 同註九一，卷三八，頁四a，p. 645。

262 同上，卷三九，頁五a，p. 657；亦見於國權，卷十三，頁九五〇。

263 同上，卷四四，頁五a，p. 697；亦見於國權，卷十三，頁九五六。

264 同上，卷四八，頁二a，p. 731。

265 同上，卷五〇，頁七b，p. 758。

266 同上，卷六〇，頁一b，p. 866。

267 同註十，卷第八，頁八三至四：秋七月辛卯，朱能爲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副之、帥李彬、陳旭等十八將，率兵八十萬，分道討安南。劉備參贊軍務，行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督餉。禮部郎中鄧濟從幕府，司臬記，黃中、呂毅並從軍自贖，帝親送能於龍江。

268 同註九一，卷六三，頁一b，p. 902；亦見於國權，卷十四，頁九八四。

269 同上，頁二b，p. 904。

糧之罪，悉釋不問²⁷⁰。

(4)十月丙申，命廣洋、淮安等衛造海運船九十七艘²⁷¹。

(5)十一月丁巳，命浙江、湖廣、江西改造海運船十六艘²⁷²。

(6)戊辰，時上以淮安、河南漕運皆至通州，特命增設左衛設倉庾以貯所漕運之粟²⁷³。

六月癸未朔，詔告天下，明帝國郡縣了安南。安南的戰爭勝利，證諸史實，使大明帝國泥足深陷，非至宣宗宣德三年頒佈棄交趾，中國無以自拔。然在當時是對外國戰爭的勝利，足以引發國人自豪，而成祖更沾沾自喜²⁷⁴。其實他已一再違背太祖制定的皇明祖訓了。

另一事態，促使成祖更亟於北巡的，莫過於秋七月乙卯徐氏皇后之崩逝。皇后死前，引為終生憾事而嘆的是：恨未獲隨皇帝北巡²⁷⁵。倘已興築宮殿，豈不提前北巡，故無形中加速興築北京宮殿，整漕河，至八月就議設海運都漕運使司²⁷⁶。

(六)永樂六年

(1)正月乙丑，右軍都督僉事馬榮統率舟師運糧往北京²⁷⁷。

(2)二月丁未，命浙江金鄉等衛改造海運船三十三艘²⁷⁸。

(3)二月乙酉，命平江伯陳瑄統率官軍，前軍都督僉事宜信為副，海道運糧赴北京²⁷⁹。

(4)十一月庚戌，命江西、浙江、湖廣及直隸、蘇、松底造海運船五十八艘²⁸⁰。

(5)十二月癸巳，命右軍都督僉事馬榮率舟師運糧詣北京²⁸¹。

馬榮奉命轉漕北京，在年內兩次，相隔十個月而已，成祖明定明年二月北巡，王在晉記永樂六年的海運，曰：令海運船運糧八十萬石于京師，其會通河、衛河以淺河船相兼轉運²⁸¹。

270 同上，卷六九，頁六 a，p. 975。

271 同上，卷七二，頁四 a，p. 1007。

272 同上，卷七三，頁二 a，p. 1015。

273 同上，頁四 b，p. 1020。

274 同註一〇八，卷十五，頁六七二：自唐之亡，交趾淪于蠻服四百餘年，至是復入職方，上大悅，為賦平安南歌。

275 同註十，卷第八，頁八五。筆者按：倘已有宮殿，豈不提前北巡。

276 同註十七，卷五，頁十一 b，p. 166。

277 同註三，卷十四，頁一〇〇〇。

278 同註九一，卷七六，頁三 a，p. 1039。

279 同上，頁三 b，p. 1040；亦見於國權，卷十四，頁一〇〇一。

280 同上，卷八五，頁一 b，p. 1128。

281 同註二四〇，卷九，頁十二 a，p. 745。

(七)永樂七年

(1)正月甲子，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副之，督餽運赴北京²⁸²。

(2)正月丙寅，命都督僉事馬榮率山東、河南官軍衛河餽運²⁸³。

(3)十月壬戌，命江西、湖廣、浙江及蘇州等府衛造海船三十五艘²⁸⁴。

(4)十一月戊寅，命龍虎等衛造海運船九艘²⁸⁵。

(5)十二月丁未，命揚州等衛造海船五艘²⁸⁶。

(6)十二月甲寅，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前軍都督僉事宣信充副總兵，率領舟師海運糧赴北京²⁸⁷。

(7)十二月丙辰，命後軍都督僉事吳庸運德州所儲糧赴北京，命戶部給賜運糧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旗軍鈔如衛河、漕河之例²⁸⁸。

成祖于二月壬午從南京啓行，三月壬戌抵北京。途次三月丙辰，曾敕海運總兵官陳瑄等，漕舟必會安遠伯柳升兵護送，勦倭寇。²⁸⁹抵北京後的壬申日，即有柳升敗倭于青州海中，追至金州白山島而還²⁹⁰的海戰訊息。但是爲策以後的安全，乃有此敕。按青州、金州均瀕渤海之地帶。

倭寇干擾海運已久，爲了北巡，平江伯奉命協助安遠侯柳升清剿。六年十二月辛卯，命安遠侯柳升充總兵官，平江伯陳瑄充副總兵，率舟師緣海巡捕倭寇²⁹¹。因爲未能如皇帝所望，成祖于七年二月辛卯，有勅責備柳升不奮力擒賊，另勅豐城侯李彬、都督費瓚并力勦捕²⁹²。至三月丙辰，又有勅給陳瑄等曰：海運糧舟發時，必會合安遠侯柳升等，令以兵護送，或遇寇至，務協力勦殺，毋致疏虞²⁹³。至壬申，柳升在青州海中靈山遇倭寇，大敗之；會同陳瑄進至金川白山島等處，浙江百戶唐鑑等配合，追倭至朝鮮國義州界無所見才還師²⁹⁴。

七年七月丁酉，又有勅給陳瑄等率海運舟回還，遇倭寇就便勦除，若將士能斬

282 同註九一，卷八七，頁三 a，p. 1155；亦見於國權，卷十四，頁一〇一五。

283 同註三，卷十四，頁一〇一五。

284 同註九一，卷九七，頁四 a，p. 1285。

285 同上，卷九八，頁一 b，p. 1290。

286 同上，卷九九，頁一 a，p. 1295。

287 同上，頁二 a，p. 1297。

288 同上，頁三 a，p. 1299。

289 同註三，卷十四，頁一〇一八。

290 同註十，卷第九，頁八七。

291 同註九一，卷八六，頁五 a，p. 1141。

292 同上，卷八八，頁七 ab，pp. 1173~4。

293 同上，卷八九，頁一 b，p. 1178。

294 同上，頁四 b，p. 1184。

賊首一級者賞銀五十兩，臨敵畏怯者，即斬以徇²⁹⁵。

(八)永樂八年

(1)正月壬辰，濟寧至京師輸運之民，免役一年²⁹⁶。

(2)三月壬申，命湖廣、浙江、江南轉餉北京三百五十萬石²⁹⁷。

(3)八月癸亥，右軍右都督馬榮卒。榮，徐人，襲永清衛所鎮撫。從靖難，有膽略，御下嚴肅，追封景城伯，諡壯武²⁹⁸。

(4)九月丙子，後軍都督僉事吳庸卒于淮安。庸，蕪湖人，始濟南衛百戶，從靖難²⁹⁹。

(5)十二月己未，開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四百五十餘里³⁰⁰。

八、九二月，負責河運、陸運的馬榮、吳庸相繼去世，餽運北京漕糧的工作將會受到人事上的影響，谷應泰記八年的漕運情形時，其文曰：以舊額漕運二百五十萬石不足給國用，特令江、浙、湖南三省各布都官自行督運，共三百萬石有奇³⁰¹。

不可忽略的，去年邱福的大軍十萬人為本雅失里所敗沒，今年的御駕親征，自是國用的一大負擔。

開會通河，象徵支運法的開始。

(九)永樂九年

(1)正月丙戌，命都督費義率舟師運衛輝府所儲粟三十二萬四千四百石赴北京³⁰²。

(2)三月丙戌，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充副總兵，帥舟師海運糧儲赴北京³⁰³。

(3)十月辛丑，命浙江、臨山、觀海、定海、寧波、昌國等衛造海船四十八艘³⁰⁴。

平江伯陳瑄於正月丙戌日與李彬清剿海寇³⁰⁵。海疆除了倭寇之外，又有海寇之

295 同上，卷九四，頁五b，p. 1252。

296 同註三，卷十五，頁一〇三四。

297 同上，頁一〇三八。

298 同上，頁一〇五一。

299 同上，頁一〇五二。

300 同上，頁一〇五五。

301 同註一，卷二四，頁二四。

302 同註九一，卷一二二，頁三b，p. 1434；亦見於國權，卷十五，頁一〇五七。

303 同上，卷一一四，頁七b，p. 1460；亦見於國權，卷十五，頁一〇六一。

304 同上，卷一二〇，頁二b，p. 1516。

305 同註三，卷十五，頁一〇五七。

騷擾。其實倭寇與海寇是一體兩面的。

本年也是漕運劃時代變動的一年。

傅維麟的河漕志對永樂初年的海運與河運陸運漕糧的運道有所評駁，其為文曰：永樂初運道，一由海達直沽，險；一由淮入河，踰陽武入于衛，由衛入白河抵通州，運兼水陸為勞，費艱³⁰⁶。

就傅所言之河運陸運，明史食貨三漕運志記云：成祖初年，納戶部尚書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陳州潁岐口跌坡，別以巨舟入黃河抵八柳樹，車運赴衛河輸北平³⁰⁷。但其中有漏列，即：陳州潁（潁）岐口跌坡「下，用淺船可載一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赴衛河輸北京³⁰⁸。

由淮、黃至衛河，中間由濟寧至臨清的一段，即元代的會通河舊址。按元史記曰：會通河起東昌路須城縣安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於臨清，以逾於御河（衛水）。至元二十六年（公元一二八九年），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源相繼建言，開河置牐，引汶水達舟於御河，以便公私漕販。省遣漕副馬之貞與源等按視地勢，商度工用，於是圖上可開之狀。詔出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百石，鹽五萬斤，以為備直，備器用。徵旁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官忙速兒，禮部尚書張孔孫，兵部尚書李處巽等董其役。首事於是年正月己亥，起于須城安山之西南，止於臨清之御河，其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邇，以節省洩。六月辛亥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賜名曰會通河³⁰⁹。

但是次年即霖雨岸崩，河道淤淺，屢加修濬，易牐以石，一切制度化，要至泰定二年（公元一三二五年）始克竣事。

開闢會通河，完全打通南北運河的航運，使北方的御河，經過會通河，連結汶、泗和江、淮打成一片，這一條新開的河道，長二百五十多里，從東平路須城（今山東東平）安山的西南起，分梁山礮的水源，經過壽張（今山東壽張集）西北到東昌，又西北到臨清，合於御河。於是從北京到杭州，南北運河航道完全打通。這條新開的河道雖然並不算太長，但是平地開河，缺乏水源，完全靠一系列船閘，加以節制³¹⁰。

元會通河的開成，只產生了不太大的效益，誠然始料所不及。丘文莊（濬）提及

306 同註十七，卷六九，頁三，p. 269。

307 同註十一，卷七九，頁一，p. 828。

308 同註二四〇，卷二，頁二b，p. 126。

309 元史，卷六四，頁一六〇八。

310 中國運河史料選輯，頁六四，編者之按語。

：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³¹¹。

洪武二十四年，黃河水暴溢，決於原武、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東面由陳州、項城、太和、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會入於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又由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漫東平之安山，元會通河亦淤³¹²。因此，在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輛，歲久，民因其役³¹³。

永樂初年，輿論常提到開河以便漕運，但是顧慮到靖難戰爭之後的民疾，成祖一直未經加許諾，直至永樂九年，濟寧同知潘叔正針對河、陸運勞民的事態奏陳：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分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也³¹⁴。

成祖因此派遣工部尚書宋禮去巡察，報告極陳疏浚之便，再以天氣和霽，主張宜及時開工，於是乃有本年二月己未正式開會通河之命。夏燮記曰：（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而汶有大、小二河，其會合之處，經寧陽北、峽城西南流百餘里至汶上，其支流曰洸河，亦經峽城西南流三十里，會寧陽諸泉，經濟寧，東與泗水合……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峽城及東平之戴村壩，遏汶水使南無入洸，北不歸海，匯諸泉之水盡出南旺，中分為二道，以四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以為脊，決其水南北水注，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³¹⁵。

當時奉命的，除宋禮之外，還有侍郎金純、都督周長。金純受命發山東、直隸、徐州民丁及應天、鎮江等府民丁併力開浚³¹⁶。六郡丁夫十有六萬五千，役二十旬，鑄租百十萬石³¹⁷。

宋禮奉命治河，其實一開始就忽視了過去整修運河的經驗教訓。會通河在中國整個運河系統中屬於山東運河，而在京杭南北大運河中，屬於北支，為隋煬帝利用

311 同註二四〇，卷一，頁四二 a，p. 117；亦見於明通鑑，卷十六，頁六九五：會通河者，元故運道也。元至元中，壽張尹韓仲暉請自東平安民山鑿河至臨清，引汶絕濟，屬於衛河，為轉漕道，名曰會通；然岸狹水淺，不任重載，終元之世，海運為多。

312 同註十一，卷八三，頁二，p. 875。

313 同註一，卷二四，頁二五；亦見於明紀，卷第九，頁九〇；明通鑑，卷十六，頁六九四；明書，卷六九，頁三 b，p. 2700。

314 同註九一，卷一一三，頁四 b，p. 1444；亦見於明書，卷六九，頁三，p. 2700：會通河故道淤者三之一，宜可濬以漕，漕成而南北之運通，明無窮利也；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四，頁二五；明紀，卷第九，頁九〇；明通鑑，卷十六，頁六九五；國權，卷十五，頁一〇五八：元開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四百餘里，淤僅三分之一，濬而通之，亡論東民息肩，實國家永利也。

315 同註一〇八，卷十六，頁六九五；亦見於明史，卷八五，頁四至五，pp. 907~8。

316 同註一，卷二四，頁二五。

317 同註十七，卷六九，頁三，p. 2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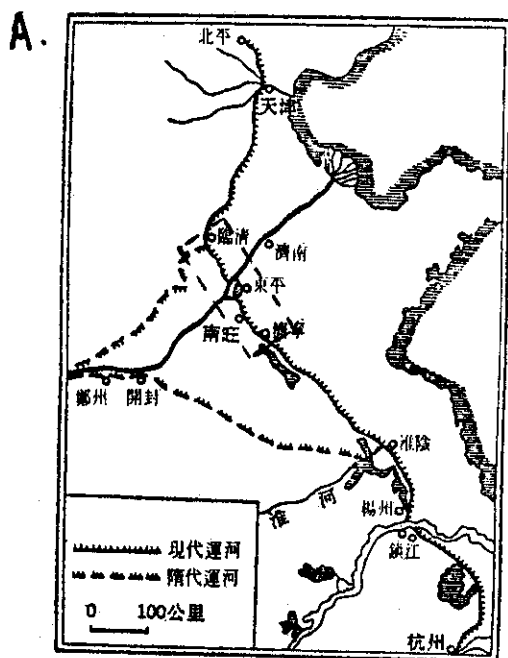
桓公濟的故道開鑿永濟渠，經步涉、新鄉再過衛運河到天津。會通河爲元代郭守敬等開鑿。

開鑿山東運河，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地勢起伏較大，水源補給不足。最爲高亢的魯中丘陵地帶，其中以南旺地勢最高，它北去臨清，地面高差九十尺，南到沽頭（今沛縣城西），高差一一六尺，素來有南旺水脊之稱。從南旺到臨清，這二五〇里長的山東運河北段，除汶水外，沒有其他河流注入，水源補給極爲不足。

宋禮急於求成與表功，對水文地理缺乏調查研究，在淤塞了的故道重新挖成後，仍然把汶水等諸河流引到馬場湖分流，結果南流多，北流少，河水仍流不過南旺水脊，南旺至臨清段水量不夠，渠也成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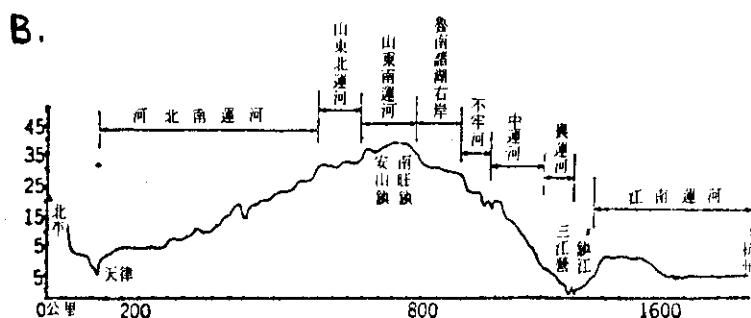
宋禮失敗時，汶上縣老人白英向他提出利用地形、水勢、借水行舟的治河辦法，宋禮接受，且邀他參預。最重要的兩個原則是：如何把河水引越南旺水脊；如何解決山東河段水源不足。白英的作法：

第一個措施就是把分水點從馬場湖移到南旺，在東平縣、戴村和堽（壩）城兩處，分別築壩堵截南流入洸水，北流歸黃海的大汶河水。把汶水、沂水、洸水全部引到南旺；然後，按照人們的意願分水，這就解決了有水不能北流的難題。……並根據運河的實際需要，用分級建閘的辦法實行北六，南四的合理分流，十分之六的水量引向北流抵臨清，十分之四的水量引向南流達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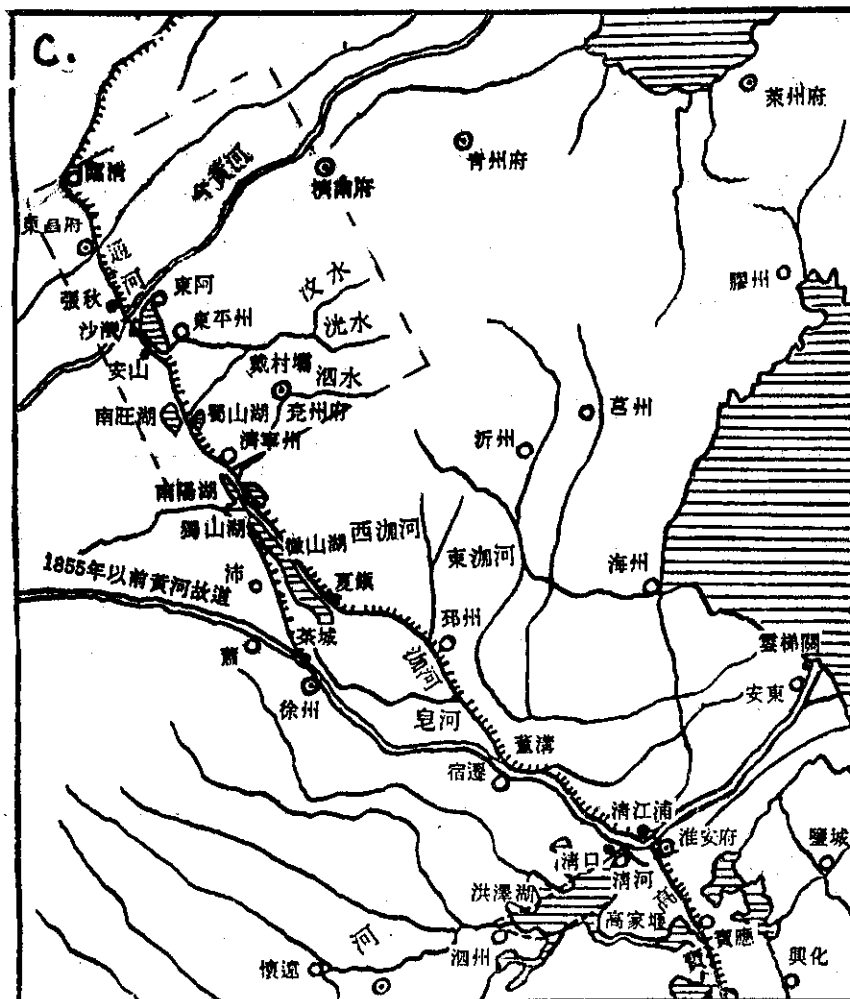
京杭大運河

說明：注意臨清至濟寧的方框內南旺



京杭大運河河底縱斷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國地理史話，A：頁一五七；B：頁一五九。



圖指出白英利用諸水及由臨清至清江浦一段運河

資料來源：中國運河史料選輯之地圖六：明清的運河圖。

寧。

第二個措施是盡可能擴大水源，使南旺水脊有源源不絕的河水供南北分流。白英長期生活在魯中丘陵，對這裏的山、水、湖、泉都非常熟悉……山東河段穿越魯中丘陵的西側，這片主要由石灰岩構成的連縣丘陵，經歷了長期的溶蝕和風化侵蝕，地勢高低起伏。黃河古三角洲自西向東傾斜，與丘陵西側的沖積扇（平原）相接，它們之間的低窪地帶湧泉積水，形成了一系列湖泊，這些湖泊都被白英看作能用來調節運河水量的天然水庫，這主要由石灰岩構成的丘陵地帶在地質歷史時期，還發育了衆多的溶洞，有的則形成地下河，基岩上覆蓋著第四世紀疏鬆沈積層，富含大量的地下水，地下水出露地表即成清澈的泉水，有的還匯成潺潺小溪，泉水衆多，比比皆是。白英頗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疏泉眼，滙溪水，浚湖泊，引河水」的綜合措施，把河水、湖水、溪水和泉水都利用起來，結果是有效地擴大了山東運河的水源³¹⁸。

在議修濬會通河之同時，亦有修復黃河故道之議。

黃河自洪武二十四年決口之後，累歲爲患。人民因堵修堤防之加派，困弊甚深，成祖登位後，在永樂九年之前，黃河決口造成的災難，計：

- (1)永樂三年，河決溫縣堤四千丈，濟、滎二水交溢，淹民田四十餘里，命修堤防³¹⁹。
- (2)永樂四年，修陽武黃河決岸³²⁰。
- (3)永樂八年，秋，河決開封，壞城兩百餘丈，民被患者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³²¹。

成祖以河南開封爲周王橚之藩封地，於是派遣工部侍郎張信巡察災區，乃知：元運自江淮由河至封丘中瀾，陸運至濬縣淇門百有八十里入御河（衛河）³²²。於是奏報：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瀾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宜濬而通之，使循故道，則水勢可殺³²³；在此同時，還把所視察的要點，因繪圖以進³²⁴。

開濬黃河的事體要到永樂九年三月壬午才有著落，正值會通河的大工開始不久，於是成祖詔「發民丁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率運木夫，同侍郎金

318 中國地理史話，頁一六二至三。

319 同註十一，卷八三，頁二，p. 875。

320 同上。

321 同上。

322 同註三，卷十五，頁一〇六〇。

323 同註十，卷九，頁九〇。

324 同註九一，卷一一四，頁六 a，p. 1457；亦見於明史，卷八三，頁二，p. 875。

純相度開浚……時工部尚書宋禮督工開會通河，遂命禮兼董之³²⁵。

黃河的開濬工程並不順利，六月丁未，成祖有勅諭尚書宋禮等曰：曩命卿等濬黃河故道及築塞河港以紓河南水患，今久未見成績而河水泛濫日加，爲民害苦，卿等其協心併力，無懈夙夜，脫民墊溺，用副朕委任之意³²⁶。

黃河的工程，要到永樂九年的七月才完成，夏燮記云：……至是金純等濬河，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場會汶水，經徐、呂二洪，南入於淮³²⁷。

會通河既重開，黃河濬通與之合流，漕運因此較爲通暢，一時罷海運之議甚囂塵上。其實故事體大，成祖尚不敢造次，再說清江浦尚待整頓；不過，由此反映海運的險與倭、海寇的騷擾，事態嚴重。

(十)永樂十年

(1)正月丁未，敕都督僉事費義，尚書宋禮由新河轉漕北京，兼修築河隄，其海運如故³²⁸。

(2)二月庚午，勅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副之，率舟師往海，運糧赴北京³²⁹。

(3)四月，復命工部尚書宋禮治衛河³³⁰。

(4)十一月丁酉，山東指揮僉事李凱等，督運衛輝等處糧百六十五萬九千二百七十餘石至北京³³¹。

(5)十一月壬寅，命揚州等衛造海風船六十一艘³³²。

按衛河的問題是重開會通河之後衍生出來的。御史許堪上言：會通河成，則衛河與之合，而自臨清以下，堤岸數決，請命禮並治之³³³。由此而推知是合流之後，水流之量與力加大，原來之河床不敷容載，堤岸受壓迫所致。四月壬戌日，宋禮奏陳：……衛河爲患，命臣經度，臣自衛輝至直沽，河岸多低薄，若不分析浚流，後費益甚。臣爲永久計，先視會通河，抵魏家灣與土河連，可穿二小渠，用泄洪水入土河，則雖遇驟漲，衛河下流可無患。又德州城西北，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亦可穿小渠，開通泄水，抵海豐縣大沽河入海。衛河亦可無患。約作者三千人，期十

325 同註十，卷第九，頁九〇，沒有民丁的記載；亦見於國朝，卷十五，頁一〇六〇。

326 同註九一，卷一一六，頁一b，p. 1476。

327 同註一〇八，卷十六，頁六九八；亦見於明史，卷八二，頁二，p. 875。

328 同註三，卷十五，頁一〇七二。

329 同註九一，卷一二五，頁三a，p. 1569。

330 同註一〇八，卷十六，頁七〇一。

331 同註九一，卷一三四，頁三a，p. 1639。

332 同上，頁四a，p. 1641。

333 同註一〇八，卷十六，頁七〇一。

日³³⁴。

成祖命俟農隙施工。

宋禮又陳言：海運經歷險阻，每歲船輒損敗，有漂沒者。有司修補，迫于期限，多科斂爲民病，而船亦不堅。計海船一艘，用百人而運千石，其費可辦河船容二百石者二十，船用十人可運四千石，以此而論，利病較然。請撥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及兗州糧合百萬石，從河運給北京，其海道則三歲兩運³³⁵。

不久，陳瑄治江、淮間諸河的工程相繼竣事，於是運河大爲便捷，利於漕粟之輸運益多³³⁶。

八月己未，黃河又在陽武中鹽堤決口，漫中牟，祥符、尉氏諸地。朝廷派遣工部主事藺芳按視，藺芳陳奏曰：中鹽堤當急流之衝，夏秋泛漲，勢不可驟殺，宜捲土樹椿，以資捍禦，無令重爲民患³³⁷。其後又言：中灤導河分流，使用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但緣河隄埽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宜編木成大困，貫椿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貫椿表，牽築隄上，則殺水固隄之長策也³³⁸。

成祖有詔悉從其法治河。九月以宋禮之薦，擢藺芳爲工部侍郎而主其事。

馬晉允對藺芳的治河有好評，如：自中灤分導河源，使由故道北入海，河南之民利焉。緣河護岸埽座，用編成大困，置水以椿木釘，中實以石，以橫木貫于椿表，牽築隄上，則水可殺而隄可固，此主事藺芳之言也，蓋昔人于水之源流開泄，洞悉如列眉，故可經久，今人不身履其地，茫茫厝置，止有臨流浩歎，求欲速以幸免目前已耳！古今人豈真不相及哉³³⁹？

陳瑄多年海運漕糧，有鑑於嘉定濱海當江之衝，地平衍，無大山高嶼。海舟停泊，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敗。於是奏請于青浦築土爲山，立堆表識，使舟人知所避³⁴⁰，得准。九月戊申，平江伯陳瑄築嘉定縣之青浦寶山成，方百丈，高三十丈，爲海道表識³⁴¹。成祖賜名寶山，且親爲文記之。

334 同註三，卷十五，頁一〇七四；亦見於明紀，卷第九，頁九二：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明史，卷一五三，頁二，p. 1650。

335 同註十，卷第九，頁九二；亦見於明史，卷一五三，頁三，p. 1651。

336 同上。

337 同上；亦見於明通鑑，卷十六，頁七〇二。

338 同註十，卷第九，頁九二；亦見於明通鑑，卷十六，頁七〇二；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四，頁二六：…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困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中釘之，中實以石，却以橫木貫于椿表，牽築土堤，則水可以殺，堤河以固，卽河患息。

339 同註三，卷十五，頁一〇五九。

340 同註十，卷第十，頁九二；亦見於明史，卷八六，頁十三，p. 925。

341 同註三，卷十五，頁一〇八二；亦見於明書，卷五，頁十七，p. 178。

十一月，浚鎮江京口、新港、甘露三港達于江³⁴²。

這一年的水利工程大事興作，奠下了以後漕糧河運的新契機。

(十一)永樂十一年

(1)二月乙卯，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充副總兵，帥海舟運糧赴北京³⁴³。

(2)二月癸亥，賜海運稍萬四千二百人鈔，各三錠³⁴⁴。

(3)四月丁丑，命都督程寬、馬瑛、何璿率舟師運糧赴北京³⁴⁵。

(4)九月辛丑，命江西、湖廣、浙江及鎮江等府衛改造海風船六十一艘³⁴⁶。

(5)十二月丙辰，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副之，帥領舟師，漕運糧儲赴北京³⁴⁷。

是年二月乙丑日，成祖北巡，發自南京，皇太孫隨從，四月乙酉朔到北京，扈從官員兵馬必衆；又十一月守將報告，馬哈木兵渡飲馬河，揚言要襲阿魯臺。成祖命陳懋、譚青及都督馬聚、朱崇等分將陝西、山西及潼關五衛兵；其駐宣府、中都、遼東、河南三都指揮使司及武平等四衛兵會北京³⁴⁸。則供需勢必增加。陳瑄、宣信于十二月奉命漕運糧至北京，是本年的第二次，頗足令人省思的。

(十二)永樂十二年

(1)二月丙午，勅都督僉事謝芳率領舟師漕運北京³⁴⁹。

(2)六月戊申，後軍都督僉事謝芳運德州等處糧十一萬四千六百石至北京³⁵⁰。

按陳仁錫的記錄：十二年，海運糧四十八萬四千八百一十石于通州；又衛河僱運糧四十五萬二千七百七十六石于北京³⁵¹。則謝芳所運者屬僱運糧，按僱義爲聚，僱運係司聚運也³⁵²。

成祖令北京、山東、河南、山西、中都、直隸、徐州等衛俱送官軍運糧³⁵³。此

342 同註一，卷二四，頁二六。

343 同註九一，卷一三七，頁二b，p. 1664。

344 同上，頁四b，p. 1668。

345 同上，卷一三九，頁三a，p. 1677；亦見於國權，卷十五，頁一〇九〇：都督程寬、馬瑛、何璿率舟師轉漕北京。

346 同上，卷一四三，頁二b，p. 1706。

347 同上，卷一四六，頁一b，p. 1720。

348 同註十，卷第九，頁九三。

349 同註九一，卷一四八，頁一a，p. 1731。

350 同上，卷一五二，頁二a，p. 1765。

351 同註二三八，卷五四，頁七，p. 1448。

352 辭海最新修訂本，頁四五五，僱字條。

353 同註三五。

爲漕糧全面由河運之朕兆。

(十三)永樂十三年

(1)正月甲子，行在戶部言：漕運至者漸多，請發民置倉貯之，上曰：東作將興，不可役民，民失春耕，則一歲一計廢。可令法司，除死罪外，出徒流以下，定等第輸作，後不爲例³⁵⁴。

成祖動用到囚徒，構想雖佳，行之失算者甚多，如：二月乙未，釋工作囚徒四千九百餘人。初，輸作贖罪，多脫亡，有司請捕，上曰：必其空乏。遂命見役者俱還家，期秋後赴工。令下，有不願去者七百餘人，上併盡釋之³⁵⁵。

(2)三月庚申，命都督同知汪浩督造海船³⁵⁶。

(3)三月，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三千艘以從河運，歲運三百餘萬石³⁵⁷。

按海運之廢在清江浦工成之前，夏燮記云：平江伯陳瑄兼督江淮漕運，議造淺船二千餘艘，初運二百萬石，寢至五百萬石，于是始罷海運³⁵⁸。又傅維麟也記及：三月，罷海運，以淺船從惠通河運糧三百萬石于北京³⁵⁹。至陸運亦廢，係清江浦的大工於十三年五月告成之後。

這項工程是陳瑄接受故老之見而開。陳鶴記其事爲：初，江南漕舟抵淮安，率陸運，過仁、義、禮、智、信五壩，入淮達清河，勞費甚鉅。陳瑄訪之故老，言淮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江口相值，宜鑿爲河，引湖水通漕³⁶⁰，……

清江浦鑿通之後衍生的工程如：設閘、築堤、置涵洞等等的也不小，及交通要順暢，則官漕、民舟也要嚴謹管制，以免堵塞。當時修築的情形，如：緣西湖築隄，亘十里以引舟。淮口置四閘曰：移風、清江、福興、新莊，以時啓閉，嚴其禁；並濬儀真、瓜洲河以通江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以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以達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四十里，以避風濤之險。久之，復置呂梁石閘，築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隄。隄皆置涵洞，互相灌注³⁶¹。

354 同註九一，卷一六〇，頁四a，p. 1821；亦見於國權，卷十六，頁一一一—一二。

355 同註三，卷十六，頁一一一—四。

356 同註九一，卷一六二，頁三b，p. 1840。

357 同註一，卷二四，頁二六。

358 同註一〇八，卷十六，頁七一八：…初運二百萬石，寢至五百萬石，河運大便，于是始罷海運。

359 同註十七，卷五，頁十九b，p. 182；三月，罷海運，以淺船從惠通河運糧三百萬于北京。

360 同註九一，卷一六四，頁三a，p. 1853；亦見於明紀，卷第九，頁九五；明史，卷八五，頁五，p. 908。

361 同上；亦見於明紀，卷第九，頁九五；明史，卷八五，頁六，p. 908；明通鑑，卷十六，頁七一八。

當時淮上、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建倉轉輸，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水涇舟膠，俾之導行，增置淺船三千艘³⁶²。

因為如此，乃定支運法，其支運的情形為：

江西、湖廣、浙江之糧至淮安倉（按此原坐太倉海運之數，盡改撥交收），分遣官軍就近輓運；自淮至徐（按此乃揚州、鳳陽、淮安三府秋糧內，每歲撥六十萬石運徐州，令淺河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糧運至濟寧倉交收），以浙、直軍；自徐至德（按徐州並山東兗州府秋糧內，每歲定撥三十萬石，令民運赴濟寧倉交收；河南、山東稅糧，令民還至臨清倉交收），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二千隻淺河船支濟寧糧赴通州倉），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其天津並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京），歲凡四次，可五百萬餘石³⁶³。

支運之法在當時採行，是很自然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增加民困，否則難以貫徹，這個方法對支者、納者都有明確的交代，如：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通數年以為裒益，期不失常額為止³⁶⁴。

於是海、陸二運皆廢。

當時評論漕運之建樹，在齊、魯間者，以宋禮之功為多；在江、淮間者，以陳瑄功為多³⁶⁵。然此種論法的取向，似以開河、修濬為根據，不及督運與治海盜，否則陳瑄的未遑多讓了。

(十四)永樂十四年

(1)正月戊午，勅平江伯陳瑄、都督陳恭、謝芳率領舟師，僦運糧儲赴北京³⁶⁶。

(2)設淮安之清河、福興，徐州之沽頭、金溝，山東之谷亭、魯橋等閘，各置官，於是漕運始達通州³⁶⁷。

(3)十一月壬寅，詔文武羣臣集議營建北京。議曰：北京，陛下龍興之地，……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³⁶⁸由此而證漕運在十一月壬寅之前已達通州。

陳瑄向來督海運，而不與謝芳同一道。今奉命帥舟師僦運糧儲，則為漕糧河運無疑，會通河、清江浦鑿通後，如淮安、徐州、山東諸閘未設，未置官，則漕運不

362 同註十，卷第九，頁九五；亦見於明史，卷八五，頁六，p. 908。

363 同註一〇八，卷十六，頁七一八，括號內資料補充說明，取自皇明世法錄，卷五四，頁七，p. 1448。

364 同上。

365 同上；亦見於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四，頁二七。

366 同註九一，卷一七二，頁，p. 1910。

367 同註一，卷二四，頁二七。

368 同註，卷第十，頁九六。

達通州，而海陸運便不敢言廢，諸家皆以永樂十三年言廢³⁶⁹，實提早了一年。如陳仁錫述及十三年支運，也只言：自是海運不復行矣！³⁷⁰而已。國權的記述亦只言罷海運³⁷¹。漕運已通，北京糧足亦是罷海運之因。

(十五)永樂十五年

(1)正月壬子，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率領官軍僨運糧儲，並提督沿河運木赴北京³⁷²。

(2)十二月丁酉，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率領舟師漕運糧赴北京³⁷³。

北京的營建需要大木，凡此將於下一章條述，漕河之通暢，又不只輸運米糧而已。

(十六)永樂十六年

(1)三月戊寅，是月改令民運。

自支運法行，東南之漕運至淮安倉，即由官軍遞運入北，歲以為常，至是因連年征討，官軍悉以供調遣，仍令民自運，轉之北京³⁷⁴。

(2)十月丁丑朔，勅平江伯陳瑄曰：天氣向寒，漕運士卒久勞，可悉遣歸休，俟春暖後令就役³⁷⁵。

傅維麟提到：……曰支運，一歲四運，蓋軍民各半；而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湖諸郡距京師遠，民不習河事，而漕河有洪閘淺凍風濤之阻，多失陷，往復動經歲年，勞費於正糧數倍，且以轉漕故，失農月，苦甚！³⁷⁶顯然的，南伐安南，北征瓦剌的軍事，抽調了官軍、舟師，影響了漕運的正常操作。

成祖接受陳瑄等的建言後，下令：民運淮安、瓜州，補給腳價，給搬淺費、給耗、給蘆蓆費，兌與軍；而直隸各省軍，各於附近水次領兌³⁷⁷，此即所謂兌運。

王在晉記述淮安、瓜洲的兌運情形為：令軍、民于此（淮安、瓜州）對船交兌。令軍船出給通關付還與民銷繳，仍令民補腳價。在淮安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外加五斗；在瓜洲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加五斗五升³⁷⁸。

369 同註一〇八，卷十六，頁七一八；亦見於明紀，卷第九，頁九五。

370 同註二三八，頁七，p. 1448。

371 同註三，卷十六，頁一一一六，永樂十三年三月戊午條。

372 同註九一，卷一八四，頁二b，p. 1980；亦見於明紀，卷第十，頁九六：陳瑄督漕運木赴北京；明通鑑，卷十六，頁七二五：平江伯陳瑄督漕，兼運木赴北京，備營建也；國權，卷十六，頁一一三七：總兵官平江伯陳瑄領運，兼提督沿河運木赴北京。

373 同上，卷一九五，頁二a，p. 2049。

374 同註一〇八，卷十七，頁七三二；亦見於明書，卷五，頁二一，p. 185，三月……初令民運。

375 同註九一，卷二〇五，頁一a，p. 2107。

376 同註十七，卷六九，頁五，p. 2704。

377 同上。

378 同註二四〇，卷二，頁四b，p. 1307。

但丘濬就所加兌予以計算說：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有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³⁷⁹則民所負擔可知。

王宗沐提到兌運發展到全兌時，軍士也受其害，他分析的說：國漕自永樂十二年間濬會通河，于時佐成祖定法者都督陳瑄也。其法，江南民運至淮安，江北至徐州，山東、河南至臨清，而軍士遞運焉！是千里之途，民行其四，而軍行其六；當時瑄豈不念百姓哉？爲求可繼而久，自是之後，侍郎周忱未改之先尙全民運，而今直達矣！都御史滕昭未改之先，尙一分之運，而今全兌矣！全兌而又直達，於是軍士始困而諸弊百出也³⁸⁰。

(十七)永樂十七年

(1)正月乙亥，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率領舟師運糧儲北京³⁸¹。

(2)七月辛亥，有司請以平江伯陳瑄所統運糧軍士，明年俱赴北京營造，歲用糧儲宜令各處糧戶自輸北京。上曰：國以農爲本，人之勞莫如農。三時耕穫，力殫形瘵，旱癘水溢，歲則寡收，幸足供稅，而官吏需索百出，終歲不免饑寒，又可令輸數千里之外乎？且令秋收復運米，則北方已凍，候春暖凍開，又妨農作，如其所言，公私俱不便，其令戶部議兩便者。於是行在戶部議：宜令浙江、江西、湖廣及直隸、應天、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和州量調民於淮安，臨清諸路給糧轉運，其餘各處徵原在淮安等處輸納者如故，庶官民兩便。從之³⁸²。

去歲因戰事而征調漕軍，今則因北京的營建動用運糧軍，顯然的，營繕大工正值密鑼緊鼓，勞力需求孔亟。然軍士所空出來的職務，則唯民是用，是不假思索就會想到的。成祖命令戶部再議的結果，不過是農民在運輸糧給方面集中於「點」，輸納者則仍舊不變而已。勞民依然，在程度上與季節上有所調配罷了。

(十八)永樂十八年

(1)正月乙丑，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率領舟師漕運糧往赴北京³⁸³。

379 同註一二七，卷三七，頁一a，p. 3247。

380 同上，頁十b，p. 3266。

381 同註九一，卷二〇八，頁二a，p. 2121；亦見於國權，卷十七，頁一一五八：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專理漕運北京。

382 同上，卷二一四，頁二a，p. 2147；亦見於國權，卷十一，頁一一六一：定浙江、江西、湖廣及京軍轉運，餘衛軍營造，如轉運不給，于浙、直、江、廣調民轉運淮安、臨清。

383 同上，卷二二〇，頁二b，p. 2188。

(十九)永樂十九年

- (1)正月己卯，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率領舟師僨運糧儲赴北京，諭之曰：北京所需糧餉爲切，而人力漕運不易，卿能公勤御衆，使倉庾充實，所助多矣！然民力有限，國用無窮，卿宜益勤撫卹，俾軍士樂于趨事，雖久而不怨，斯國家所賴不淺也。勉之！勿怠³⁸⁴。

依據王瓊所撰漕運事宜提到永樂年間的軍士僨運的編制，而知每年四、五百萬石的漕糧所用人力龐大得很，如：伏維我聖朝永樂年間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北并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爲十二總，歲糧儲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天津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航路，便僨運也。……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天津三衛、通州四衛，共九衛，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名，該運糧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係是舊制³⁸⁵。

永樂十八年九月丁亥宣佈北京去「行在」之稱，正式爲帝都；北京營繕大工亦告成。不過，北京之爲都，漕糧切膚之要，端賴四千里長的漕河，故成祖然論陳瑄，實含有臨霜履薄的心理。

(二十)永樂二十一年

- (1)正月丁未，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率領舟師，漕運糧儲赴北京³⁸⁶。
- (2)十月己酉，平江伯陳瑄言：每歲餽運，若悉令輸京倉，陸行往還八十餘里，不免延遲妨誤，計官軍一歲可三運，請以兩運赴京倉，一運貯通州倉爲便，皇太子從之³⁸⁷。

(二十一)永樂二十二年

- (1)正月癸巳，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率領舟師，僨運糧儲赴北京³⁸⁸。

成祖于三月己酉誓師北征阿魯臺，秋七月庚寅回師至榆木川時大漸，於辛卯崩，仁宗（高熾）繼位，是一位守成令主。成祖的積極擴張聲威，與新君的性格，監國時的言行格格不入，漕運擾民殊甚，新君知之甚稔：然此屬於成祖之後的範疇，另立節略爲宜。

384 同上，卷二三三，頁四a，p. 2253。

385 同註一二七，卷三七，頁十六，p. 3277。

386 同註九一，卷二五五，頁一b，p. 2366。

387 同上，卷二六四，頁一a，p. 2405；亦見於國權，卷十七，頁一二〇五。

388 同上，卷二六七，頁二a，p. 2425。

成祖雖在位二十二年，諸家對糧運總額缺完整的紀錄，尤以永樂六年之前為甚。明實錄所連載者，亦以七年以後的較詳明，今就其所載，彙集成表及標明層次，以高低指標來說明之：

永樂七年至二十二年

| 年 月 日 | 餽 運 北 京 糧 歲 額 | 備 註 |
|-----------|------------------|----------------------|
| 七·十 二·丁 卯 | 一百八十三萬六千八百五十二石 | 太宗實錄卷九九，頁四，p. 1302 |
| 八·十 二·辛 酉 | 二百一萬五千一百六十五石有奇 | 太宗實錄卷一一一，頁六，p. 1426 |
| 九·閏十二·乙酉 | 二百二十五萬五千五百四十三石 | 太宗實錄卷一二三，頁六，p. 1554 |
| 十·十 二·庚 辰 | 二百四十八萬七千一百八十八石 | 太宗實錄卷一三五，頁四，p. 1652 |
| 十一·十二·乙亥 | 二百四十二萬一千九百七石 | 太宗實錄卷一四六，頁三，p. 1724 |
| 十二·十二·己亥 | 二百四十二萬八千五百三十五石 | 太宗實錄卷一五九，頁四，p. 1813 |
| 十三·十二·癸己 | 六百四十六萬二千九百九十石 | 太宗實錄卷一七一，頁四，p. 1908 |
| 十四·十二·丁亥 | 二百八十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三石 | 太宗實錄卷一八三，頁四，p. 1975 |
| 十五·十二·辛亥 | 五百八萬八千五百四十四石 | 太宗實錄卷一九五，頁三，p. 2052 |
| 十六·十二·乙丑 | 四百六十四萬六千五百三十石 | 太宗實錄卷二〇七，頁三，p. 2117 |
| 十七·十二·己亥 | 二百七萬九千七百石 | 太宗實錄卷二一九，頁六，p. 2182 |
| 十八·十二·癸亥 | 六十萬七千三百二十八石 | 太宗實錄卷二三二，頁三，p. 2245 |
| 十九·十二·戊午 | 三百五十四萬三千一百九十四石有奇 | 太宗實錄卷二四四，頁二，p. 2301 |
| 二十·閏十二·戊寅 | 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七百二十三石 | 太宗實錄卷二五四下，頁二，p. 2364 |
| 二一·十二·丁丑 | 二百五十七萬三千五百八十三石 | 太宗實錄卷二六六，頁三，p. 2421 |
| 二二·十二·庚午 | 二百五十七萬三千五百八十三石 | 仁宗實錄卷五下，頁十，p. 19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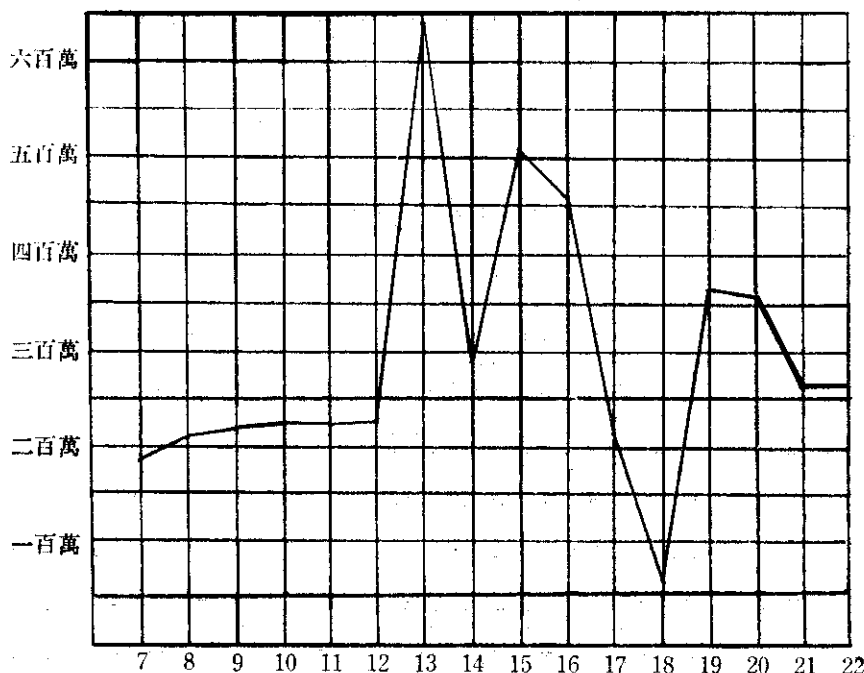
(二十二)永樂二十二年——仁宗

(1)八月丁未，釋前戶部尚書夏原吉獄。召至，始聞晏駕，伏地哭。復其官，且咨以時政，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³⁸⁹。

永樂十九年多，夏原吉因糧儲不足，諫阻成祖親征而忤旨致陷縲紲。他主戶政有年，對國家的經濟狀況瞭如指掌，其諫言絕非危言聳聽。主張車駕返南京，其實是返都南京，則可減少漕運，紓解東南人民之困³⁹⁰。

389 同註三，卷十八，頁一二一六。

390 同上，卷十七，頁一二一二。



(2)九月壬辰，平江伯陳瑄上言七事……三曰：蘇民力，今天下歲運糧餉，惟湖廣、浙江、江西三布政司及直隸、蘇、松等府州，去北京甚遠；又河道有洪、閘、壩及淺凍之阻，往復踰歲，所費數倍，正糧上遭公租，下妨農務，皆由於此。乞令運于近便淮安、徐州等處交納，別令官軍接運北京。如此，則民力可蘇而農務不妨，又快船、馬船二三百料者，所裝運物貨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已有官軍二、三十人，又於緣河軍衛有司添差，軍民遞送，常拘集軍民聽候接遞，聽候日久，有至凍餓失所者，乞行革罷……七曰：專漕運各處官軍，每歲運糧北京，運畢已財力殫乏，及歸又須修整壞船，下年再運，是終歲勞動有可矜憫，而該衛所於其歸，又加他役困之；及當再運，軍之困者未蘇，舟之壞者未修，公私俱妨，乞禁約衛所運糧軍士歸者，不得別有役使³⁹¹。

陳瑄之七事，其涉及漕運者居其二。歷年督理漕運，所言亦必鞭辟入裏；然容忍至成祖崩後始建議，則有所忌諱也。

(3)十月丁巳，戶部奏，京師歲用糧五百萬石，今江南歲運載三百餘萬而不足以供，請自來歲于淮安等府增運以備此數，從之³⁹²。戶部所奏之數字與該年所

391 仁宗實錄，卷二下，頁六a，p. 73。

392 同上，卷三下，頁三a，p. 115。

餽運的糧額二百五十七萬三千五百八十三石³⁹³。就本實錄，前後卷便有頗大出入。

(二十三)洪熙元年

(1)正月乙未，勅平江伯陳瑄曰：官軍糧遠道勞勤，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淺之費而糧米耗折，所司又責賠償，人情難堪。洪武中有令，許運糧船官內附載已物以資利用，今後準此，令官府無得阻當³⁹⁴。

由於陳瑄去年九月壬辰的七事建言，對漕軍所作的一項貼補辦法，不過是遵照洪武之令諭，不無小補；於此可見，任何一種制度，沿襲久了便會滋生弊端，而官邪尤為萬惡之淵藪。

(2)三月辛未，勅戶部、工部曰：連年民力疲於轉輸，朕夙夜思所以休息之。今北京庫所貯足給用度，已令各處見解錢、帛、金、銀、銅、鐵等件，未過儀真壩者，俱貯于南京庫藏；如已過壩，聽其原派納；北京之糧，仍令僉運³⁹⁵。

這可是仁宗對去月十月丁巳日戶部奏報的答覆，並加以指示，勅令中言北京庫存糧足用，其實該年的漕運總額，米豆為二百三十萬九千一百五十石³⁹⁶。如按此數目來論，並未達到去年戶部要求的「增運」。又儀真距南京不遠，未過儀真者貯于南京，此與仁宗有意恢復南京為帝都之舉吻合，惜仁宗早逝，好事又告蹉跎。

(3)四月壬寅，勅平江伯陳瑄曰：累歲軍民運米勞動，朕甚憫之。今自儀真至通州，沿河木植悉皆停運，就所至去處堆垛，令人看守，軍民悉散遣歸。其差去營運官，不許以堆垛為由，遷延不歸，以擾害百姓，違者罪之³⁹⁷。

永樂四年議建北京宮城之後，就派遣大臣至各地採木，動員軍民不下數十萬³⁹⁸。其間工部尚書宋禮曾因修濬漕河迭調職務。軍民除運送漕米之外，也兼運木。雖說永樂十八年北京營造大工告成，其實瑣細的小工未必竣事，漕河運木依然。仁宗令堆垛木植，散遣軍民，似決意停止營造。推而論之，倘一旦返南，便不必擾民。當然，由後來的事實發展而言，難免是仁宗一廂情願的想法了。

綜計所述，可製作圖表如下：

393 同上，卷五下，頁十b，p. 194。

394 同上，卷六下，頁八b，p. 224。

395 同上，卷八上，頁一b，p. 246。

396 宣宗實錄，卷十二，頁十三a，p. 343。

397 同註三九一，卷九上，頁三b，p. 278。

398 皇明通紀述選(二)，卷四，頁十九b：丁亥，永樂五年八月，勅宋禮、金純、古朴、師達、劉觀等，以營建北京，取材于外，宜節量人力，俾無恣怨，各盡乃心，毋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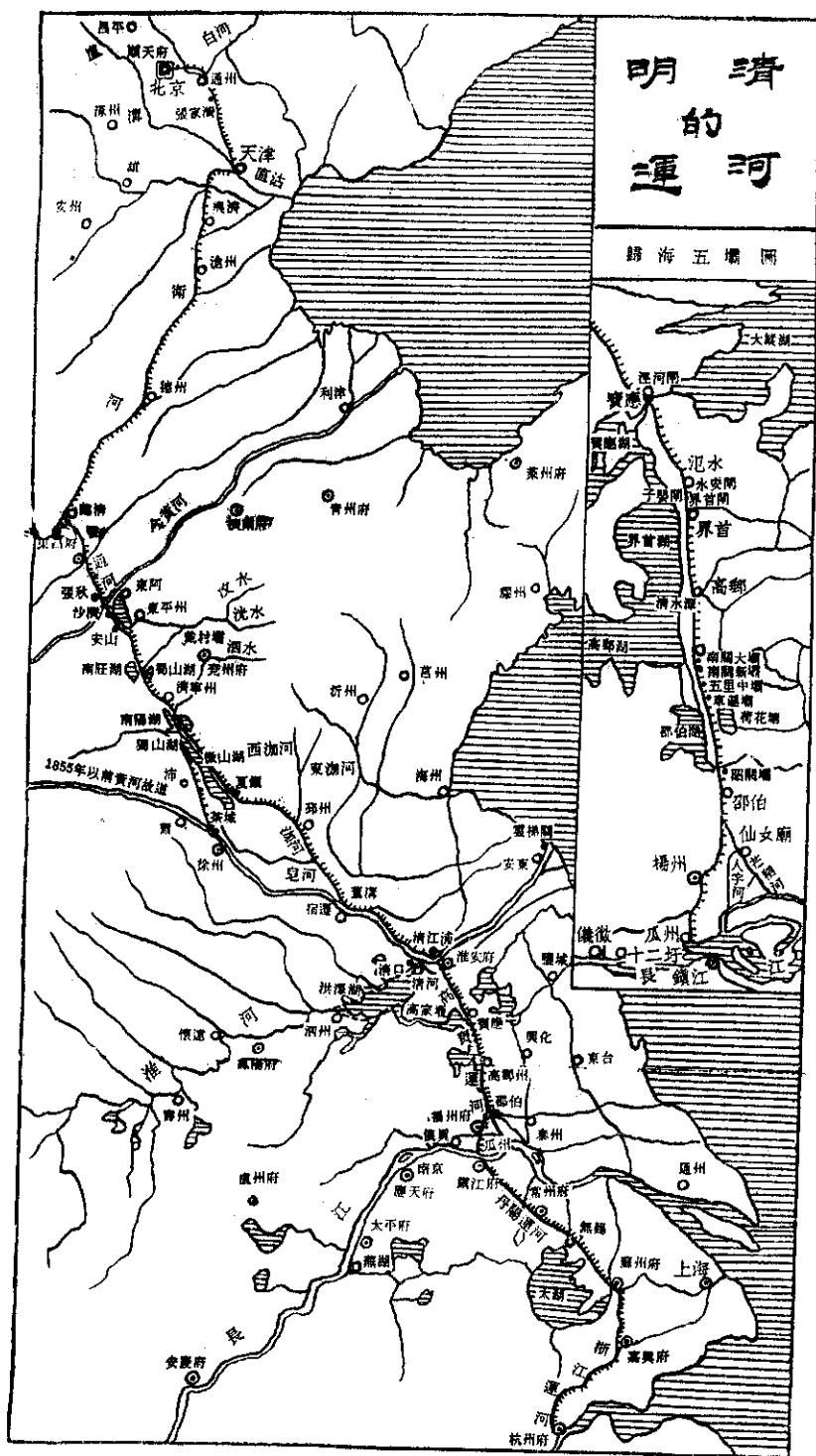
永樂元年至二十二年

| | | | | | |
|----|----|----------|-----|-----------|----------------------------|
| 元 | 三 | 陳瑄、宣信 | 海 運 | 陳→遼東；宣→北京 | 海 運 時 期 |
| | 十一 | 陳俊 | | 北京 | |
| 二 | 三 | 陳瑄、宣信 | 海 運 | 北京 | |
| | 七 | 馬榮 | 海 運 | 北京 | |
| 三 | 正 | 馬榮 | 海 運 | 北京 | |
| | 二 | 陳瑄、宣信 | 海 運 | 北京 | 海 河 兼 運 時 期 |
| 四 | 正 | 馬榮 | 海 運 | 北京 | |
| 五 | 正 | 陳瑄、宣信 | 海 運 | | |
| | 正 | 馬榮、郭良 | 河 運 | 通州 | |
| 六 | 正 | 馬榮 | 河 運 | 北京 | |
| | 二 | 陳瑄、宣信 | 海 運 | 北京 | |
| | 十二 | 馬榮 | 河 運 | 北京 | |
| 七 | 正 | 陳瑄、宣信 | 餽 運 | 北京 | |
| | 正 | 馬榮 | 河 運 | | |
| | 十二 | 陳瑄、宣信 | 海 運 | 北京 | |
| | 十二 | 吳庸 | 河 運 | 北京 | |
| 九 | 正 | 費義 | 河 運 | 北京 | |
| | 三 | 陳瑄、宣信 | 海 運 | 北京 | |
| 十 | 正 | 費義、宋禮 | 河 運 | 北京 | |
| | 二 | 陳瑄、宣信 | 海 運 | 北京 | |
| | 十一 | 李凱 | 河 運 | 北京 | |
| 十一 | 二 | 陳瑄、宣信 | 海 運 | 北京 | 河 運 時 期 |
| | 四 | 程寬、馬英、何璫 | 河 運 | 北京 | |
| | 十二 | 陳瑄、宣信 | 漕 運 | 北京 | |
| 十二 | 二 | 謝芳 | 漕 運 | 北京 | |
| | 六 | 謝芳 | 河 運 | 北京 | |
| 十三 | 三 | 陳瑄、宣信 | 河 運 | | |
| 十四 | 正 | 陳瑄、陳恭、謝芳 | 饋 運 | 北京 | |
| 十五 | 正 | 陳瑄 | 饋 運 | 北京 | |

| | | | | | |
|----|----|----|-----|----|------------------|
| | 十二 | 陳瑄 | 漕 運 | 北京 | 河 運 時 期 |
| 十七 | 正 | 陳瑄 | | 北京 | |
| 十八 | 正 | 陳瑄 | 僨 運 | 北京 | |
| 十九 | 正 | 陳瑄 | 僨 運 | 北京 | |
| 二一 | 正 | 陳瑄 | 僨 運 | 北京 | |
| 二二 | 正 | 陳瑄 | 僨 運 | 北京 | |

就各府衛造船合計可得圖表如下：

| 年 | 月 | 造 海 船 之 地 | 數 目 | 備 註 |
|----|----|----------------------------|--------|------|
| 元 | 五 | 福建 | 137 | 作 |
| | 十 | 湖廣、浙江、江西 | 188 | 改造 |
| 三 | 十一 | 浙江、江西、湖廣 | 13 | 改造 |
| 四 | 十 | 浙江、江西、湖廣、直隸、徽州、安慶、太平、鎮江、蘇州 | 88 | 造 |
| 五 | 十 | 廣洋、淮安 | 97 | 造 |
| | 十一 | 浙江、湖廣、江西 | 16 | 改造 |
| 六 | 二 | 浙江、金鄉 | 33 | 改造 |
| | 十一 | 江西、浙江、湖廣、直隸、蘇、松 | 58 | 底造 |
| 七 | 十 | 江西、湖廣、浙江、蘇州 | 35 | 造 |
| | 十一 | 龍虎等衛 | 9 | 造 |
| | 十二 | 揚州等衛 | 5 | 造 |
| 九 | 十 | 浙江、臨山、觀海、定海、寧波、昌國 | 48 | 造 |
| 十 | 十一 | 揚州等衛 | 61 | 造 |
| 十一 | 九 | 江西、湖廣、浙江、鎮江 | 61 | 改造 |
| 十二 | | | | |
| 十三 | 三 | ? | ? | 汪浩督造 |
| | | | 合計 849 | |



明清的運河圖

資料來源：中國運河史料選輯。

七、擴大北京的編制與營建北京宮、城

永樂元年正月，成祖的制認可北平為北京，即時陞格。但是兵燹之後的北平與其所屬府州縣，難免瘡痍滿目。其時救荒賑濟的工作猶恐不及，罔論大興土木擴建宮殿了。平情而論，燕王朱棣篡位與殺害忠於建文的一班臣子，手段過於歹毒，是不容否認的；但是對於愚馴的子民之災害，却還能體恤的。誠然，客觀的條件仍嫌不足，不過，北京的編制就不再是吳下阿蒙的北平了。因此，它的擴大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它仍是逐步因時因勢而進展的。

成祖登位後，所謂政治反動派已然肅清得差不多了，當時風聞隱遯或流竄的敢情也只能假定他們在中國西南或海外立足，這就是為何胡濙派往西南，而鄭和出使西洋偵緝惠帝與前朝餘孽的原因。至論及北方，原為成祖舊封之地，東北與西北是他在父命下肅清沙漠的經常巡弋之地；惠帝再愚與蠢，也絕不會隱遯該地；所以成祖雖在南京登位，却不必後顧北平之憂。

清修明史，對北平之改為兩京之一以後的編制，似別有居心，以北京之有後日的輝煌建築，讓人有肇自清代之錯覺。它記曰：（元年）二月庚戌，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國子監，改北平曰順天府³⁹⁹。連負責人也缺如。陳鶴記曰：……罷北平布政司及指揮使司，以平安為行後府都督僉事，郭資、雒僉並為行部尚書⁴⁰⁰。實質上，新授于北京為官的，在二月庚申得到物質的獎勵，如賜北京行部侍郎李昶、郎中徐岳、主事汪新、行後軍都督經歷陳智等鈔有差⁴⁰¹。再說清修明史只是引用明實錄有關這方面記錄開始的一段而已，其實除興之外，也有革的，在此可以補遺的，計：

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行都督府置左、右都督，都督同知、僉事，無定員。首領官、經歷、都事各一員。行部置尚書二員、侍郎四員，所屬六曹，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員。刑部清吏司、兵部郎中一員、員外郎二員、主事四、照磨所照磨、檢□各一員。司獄司司獄一員。國子監置祭酒、司業監丞各一員。博士、學正、學錄、掌饌各一員、助教二員。順天府、北京行太僕寺官制如舊。革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及北平都司等衙門。刑部、戶部之北平清吏司俱改北京清吏司。都察院北平道改北京道⁴⁰²。

399 同註十一，卷六，頁一，p. 86；亦見於國權，卷十三，頁八九四。

400 同註十，卷第八，頁七九。

401 同註九一，卷十二，頁四b，p. 308。

402 同上，卷十七，頁一 ab，pp. 301~2。

既設北京留守後軍都督府，過去的衛、所之軍事隸屬問題也在重新建制之中，因此北方與東北方環繞北京的六十一衛與三守禦千戶所就歸建了，這道命令是緊接着前項的，如：

辛亥，以燕山左、燕山右、燕山前、大興左、濟州、濟陽、真定、遵化、通州、薊州、密雲中、密雲後、永平、山海、萬全左、萬全右、宣府前、懷安、開平中、興州左屯、興州右屯、興州中屯、興州前屯、興州後屯、隆慶、東勝左、東勝右、鎮朔、涿鹿、定邊、玉林、雲林、高山、義勇左、右、中、前、後、神武左、右、中、前、後。武成左、右、中、前、後、忠義左、右、中、前、後、武功中、盧龍、鎮虜、武清、撫寧、天津右、寧山之十一衛、禦成、興和、常山三守禦千戶所，俱隸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⁴⁰³。

丁卯，改前北平布政司雜造局，廣盈庫，隸北京行部⁴⁰⁴。

整個擴大編制之下，禮部於己巳日提到北京科舉的問題。去年南北尚在戰爭，考試受干停頓，學校關閉，甚至有被破壞的，如今兵燹已去，請示變通之法：

科舉舊制應子、卯、酉年鄉試，去年兵革倉猝有未及舉行者，請以今年秋八月，令應天府及浙江等布政司皆補試，其北京郡縣學校近廢於兵者，宜暫停止，俟永樂三年仍舊鄉試。制曰：可⁴⁰⁵。

北平過去封藩時設置的國社國稷，所代表的性質與範圍有它的侷限性，代表天下的為太社太稷，因此提交給廷臣詳議。禮部太常會議，於五月壬午提呈，最棘手的是未有前例可援引，兩京並立之制乃創舉，因此所議為權宜辦法，適于巡狩之用，如：

朝廷、王國及府州縣社稷俱有定制、考之古典，別無兩京並立太社太稷之禮。今北京舊有國社、國稷雖難改為太社太稷，然亦卒難革去，宜設看守；如遇皇上巡狩之日，於內設太社太稷之位以祭；仍于順天府別建府社、府稷，令北京行部官以時祭祀⁴⁰⁶。

成祖認可禮部之議，於是依照在京山川壇祠署例，設北京社稷壇祠祭署，置奉祀、祀丞各一員，隸北京行刑部⁴⁰⁷。

同日，有勅給北京行部尚書郭資，因升格後事務漸繁，行部所奏請依照南京六部，設司務二員及增撥吏典四名⁴⁰⁸，已准所請。成祖對行部反映工作增加及怨謗事

403 同上。

404 同上，頁六 a，p. 311。

405 同上，頁七 a，p. 313。

406 同上，卷二十上，頁三 b 四 a，pp. 358~9；亦見於國權，卷十三，頁九〇二：設北京社稷壇祠祭署。

407 同上，頁四 a，p. 359。

408 同上。

，勅郭資之文中提到：

行部統六曹，政務甚煩，而卿爲之長，能悉心殫慮爲國爲民，凡所經畫具有條理，而於糧儲樽節措置尤爲得宜。比聞小人或加怨謗，古云：省已無愆，奚恤人言。卿勞心爲國，朕知之有素。自今一切浮言宜置度外，勿用芥蒂，惟懋忠勤，以副眷倚⁴⁰⁹。

復于乙酉日命禮部籌北京行部諸司印⁴¹⁰。己酉，勅駙馬廣平侯袁容掌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事⁴¹¹。丙申，置北京義勇後、神武中、忠義中、隆慶四衛經歷司、經歷各一員⁴¹²。凡此出現的問題，都是很自然的。

擴大編制下教育設置的問題，遲早會遭遇到。北京國子監的學生來源，由于原來的順天府學已成了國子監，禮部因此援引南京應天府設學，不設上元、江寧二縣學之例，向皇帝提呈，得旨從之。其事爲：

五月甲午……今既設北京國子監，以順天府學爲之；革大興、宛平二縣而以大興學爲順天府學，其順天府及二縣生徒通經能文者，令充北京國子監生，其餘皆充順天府學生⁴¹³。

丁卯，北京行部奏請添置戶曹清吏司主事三員⁴¹⁴。十月乙卯，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因舊降至北平都指揮司、燕山等衛、仁字等號夜巡銅牌，奏請換給⁴¹⁵。

永樂二年二月壬午，設北京兵馬指揮司，置指揮一員，副指揮四員，首領官吏目一員⁴¹⁶。

永樂三年正月庚申，行部尙書雜僉言事忤帝意，陳瑛劾僉貪暴，二月己巳誅死⁴¹⁷。癸未，趙王高燧居守北平，詔有司，政務皆啓王後行。高燧行，皇太子、百官送之江東驛，茹瑺不至，遣歸里⁴¹⁸。

永樂四年正月壬子，改前燕府廣有庫爲北京承運庫，置大使二員，隸北京行部⁴¹⁹。閏七月壬戌，以淇國公丘福爲首的文武羣臣，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⁴²⁰。

409 同上，頁三 b，p. 358。

410 同上，頁五 a，p. 361。

411 同上，頁六 b，p. 364，由親屬掌軍，總是較可放心的事。

412 同上，卷二十下，頁四 a，p. 371。

413 同上，頁二 b，p. 368；亦見於國朝，卷十三，頁九〇三：設順天府儒學，裁大興、宛平二縣學，如應天例。

414 同註九一，卷二一，頁七 b，p. 390。

415 同上，卷二四，頁四 b，p. 438。

416 同上卷二八，頁二 b，p. 506；亦見於國朝，卷十三，頁九二五。

417 同註十，卷第八，頁八二。

418 同上。

419 同註九一，卷五十，頁六 a，p. 755。

420 同上，卷五七，頁一 a，p. 835。

丘福爲成祖「奉天靖難」大功臣、首將⁴²¹，與太祖之徐達不能相比。丘福之作法難免阿諛之誚，但衡諸事實，燕王府原來是所謂勝朝的隆福宮，格局仍嫌狹窄。其舊封之地已升格，必須要有氣象迥異往昔之宮以備天子巡狩之用。當即配置了人力與制作，如：

遣工部尚書宋禮詣四川、吏部右侍郎師遠詣湖廣、戶部左侍郎古朴詣江西、左副都御史劉觀詣浙江、右僉都御史史仲成詣山西，督軍民採木，人月給米五斗，鈔三錠；命泰寧侯陳珪、北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督軍民匠磚瓦造，人月給米五斗。命工部徵天下諸色匠作。在京諸衛及河南、山東、陝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各衛選軍士；河南、山東、陝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隸、鳳陽、淮安、揚州、廬州、安慶、徐州、和州選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聽役，率半年更代。人月給米五斗，其徵發軍民之處，一應差役及開辦銀課等項，悉令停止⁴²²。

八月壬辰，置北京兵馬指揮司夜巡銅牌十面，命趙王掌之。關領夜巡一如京師之例⁴²³。九月乙酉，因體念舉義時北京軍民供給甚勞，而今又有北京宮殿大工，於是有勅給泰寧侯陳珪等，其文曰：

雖數年來，一切賦役皆免之，然勞困未盡復；今國家不得已須藉其力，汝當體朕之心，加意撫卹而役之有節，必使得治其生事而無饑寒之憂，乃令赴工，勿過勞之⁴²⁴。

九月己未，增北京官軍俸糧⁴²⁵，壬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⁴²⁶。

永樂五年正月壬午，有罷歸丁少之戶及屯田軍士之詔令，因成祖以方春，軍民伐木未息，有妨農務⁴²⁷。由此令而管窺出動員軍民大興土木的影響；不惟寧是，三月甲子，工部尚書宋禮竟有神賜大木之奏，而朝廷居然遣官祭山。其事爲：

工部尚書宋禮言：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由天谷達於江，蓋山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遣禮部郎中王羽祭之，且建祠立碑，命翰林院侍讀

421 同註十一，卷一四五，頁十，p. 1596。

422 同註九一，卷五七，頁一 ab，pp. 835~6；亦見於國權，卷十四，頁九七四：壬戌，作北京宮殿備巡幸，遣官分道採木；明紀，卷第八，頁八四：詔以明年五月興工，分遣尚書宋禮如四川，侍郎師遠、金純如湖廣，古朴如江西，都御史劉觀如浙江，史仲誠如山西採木。命陳珪等董治飯爨，徵天下工匠，選在京諸衛及河南、山東諸處軍民赴北京供役。

423 同上，卷五八，頁一 b，p. 846；亦見於國權，卷十四，頁九七五。

424 同上，卷五九，頁五 b，p. 864。

425 同註三，卷十四，頁九七七。

426 同上，頁九七八。

427 同註九一，卷六三，頁四 b，p. 908。

胡廣製碑文⁴²⁸。

衡諸史實，宋禮是成祖跟前紅人之一，曾奉命採大木與修河。清修明史不但未加澄清，記載其事反更神奇，其中有一段乃：得大木數株，皆尋丈，一夕自出谷中抵江上，聲如雷，不偃一草⁴²⁹。

宋禮之爲官固清勤，與諸貪官相較，却一樣的不受人民愛戴。解縉疏人長短時，曾言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卹⁴³⁰。實錄記其死後所得之評言爲：

初，營建北京，命取材川蜀。伐山通道，深入險阻，還朝特被嘉賞；後再入蜀採木，得風疾，久弗治，遂卒。禮有才幹，然馭下嚴刻，小過輒繩以法，在蜀數年，民苦其酷云⁴³¹。

明史亦評之，文曰：（永樂）二十年卒於官，性剛，馭下嚴急，故易集事，以是亦不爲人所親。卒之日，家無餘財⁴³²。可見其人持身清正，且負責任，爲效忠成祖亟於完成使命，不惜民勞的流亞，因此尹守衡也評之爲：在蜀多年，民頗苦之。卒之日，橐無遺貲，人不見德⁴³³。談遷則曰：以營建北京，再入蜀採木。有才幹，稍嚴刻，細過不宥，蜀人畏之⁴³⁴。

六月戊子，修治北京祀典：神祀、壇宇及作祭器、樂器⁴³⁵。

營建北京的工程自去年閏七月之後開始採大木，迄今將一年，以寒天將至，八月壬午，成祖對奉命採木的數大臣，如尙書宋禮、侍郎金純、古朴、師遠，副都御史劉觀等皆有勅諭之，文曰：

朕以營建北京，命卿等取材于外，軍民之勞，夙夜在念。今天氣漸寒，宜節量□人力，使溫飽趨事而無愁苦之聲，斯爲善矣！卿等宜盡心焉⁴³⁶！

軍民採木之勞苦，成祖軫懷之敕甫下，復於兩個月後的十月丁未，特又敕令劉觀處理山西軍民，記曰：上以山西早寒，採木軍夫勞苦，命副都御史劉觀馳傳，散遣還家，令明年春赴工⁴³⁷。

428 同上，卷六五，頁一b，p. 916；亦見於國權，卷十四，頁九八六；四川大木一夕自山浮出于江，工部尙書宋禮以聞，賜名神木山，遣祭勒碑。

429 同註十一，卷一五三，p. 1651。

430 同註十，卷第九，頁九五。

431 同註九一，卷二五〇，頁五a，p. 2337，永樂二十年六月乙亥條。

432 同註四二九。

433 同註四一，卷四三，頁三b，p. 962。

434 同註三，卷十七，頁一一九五。

435 同註九一，卷六八，頁七b，p. 756；亦見於國權，卷十四，頁九九一。

436 同上，卷七十，頁一a，p. 981。

437 同上，卷七二，頁六a，p. 1011。

成祖傳令大臣體卹採木軍民，宋禮的事跡已見前述，今再論其他各人。以永樂四年閏七月壬戌所遣大臣採木，**實錄**所記遣往湖廣者爲吏部右侍郎金純，具見前述，**清修明史**亦記之：時將營北京，命採木湖廣⁴³⁸。官階右侍郎，屬正三品，此時調往刑部爲右侍郎。吏部爲六部之首，當時他爲副貳之職。在刑部爲時亦短，因永樂七年卽從皇上巡狩北京，八年又扈從北征，此後並未記之重返採木之職。史評所根據的資料以在刑部的記錄較多，如：

純在刑部，仁宗嘗諭純：法司近尙羅織，言者輒以誹謗得罪，甚無謂，自今告誹謗者勿論。純亦務寬大，每誠屬吏不得妄椎擊人。故當純時，獄無庾死者⁴³⁹。

在刑部與工部處理的事務容有不同，但爲國愛民出諸天性，況人的心性突變的畢竟不多。表面看來，似擬之不倫，其實差距應不遠，**清修明史**列傳四十五，列舉以金純爲首，其他諸人均爲君子典型，故贊曰：

金純等跼勉奉公，當官稱職，加之視躬清白，操行無虧，固列卿之良也⁴⁴⁰。

其次論古朴。奉命採大木之前，曾經歷過與戶、刑、兵諸部有關的中等官職，至成祖登位時，改爲戶部侍郎，受命採木。其爲人清高有操守，記云：

營建北京，命採木江西，以恤民見褒……朴在朝三十餘年，自郎署至尚書，確然有守，不通干請；與右都御史向寶有清介稱⁴⁴¹。

至論師達，其人可列屬於宋禮類型的人物。成祖之所以下敕散遣採木軍民，雖然以寒天在卽，體念軍民之勞苦；但採木大臣爲了丑表功，督責嚴苛，竟至官逼民反。不一定非貪官污吏始能逼民上梁山的，師達卽此類官僚，如：

永樂四年建北京宮殿，分遣大臣出採木。達往湖、湘，以十萬衆入山關道路，招商買軍役得貿易事以辦；然頗嚴刻，民不堪，多從李法良爲亂。

師達奉公至謹，難免苛求軍民，其本人則：在湖、湘，自驅馳於風霜雨霧下之有八載⁴⁴³。不失爲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流亞。李法良之爲亂，**實錄**記云：法良，江西人，行彌勒教，流入湘潭，聚衆爲亂。事聞，遣豐城侯李彬發江西、湖廣兵勦之⁴⁴⁴。陳

438 同註十一，卷一五七，頁一，p. 1687。

439 同上，頁二，p. 1687。

440 同上，頁十九，p. 1696。

441 同上，卷一五〇，頁六至七，pp. 1631~2。

442 同上，頁五，p. 1631；亦於見明紀，卷第九，頁九〇。

443 同註四一，卷四三，頁一b，p. 958。

444 同註九一，卷九六，頁一b二a，pp. 1268~9。

鶴也記之爲：長沙妖人李法良乘機爲亂，民多從之，皇太子令李彬移兵討賊⁴⁴⁵。左中允周幹曾因此彈劾師達。上皇太子的彈劾書爲：

吏部右侍郎師達承命往湖廣採木，不體朝廷愛民之心，務行刻薄。向者，上念民勞欲罷採運，達言民樂于趨事，乞不罷而嚴程督，致激變良民從李法良爲叛。今年奉勅停罷採木，命將已採之木隨處堆垛，散遣軍夫。達又言岸高水急，難以停息，宜留軍夫順流起運。方命虐民，斂怨于天下。大臣如此，乞正其罪⁴⁴⁶。

皇太子以師達爲其父皇所遣之大臣，不敢置問。

劉觀也是採木大臣，從清修明史的記錄來觀察⁴⁴⁷，是一個虛偽、勢利的人。至於採大木的記錄是：（永樂）四年，北京營造宮室。觀奉命採木浙江，未幾還。明年冬，帝以山西旱，命觀馳傳往，散遣採木軍民⁴⁴⁸。

劉觀是當時輿論所鄙之人物。宣德年間，雖因他私納賄賂下獄，其實由來已久。楊榮、楊士奇均成祖大臣，亦劉觀之同僚，豈有不知之理，茲錄下兩楊與宣宗的談話，可一葉知秋，如：

（宣德）三年六月朝罷，帝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祖宗時朝臣謹飭，年來貪污成風，何也？士奇對曰：永樂末已有之，今爲甚耳。榮曰：永樂時無論方賓，帝問今日誰最甚者？榮對曰：劉觀……御史張循理等交章劾觀並其子輻諸贓污不法事，帝怒逮觀父子以彈章示之。觀疏辯，帝益怒，出廷臣先後密奏中，有枉法受賂至五千金者。觀引伏，遂下錦衣獄⁴⁴⁹。

至於史仲成更因採木引致成祖不滿，將要正其罪，幸因中風而暴卒，逃過懲罰。實錄記事有曰：

（永樂）四年，命率山西軍民採木於五臺山。仲成不飭履行，不恤人勞，督責箠楚。上聞之曰：祖制，軍官有罪，非奏請不得擅問。仲成不知恤此，豈知恤軍民哉？⁴⁵⁰

談遷說得更坦直，記曰：四年，採木山西五臺山，輒箠楚軍民。上不悅，以召至，

445 同註十，卷第九，頁九〇。

446 同註九一，卷九九，頁二 b，p. 1298。

447 同註十一，卷一五一，頁十一，p. 1641：（永樂）二年，調左副都御史，時左都御史陳瑛殘刻，右都御史吳中寬和，觀委蛇二人間，務爲容悅。

448 同上。

449 同上。

450 同註九一，卷一三九，頁一 b，p. 1674。

暴卒⁴⁵¹。

以上所搜輯採木大員的記錄，而知採大木所加諸軍民的疼苦已層面化，已有勞皇帝下敕令安撫；然奉命的大臣是否具存皇帝痾瘥在抱的心理，就難卜了。這種情狀也同樣的見於北京的軍民。永樂六年六月庚辰頒給北京諸司、文武羣臣的詔諭中提到，文曰：

比以營建北京，國之大計，有不得也。重勞下事之人，略不究心，驅迫嚴苛，貪漁剝削致其窮悴，赴訴無所以廉得其實，悉置于法⁴⁵²。

因此又勒工程總負責人的泰寧侯陳珪，以及北京刑部，對營造軍民務加體恤，如：方今盛暑，軍民赴工者宜厚加撫恤。飲食作息必以時，無過于勞，疾悉與醫藥，爾等其體朕恤民之意，斂怨爲功，朕所不取⁴⁵³。

八月丙戌，成祖下詔明年二月巡幸北京。所提示的理由是傳統的與天下已定，詔文曰：

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者。朕君臨天下，祇率典彝。統御之初，已陞北平爲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維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⁴⁵⁴

十二月甲申，有詔禮部鑄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印，凡十四顆；印文並加「行在」二字。內府尚膳等監、惜薪等司、兵仗等局印凡十六顆；印文並加「隨駕」二字⁴⁵⁵。

永樂七年二月辛巳，命工部鑄北京皇城四門銅符及夜巡銅牌⁴⁵⁶，告天地宗廟、社稷後，壬午，車駕出發⁴⁵⁷。三月壬戌，抵北京⁴⁵⁸。

閏四月丁卯，設北京寶鈔提舉司紙印鈔局，官制如南京⁴⁵⁹。五月戊子，設北京光祿寺之大官、良醢、珍羞、掌醢四署，官制如南京⁴⁶⁰。六月甲辰，設北京行用庫

451 同註三，卷十五，頁一〇八九。

452 同註九一，卷八〇，頁一a，p. 1065。

453 同上。

454 同上，卷八二，頁五b，p. 1102；亦見於明通鑑，卷十五，頁六七三，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統御之初，已陞北平爲北京。今國家無事，省方維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于境內朝見，非經過之處，毋得出境。凡道塗供應皆已節備，有司不得有所進獻。」比對之下，有甚多出入。

455 同上，卷八六，頁三b，p. 1138。

456 同上，卷八八，頁五b，p. 1170。

457 同上。

458 同上，卷八九，頁二a，p. 1179。

459 同上，卷九一，頁三a，p. 1197。

460 同上，卷九三，頁三a，p. 1203。

及大通關庫，置大使一員、副使二員。關支大使副使各一員⁴⁶¹。丁未日，設北京、宣化、清平、居庸、榆林、鎮安、懷來、宣城、寧遠、德勝等衛⁴⁶²。這是皇帝北巡後所作的擴充編制，加強警備。

八月，淇國公丘福大將軍討伐本雅失里中伏，全軍覆沒。北京的國防頓形緊張，在此同時，皇城、宮城正在興建，於是永樂八年正月丙戌，築北京至居庸關鋪舍，關內、關外，每三十里築烟墩一所⁴⁶³。而二月戊戌有旨，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議留守北京事宜⁴⁶⁴，指定由皇太孫瞻基坐鎮北京；但最迫切的還是即將要會集天下徵召而來的兵馬于北京，成祖決意親征胡虜。夏原吉等至庚子日才呈上所議的北京留守事宜⁴⁶⁵。

復元工作之下，北京人口日多，年來生徒自然也相對的增加。永樂九年二月癸巳，北京國子監以監官員額不足，因此提出要求，乞請如：南京國子監例，置博士四員、助教十三員、學正九員、學錄六員、掌饌一員⁴⁶⁶。皇帝核許。

永樂十年十二月壬子朔，工部尚書宋禮復採木四川⁴⁶⁷。

永樂十一年二月甲子，車駕出發巡狩北京，宣佈一切均按七年之制處理。壽陵成，命曰長陵，進封王通爲成山侯⁴⁶⁸。

北京皇城的營繕工程至永樂十三年已成者，有九門之衆。二月癸未日有置南北二京城門郎之令。按北京的九門爲：麗正、文明、順承、齊化、平則、東直、西直、安定、德勝。每門六員，秩正六品⁴⁶⁹。但次年的七月己酉，有革南北二京城門郎⁴⁷⁰之命頒下。三月丁巳，有修北京城垣之記錄。⁴⁷¹己亥，策士於北京。時帝將徙都，思得北士用之。鹽山王翔兩試皆上第，特召賜食，選爲庶吉士⁴⁷²。

成祖第一、二次北巡，第一、二次北征，進進出出北京，有政治重心北移的實際走向。因缺新造的宮殿可用，仍然使用當年封藩的；十四年有了澈底性的決定，

461 同上，卷九三，頁一b，p. 1228。

462 同上，頁二b，p. 1230。

463 同上，卷一〇〇，頁一b，p. 1311。

464 同上，卷一〇一，頁一a，p. 1311。

465 同上，頁二a，p. 1312。

466 同上，卷一一三，頁一b，p. 1438。

467 同註三，卷十五，頁一〇八四；亦見於明紀，卷第九，頁九二；明通鑑，卷十六，頁七〇四：十二月，宋禮治河還，復使禮採木入蜀。

468 同註十，卷第九，頁九三；亦見於明通鑑，卷十六，頁七〇八。

469 同註九一，卷一六一，頁一b，p. 1821。

470 同上，卷一七八，頁三b，p. 1942。

471 同上，卷一六二，頁三a，p. 1839。

472 同註十，卷第九，頁九五。

即作西宮。因為江南的經濟、物資支援已無問題，漕運河道最滯阻部分的會通河與清江浦業已鑿通，八月丁亥的實錄記載著：

作西宮。初，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將撤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宮為視朝之所⁴⁷³。

正因為如此，下一步便有十一月壬寅再度詔令羣臣議論營建北京事宜。按十四年的九月戊申，成祖的車駕發北京南返，十月癸未至南京，抵京師後只有一個多月就有上述之意，顯然的，與北方的政治、軍事密切有關，政治權力中心北移的跡象更明。北巡與北伐之後，在制度上，人與事的不斷擴大，軍事人馬、糧糈的結集；漕運的暢通，供應不虞匱乏，只有加強了成祖的信心，不必耿耿于當初的民力不堪。公、侯、伯、五軍都督及在京都指揮等官的聯合疏文提到，並陳情：

矧河道疏通，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于趨事。揆之天時，察之人事，誠所當為而不可緩。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天下幸甚！⁴⁷⁴

兵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等衙門、尚書、都御史等官接着也上疏興工，如：

比年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陛下重于勞民，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材用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實啓之。伏乞早賜聖斷，勅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⁴⁷⁵。

以上可作為文武百官所表達的心態。次月的癸酉日，賜營建西宮官軍、夫匠鈔有差⁴⁷⁶。足證研商之後，即行營建。

進一步的集中繕理工程事務，十五年二月壬申，即命泰寧侯陳珪掌繕工事，安遠侯柳升、成山侯王通副之，命禮部鑄印給之。其制如同都督府，文曰：繕工之印⁴⁷⁷。陳珪、王通且兼掌北京行後軍都督府事⁴⁷⁸。

473 同註九一，卷一七九，頁三 a，p. 1953；亦見於明書，卷八四，頁四 b，p. 3472。

474 同上，卷一八二，頁二 a，p. 1965。

475 同上，頁二 b，p. 1966。

476 同上，卷一八三，頁二 b，p. 1972。

477 同上，卷一八五，頁二 b，p. 1984；亦見於國權，卷十六，頁一一三八：成山侯王通副之，給印，制視都督府。設經歷一，都事四；明紀，卷第十，頁九六：十五年二月壬申，陳珪董建北京，鑄繕工印給之，並設官屬，兼掌行在後府。柳升、王通為珪副。河南布政使周文襄、王文振，參議陳祚會疏，言建都北京非便，並請均州太和山佃戶。

478 同上，永樂十五年二月甲戌條；亦見於國權，卷十六，頁一一三八：掌繕工事，泰寧侯陳珪，成山侯王通兼北京行後軍都督府事。

此時也有持反對論點的，如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參議陳祚合疏，言建都北京非便，並謫均州太和山佃戶⁴⁷⁹。

西宮的營繕工程至四月癸未即宣告完成，費時不過五個月而已，其格制為：

中為奉天殿，殿之側為左、右二殿。奉天之南為奉天門，左右為東西角門，奉天之南為午門，午門之南為奉天門。奉天殿之北有後殿、涼殿、暖殿及仁壽、景福、仁和、萬春、永壽、長春等宮，凡為屋千六百三十餘楹⁴⁸⁰。

成祖的第三次北巡，就在西宮工程告成的次月之丙戌日至北京⁴⁸¹，似乎配合得極其恰當。

西宮竣工之後，陳珪等或別有調動，但成祖至北京後，對營建的工程事務又作了一番更動，顯示北京的營建要進入一新的里程；不但要分層負責，且命另一位大臣與陳珪合作，所以五月的諭令，其原委是：

命行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兼督營造。先命成山侯王通、興安伯徐亨、都督薛祿、金玉、章安、譚廣各督一事，而命泰寧侯陳珪、安遠侯柳升、總督行部尚書郭資、侍郎崔衍領糧餉，至是復命慶同珪等總督⁴⁸²。

營建的工匠，得到較好的照料，有安樂營的設置，且有醫藥、喪葬的照顧，同日的詔令有指示，如：

命行在工部造安樂營以居。營造夫匠之患病者，令太醫院分官率醫士三百五十人給藥療治，仍遣監察御史、錦衣衛官巡視。夫匠亡歿者，有司函骨遞歸其鄉，葬之⁴⁸³。

安樂營尚在趕建中，九月，成祖對行在工部臣曰：四方之人服役京師者，水土異習，加以寒暑勤勞，蓋有致疾而醫藥久未痊者；此者，盡力奉公，當加卹之，仍令有司存撫之⁴⁸⁴，冬天要來了，十月甲申日，給賜營造軍民夫匠胖襖、袴鞋及綿

479 同註十，卷第十，頁九六。

480 同註九一，卷一八七，頁二a，p. 2001；亦見於國權，卷十六，頁一一四一：四月癸未，西宮成。入承天門曰午門，又入曰奉天門，東西角門翼之。內奉天殿，有殿翼之。入則後殿、涼殿、暖殿及仁壽、景福、仁和、萬春、永壽、長春等宮。

481 同上，卷一八八，頁一a，p. 2003；亦見於國權，卷十六，頁一一四一：永樂十五年，五月丙戌朔，上至北京，御新殿，受朝賀。

482 同上。

483 同上；亦見於國權，卷十六，頁一一四一：行在左副都御史李慶兼督營造。命行在工部作安樂營以居病匠，太醫院分療之。御史、錦衣衛官巡視。亡歿者歸其骨。

484 同上，卷一九二，頁七a，p. 2033；亦見於國權，卷十六，頁一一四五：辛巳，命行在工作人疾未痊者，護送還家，有司善撫之。

衣、綿花⁴⁸⁵。十一月甲申日，有令頒行在戶部以白米二百五十石給安樂營患病夫匠⁴⁸⁶。由此而知安樂營類似今日所謂療養院。白米的分配與時限，都欠缺明白的交代。

永樂十六年三月甲子，成祖頒令行在禮部，對匠夫的工作時間過期者有賞，如：北京營造工匠過期未得代者，一月以上，人加賞鈔二錠、米一斗；十月以上，加錦布二疋⁴⁸⁷。

永樂十七年四月己卯日，命行在工部月給營造夫匠木棉；庚辰，賜營造軍民、夫匠胡椒、魚鯨⁴⁸⁸。總督營建工程之一的泰寧侯陳珪於本月甲辰日告卒，實錄記之：及營建北京，置繕工，命珪總其事。珪經畫有條理，甚見獎重⁴⁸⁹。清修明史記其參預營建工程之事迹較有層次，如：永樂四年重建北京宮殿，經畫有條理，甚見獎重。八年帝北征，偕駙馬都尉袁容輔趙王留守北京。十五年命鑄繕工印給珪，設官屬，兼營行在後府。十七年四月卒，年八十五。贈靖國公，諡忠襄⁴⁹⁰。

傅維麟的營建志提及：太宗起自北藩，仍元故都為京師，凡所建置皆倣留都，蓋有文王定豐，武王遷鎬之意焉！其制度詳細掌於工部營繕司及內官監，而國變後，圖籍散失，莫可稽考⁴⁹¹。成祖委派陳珪督責北京大工程，由永樂四年至十七年四月去世為止，凡十三年有餘。陳珪死時記為八十五歲，則最初董責大工時也七十三歲了。他是軍人，記其經畫有條理，確然不易，不過也引起懷疑一個軍人的頭腦。自古以來，中外的大建築，必有大師為之設計，張秀民考得北京宮殿大工程實另有其人擘劃，他在明代交趾人在中國之貢獻一文中提到：

昔金人以梁漢臣充修燕京大內正使，孔彥周為副使，依宋汴京制度而為之。陳援菴先生嘗發見元代建大都宮闕之設計工師，為阿拉伯人也黑迭兒。金、元兩代雄麗之宮闕，久已蕩然無存，無由窺其遺蹟；而明代之規則，今日具在，此在建築史上空前絕後之大師，姓名不彰，豈非工程界之憾事？是則我國士大夫傳統上輕視藝術之流弊也。八九年前（按張文發表於三十六年九月

485 同上，卷一九三，頁一a，p. 2035。

486 同上，卷一九四，頁三b，p. 2044。

487 同上，卷一九八，頁二b，p. 2070。

488 同上，卷二一一，頁一a，p. 2133。

489 同上，頁二a，p. 2135；亦見於國朝，卷十七，頁一一六〇。

490 同註十一，卷一四一，頁二，p. 1601。

491 同註十七，卷八四，頁二a，p. 346。

二十六日學原三卷一期)嘗考得此大工程師，乃一交趾人，且是太監，其人爲誰？乃阮安也⁴⁹²。

按阮安的來歷，要溯自張輔代朱能征伐安南勝利之後。阮安列於清修明史宦官金英傳之附條，記曰：

永樂中（按永樂四年七月辛卯出師，冬十月戊子師次龍州，征夷將軍朱能病卒，張輔代之），英國公張輔以交童之美秀者還，選爲奄。（范）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與焉？……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營北京城池，宮殿及司府廡。目量意營，悉中規制，工部奉行而已⁴⁹³。

私家著述也有涉及阮安的，如傅維麟在宦官傳中輯集到的事蹟，如：阮安，交趾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太宗營建北京宮殿城池，及治塞楊村驛諸河工，皆大著勞績，諸屬一受成算。臨終布衾衣篋而已⁴⁹⁴。尹守衡指出他所負責的各種工程，如：有阮安者，時稱清忠，上顧時時加寵，異焉！上之草創燕都，實任之。安長於工作，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府、部諸司之制，出安規畫，工曹諸屬不能改，拱手受成而已。先後賜予極蕃，悉輸工作私帑，亡十金之蓄⁴⁹⁵，葉盛所記係出自東里文集，文曰：太監阮安，一名阿留。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于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諸河，皆大著勞績，工曹諸屬，一受成說而已⁴⁹⁶。

關於北京的營建工程，傅維麟記云：初，營建北京，凡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⁴⁹⁷。朱國禎也記此事爲：文皇初封于燕，以元故宮爲府，卽今之西苑也。靖難後，就其地亦建奉天諸殿。十五年改建大內于東，去舊宮可一里，悉如南京之制，而弘敞過之⁴⁹⁸。陳夢雷所記的爲：北京營建，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⁴⁹⁹。

由上述，如就明史地理志與古今圖書集成所按舊京遺事的記載對比，可顯示出官修與私修之史書間有出入，列表于下：

492 明代國際關係，頁六四——明史論叢之七。

493 同註十一，卷三〇四，頁六至七，pp. 3348~9。

494 同註十七，卷一五八，頁三 ab，pp. 7112~3。

495 同註四一，卷二五，頁六，p. 589。

496 水東日記，卷十一，頁一二三——筆記小說大觀，三十六編目。

497 同註十七，卷八四，頁四 b，p. 3472。

498 同註七二，頁二，p. 1911。

499 同註八三，三五葉，p. 436。

| | 舊京遺事 | 明史地理志 |
|----------|------------------------------------------------------------------------------------------------------------------------------------------------------|---------------------------------------------------------------------------------------------------------------------------------------------------------------|
| 京師大城(京城) | <p>京師大城： 一重，周四十五里，九門。 城周正如印。 南：正陽、崇文、宣武。 東：朝陽、東直。 西：阜成、西直。 北：德勝、安定。</p> | <p>永樂四年閏七月建北京宮殿。修城垣。十九年正月告成。 皇城之外曰京城，周四十五里，門九： 正南曰麗正（正統初改曰正陽），正陽南之左曰文明，後曰崇文。南之右曰順城，後曰宣武。東之南曰齊化，後曰朝陽。東之北曰東直，西之南曰平則，後曰阜成。西之北曰彰儀，後曰西直。北之東曰安定，北之西曰德勝。</p> |
| 皇城 | <p>大城內皇城，皇城六門： 大明南向直正陽門。 東安直朝陽門。 西安直阜成門。 北安當德勝門。 大明東轉長安左門。 西轉長安右門。 於京城正中皇城内，樹色青蔥翠金雀，人騎馬上可望也，城外紅鋪，七十二禁軍守之。</p> | <p>京城之外為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門六： 正南曰大明。 東曰東安， 西曰西安， 北曰北安。 大明東轉曰長安左。 西轉曰長安右。</p> |
| 宮城(紫禁城) | <p>皇城内為宮城，八門： 正南第一重曰承天之門， 二重曰端門， 三重曰午門。 午門魏闕分焉： 曰左掖門， 曰右掖門。 正南有五門也： 東曰東華；西曰西華， 北曰元武。 周廻紅鋪三十六，亦禁軍守之，城河遶焉。</p> | <p>宮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曰紫禁城。門八： 正南第一重曰承天， 第二重曰端門， 第三重曰午門， 東曰東華；西曰西華， 北曰元武。</p> |
| 備註 | <p>宮城正南有五門也，「五」為三之誤，古今圖書集成第六十冊，頁三十五，p. 436</p> | <p>宮城缺二門：左掖、右掖，明史卷四十，頁四，p. 391</p> |

孟慶遠於北京在歷史上做過哪些朝代的首都？一文中提到內城、皇城、外(京)城的建築架構，提出了他的看法，如：

明成祖為了遷都北京，從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到十八年（公元1420年）

對元大都進行了改建。最重要的變動是把全城的中心線向東移約一百五十米

。這條線雖然不再是平分東西城的中心線，但仍然是全城的中軸線。新建的宮城紫禁城稍向南移，紫禁城南面正中的午門和北面正中的玄武門，以及城內的主要宮殿（即象徵最高統治中心的前三殿和後三殿），一律居中建造在這條中軸線上，以體現封建帝王是天下權力的中心。在紫禁城和皇城之間，中軸線左、右兩旁，分別建築了太廟和社稷壇，仍然保持「左祖右社」的制度。在社稷壇以西，開鑿了南海，擴大了皇城中的水面，在紫禁城北的中軸線上，堆築了景山，它被看作是鎮山，以此來象徵前朝的徹底滅亡和自己王朝的長治久安。在景山北面中軸線的頂點上，建築了鐘樓、鼓樓。在正陽門外以南的東西兩側對稱的位置上，分別建造了天壇和山川壇（也叫地壇，後改稱先農壇）。改建的北京城，城牆全部用磚砌，周圍長二十公里⁵⁰⁰。

孟慶遠以中軸線說明它體現的意義，予人對該大工程包涵的意義深入的瞭解；陳正祥也說明北京建築的佈局加強中軸線的重要性，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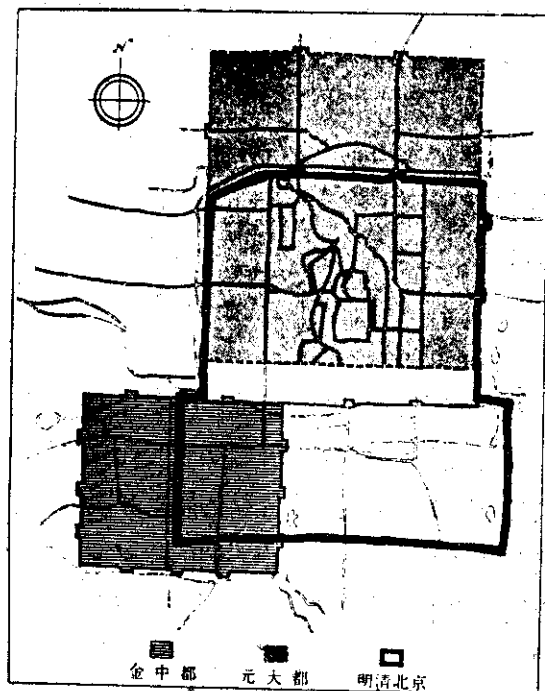
舊北平城的結構大致形成於明代，北半是內城，南半是外城，由一條長達八公里的中軸線縱貫南北，作為全城的依據。外城南邊正中的永定門，是這條中軸線的起點。從永定門北行，左右有天壇和山川壇兩個約略對稱的大建築羣，再往北就是進入內城的第一個重點正陽門（前門），接近了皇朝的統治中心。由正陽門進大明門，可見一條寬闊的「御道」，兩旁有聯檐通脊的千步廊，直達承天門（天安門）前，組成一條巨大的「T」字形廣場，其東有長安左門，其西有長安右門……由承天門起，開始進入中軸線的中段……先是太廟和社稷壇的東西並列。再前進就到達宮城的正門午門。午門以內有前三殿和後三殿，為皇宮所在，是舉世無匹的大建築羣。宮城背後的景山，處於內城中央，是全城的最高點，正好堆築于元代宮城延春閣的舊址上。而延春閣是元朝皇帝起居之所，故帶有迷信的鎮壓意義……中軸線的終點在鐘鼓樓，在空城後門之北，建築在元代中心閣的位置上，南北相對，作為全城的報時中心，永樂對北平城的改建，最主要的是在全城的中軸線上……從而決定了承天門和正陽門的位置……仿照明初南京城的規劃，在中軸線左右兩側建築太廟和社稷壇，仍然保持着「左祖右社」的傳統意義。此一佈局增加了中軸線的重量……再利用承天門到大明門之間的擴建部分，遵循唐、宋以來的舊規，把中央政府的主要官署，沿着宮廷前的中軸線，左文右武，對稱地排列在東西兩側，徹底改變了元大都城內中央衙署分散的狀況……皇宮也在

元大都宮城的基礎上建築起來，先後的中軸線相一致⁵⁰¹。

孟、陳共同指出北京宮城背後的景山，具有鎮壓作用，是所謂風水、堪輿之迷信成分。燕王居守北平時，已有「王氣」之說甚囂塵上，大將軍藍玉曾向皇太子朱標告密，而今燕王已躍登天子位，則王氣之說更足以附會。難道即景山下原元代宮城中的延春閣，這一塊俗云之地脈所在，沖出了所謂王氣？朱國禎曾經走馬西華門，描述北京之宮城、皇城、有五行、八卦之詮釋，如：

即今之三殿，正朝大內也。此得「地脈」盡處，前挹九河，後拱萬山，正中表宅，水隨龍下，自辛而庚，環注皇城，繞巽而出，又五十里合于潞河。余過西華門，馬足恰恰有聲，俯視見石骨黑，南北可數十丈，此真龍過脈處。出西直門高粱橋一帶，望之隱隱隆隆，可七十里。天造地設，至我明始開天

北京城歷代變遷圖 西南爲金的中都，東北爲元的大都，粗線部分是明清的北京城舊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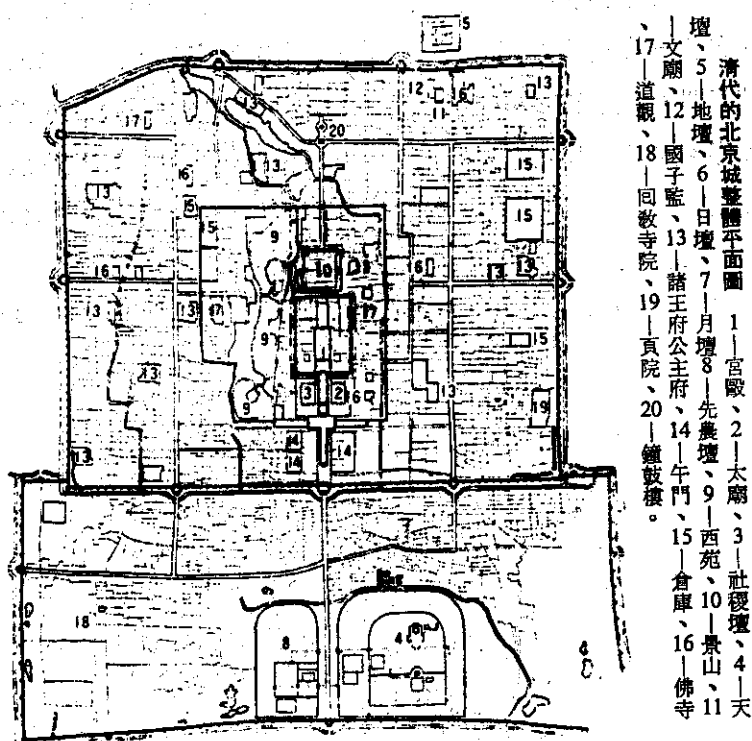


圖一

資料來源：北平故宮頁45

說明：北京城的平面部份，沿襲了元朝大都城的形式，明洪武二年（1369）將元的大都縮小規模，並將北側城壁的位置南移；又於永樂十七年（1419）將南側的城壁擴張；後來更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增築外城。

501 中國文化地理，頁一二六至七。



圖二

資料來源：北平故宮頁45

說明：由宮城的南門——午門（14）而貫穿整座宮城的中軸線，再越過故宮背後的景山（10），通達都城北端附近的鐘樓、鼓樓（20），成為整個平面圖的中軸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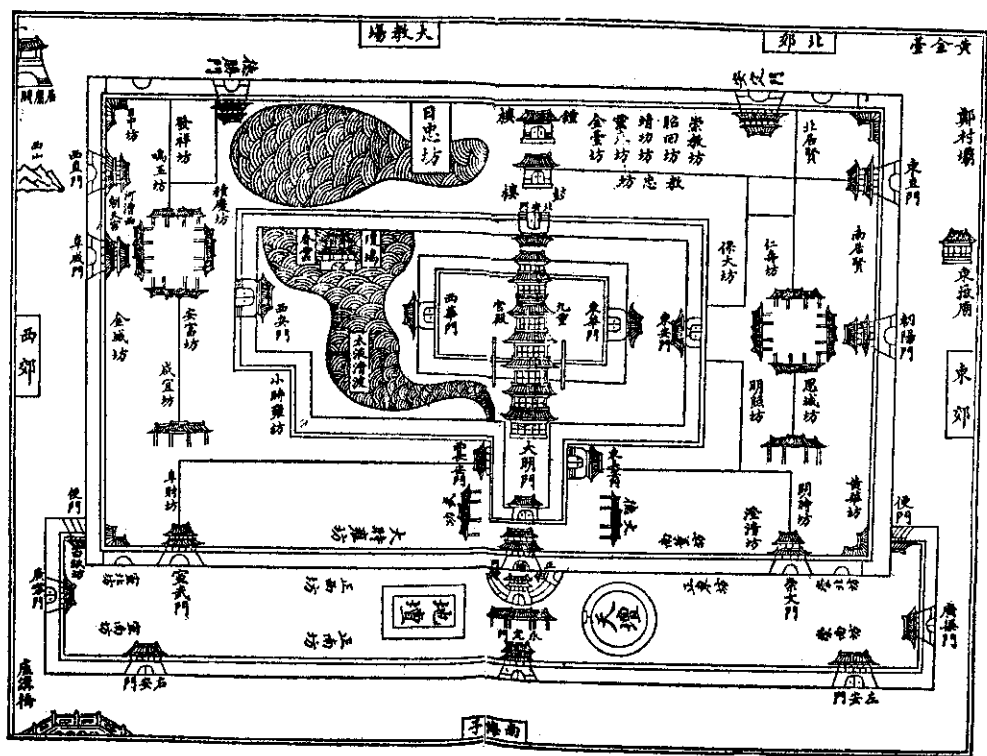
壽山，又足以配，帝王萬萬世之傳，寧有極哉？⁵⁰²

朱國禎此文述方位，真龍過脈栩栩如生，令人有模稜兩可的疑惑，一時難以決定。以故，這一派思想或說法因此能存在至今日，利用人們的心理矛盾為最主要的因素。社會上有兩種人推波助瀾，其一為既得利益的人，藉此以永保其位，如帝王、世家；或者是一貧如洗者，希望先人的骨殖，葬在所謂「龍穴」上，則平地一聲雷，青雲直上。自古以來，中國的下層社會，甚至認同這一種思想為傳統之一。

就以上諸說，謹採錄數撮古北京城圖以相配合，讀者容或憑此可以加深文字上的認知。如圖一、二、三、四。

以上因陳珪之死，蓋棺論定其功，官方當然不會表揚阮安太監之勞，用特將其事蹟及北京宮殿、皇城、京城變遷諸圖配置來補述一番。陳珪死之際，北京大工程尚距七個月才得以竣工，而勞力需求孔亟。

永樂十七年五月丁卯，成祖有命予禮部，轉告營造軍民，願留服役者，人賜鈔五錠、絹、布各一疋，蘇木、胡椒各一斤⁵⁰³。勞力仍不足，成祖動用到犯罪在服刑的人來運磚抵罪，六月丁丑，命法司執行，如：出雜犯死罪以下囚，運磚贖罪，以罪輕重為多寡。運畢，軍、民釋放，官吏復職役⁵⁰⁴。七月裏，有司請以平江伯陳瑄所統帶的運糧軍士，明年俱赴北京營造⁵⁰⁵。但皇帝不允。顯見江南的物資與糧餉仍要軍力不斷的往北輸送。木材已足，負責四川採木的宋禮，以年老乞請回京述職，九月辛酉得到成祖的勅書，文曰：卿採材于蜀，數年殫竭心力，可謂勞矣！今材已



北
+
圖 三

資料來源：筆記小說大觀十二編(-)，頁 231；明，張爵纂京師五城坊衛集。

說明：朝陽門原齊化門、崇文門原文明門、宣武門原順城門、阜成門原平則門、西直門原彰儀門。

503 同註九一，卷二一二，頁二 a，p. 2139。

504 同上，卷二一三，頁一 a，p. 2141；亦見於國權，卷十七，頁一一六〇：釋經繁運磚贖罪。

505 同上，卷二一四，頁二 a，p. 2147；亦見於國權，卷十七，頁一一六一：七月辛亥，定浙江、江西、湖廣及京軍轉運，餘衛軍營造……顯見江南的物資、糧餉，仍要軍力不斷的來輸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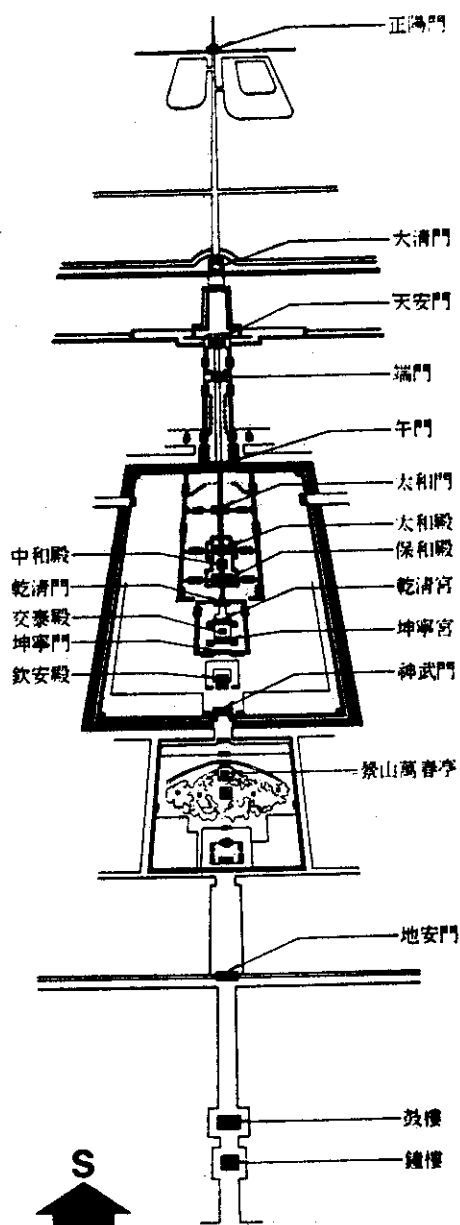


圖 四

資料來源：世界地理雜誌第一卷第四期頁31。

說明：紫禁城中軸線上主要建築位置圖。

足，可回京視事。卿既老疾，特免朝參。事有當上聞者，令侍郎代之⁵⁰⁶。十月壬申，賜營造軍民夫匠胛口襖、褲、鞋、胡椒、蘇木各有差⁵⁰⁷。十一月甲子，拓北京南

506 同上，卷二一六，頁三 b，p. 2160；亦見於國權，卷十七，頁一一六三：召四川採木工部尚書宋禮回京。

507 同上，卷二一七，頁一 a，p. 2161。

城計二千七百餘丈⁵⁰⁸。陳正祥記曰：將南邊的城牆拆了，向南推出一里，拓展到日後內城南邊的線上。南城所拓寬的地方，主要用以修建衙門，開闢了一個新的行政區⁵⁰⁹。拓建當然損及老百姓的宅子、園圃，至十八年三月丙子始見補償。當時有命給工部，京師居民近皇城當遷者，重給所費，擇隙地處之⁵¹⁰。十二月乙丑，監察御史鄧真上疏言民膜十事，其中有二樁涉及工部的內幕重重弊端及買辦之貪污情狀，文曰：

……六曰：工部職掌，專造作。當今所急務者，無如北京宮殿，其諸造作皆可隨宜；乃不度民力，不分緩急。差人買辦物料，以一科百，以十科千，動至數千萬計，民受其害，不可勝言。且如匠人有連年服役不少間者，有經年買閑在外生理者，有狡猾託故而逃避者。所司官吏明知其故皆不舉問，以致役使不均，人心不服……八曰：洪武中，官府買辦物料只收本色，物戶自送該門交納。今貪利之徒，一概攬納，不收本等物料，而行收鈔貫等項，以一科百，以十科千，以百科萬。恣肆貪殘，吮民膏血，此皆工部之弊也⁵¹¹。

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的工程將次完成。九月乙巳日，行在欽天監言：明年正月初一日上吉，宜御新殿受朝⁵¹²。於是成祖派遣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齎勅召皇太子，令道途從容而行，期十二月終至北京。原吉陛辭，賜鈔一百錠⁵¹³。夏原吉於九月戊寅日至南京。皇太子宴原吉於文華殿，賜白金五十兩及綵幣、鞍馬⁵¹⁴。丁亥，成祖命行在禮部自明年正月初一日始，正北京為京師，不稱行在。各衙門印有行在字者，悉送印綬監，令預遣人取。南京衙門皆加南京二字，別鑄印，遣人齎給⁵¹⁵。十一月丁卯，成祖對行在兵部尚書方賓提到軍衛合行之事宜，以符應京師北移之舉。令各官研擬以聞。方賓等的議決為：

行在左軍都督薛祿掌北京後軍都督府，其簿書宜付後軍都督府承掌，印送禮

508 同上，卷二一八，頁三 a，p. 2169；亦見於國權，卷十七，頁一一六四：拓北京南城。

509 同註五〇一，頁一二四。

510 同註九一，卷二二三，頁一 b，p. 2198。

511 同上，卷二一九，頁四 b 五 a，pp. 2178~9；亦見於國權，卷十七，頁一一六五：初，翰林學士楊榮條府諸司積弊十事，上覽而嘉之。密諭曰：雖切時瘼，但卿為近臣，恐致猜疑，可令慎密御史言之。于是以御史鄧真奏上，衆皆待罪，令即日倭改。

512 同上，卷二二九，頁一 a，p. 2225。

513 同上；亦見國權，卷十七，頁一一七二：己巳，北京宮殿將成，遣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齎敕召皇太子，期十二月終至北京。

514 同上，頁二 a，p. 2227。

515 同上，頁二 ab，pp. 2227~8；亦見於國權，卷十七，頁一一七三：諭行在禮部，明年元旦定北京為京師，去行在。令上南京諸司印給京師諸司。別鑄南京諸司印，加南京二字。

部銷。夜巡銅牌門禁鎖鑰付中軍都督府掌出關勘合，令中軍都督府編置兵部，公用用印，送印綬監收。別置文簿付各關為驗。凡出關者，通政司具奏，赴印綬監填給勘合照驗。金吾左等十衛，已為親軍指揮使司，其行移並守衛官軍俱令依南京上十衛例。其各衛官軍今在南京及行在衛分者，俱令取入原衛上直守衛。南京留守五衛，每衛改官軍一半來北京開設五衛，仍屬五府。分守城門及更番點閱皇城四門。北京牧馬千戶所候調南京軍至，併之。常山三護衛見在北京，其文移令依安東中護衛例⁵¹⁶。

方賓等所研擬的是比照南京之制，加強北京城、皇城的防務，得到俞允，在此同時，成祖又命兵部調度各衛守二京，如：

以孝陵、濟川、廣洋水軍，左、右江陰、橫海、天策、英武、飛熊、廣武、應文等衛守南京；神策、鎮南驍騎，瀋陽、虎賁、豹韜、龍驤、鷹揚、興武、龍虎、武德、和陽、瀋陽右等衛調守北京；留守中、左、右、前、後五衛官軍，分守南北二京⁵¹⁷。

十一月戊辰，成祖下詔天下，表示他順天承運，明年使用新殿。實質是明年元旦，大明帝國的政治權力中心北移，正式使用北平為京師，詔文曰：

開基創業，興王之本為先；繼體守成，經國之宜尤重。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華夷，建都江左以肇邦基，肆朕承大統，恢弘鴻業，惟懷永圖。眷茲北京，實為都會，惟天意之所屬，實卜筮之攸同，乃仿古制，徇輿情，立兩京。置郊社、宗廟，創立宮室。上以紹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貽子孫萬世之弘規，爰自營建以來，天下軍民樂於趨事，天人協贊，景貺駢臻。今已告成，選永樂十九年正月朔日御奉天殿朝百官，誕新治理，用致雍熙。於戲！天地清寧，衍宗社萬年之福，華夷綏靖，古今全盛之基，故茲詔示，咸使聞之⁵¹⁸。

乙亥日，皇太子至北京後，在制度上又有了變動，壬午日的記載：

革北京刑部並所屬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照磨所、司獄司，其屬官俱調用；及革行在戶部、刑部並南京戶部、刑部之北京清吏司，行在都察院並南京都察院之北京道刑部……改北京行太僕寺為太僕寺，北京國子

516 同上，卷二三一，頁二 a，p. 2235。

517 同上。

518 同上，頁二 ab，pp. 2235~6；亦見於國權，卷十七，頁一一七四：詔曰：「朕皇考高皇帝，建都江左，肇造邦基，肆朕繼承，惟懷永圖，乃倣古制，徇輿情，立兩京，置郊社宗廟，創立宮室。上以紹先志，下以貽子孫。營建以來，天下人民樂于趨事，天人協贊，景貺駢臻。今工造成，選以明年正朔御奉天殿，朝百官，治萬民。故茲詔示，咸使聞知。」其間文字上出入不少。

監爲國子監、北京刑部所屬順天寺等八府，保安、隆慶二州；並直隸京師寶鈔提舉司承運庫、行用庫、廣盈庫。張家灣鹽倉檢校批驗所俱隸戶部。會同館、大通關俱隸兵部。北京刑部工曹清吏司、織染所、雜造局、盧溝橋、通州、白河之處抽分竹木局俱隸工部。北京五城兵馬指揮司析爲東城、西城、南城、北城、中城五兵馬指揮司。革北京光祿司及大官、良醢、掌醢、珍羞四署⁵¹⁹。

十二月癸亥，因北京郊社、宗廟及宮殿完成，論營建功，進封薛祿陽武侯，擢工部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⁵²⁰。

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成祖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郊壇奉安天地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社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⁵²¹。

戊寅，大赦天下，詔曰：

……自永樂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強盜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告言者，以其罪□之。所有事宜條列于後：

一文武官員、吏、軍、民人等，有爲事做工運磚拖石等項者，悉宥其罪。官吏復還職役，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一逃軍、逃囚，許令赴官首告，與免其罪，軍還原伍，匠仍當匠。一失班罰工人匠及鎖鍊終身做工者，盡行釋放，依舊輪班。……一各處造作，除軍需等項急用外，其餘不急之務，暫且停止⁵²²。

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⁵²³。成祖頗以爲歉，似天意有譴，致有災降，於壬寅之勅，就諭文武羣臣曰：……朕心惶懼，莫知所措。意者，於敬天事神之禮有所怠歟？或祖法有戾而政務有乖歟？或小人在位，賢人隱遁而善惡不分歟？或刑獄冤濫及無辜而曲直不辨歟？或讒慝交作諂諛並進而忠言不入歟？或橫征暴斂、剝削拮据而殃及田里歟？或賞罰不當、蠹財妄費而國用無度歟？或租稅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歟？或軍旅未息、征調無方而饋餉空乏歟？或工作過度、徵需繁

⁵¹⁹ 同上，頁三 b，p. 2238。

⁵²⁰ 同註一〇八，卷十七，頁七四二。

⁵²¹ 同註九一，卷二三三，頁一 a，p. 2247；亦見於國權，卷十七，頁一一七六；明通鑑，卷十七，頁七四三；明紀，卷第十，頁九九；明史，卷七，頁七，p. 96。

⁵²² 同上，卷二三三，頁二 b 三 b，pp. 2250~2；亦見於國權，卷十七，頁一一七七。

⁵²³ 同上，卷二三六，頁一 a。p. 2263；亦見於國權，卷十七，頁二七九；明紀，卷第十，頁九九。

數而民力凋弊歟？或奸人附勢、羣吏弄法，抑有司闕茸、罷悞、貪殘、恣縱而致是歟？下屬于民，上違于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由，爾文武羣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當，宜條陳無隱，庶圖悛改，以回天意⁵²⁴。

談遷對三殿火，譏評之中頗有消遣的口吻，如：新宮告成，不四月，災及三殿。營之何久？燔之何亟？其後遞構遞燬，曾無百年之固，抑國家以火德王，煩我土木耶⁵²⁵？

當時應詔建言者頗多，摘取翰林院侍讀李時勉、侍講鄭緝有關營建北京方面的，文曰：

近年營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不得生理，衣食不給，尤可矜憫，宜勅軍官加意撫恤，增給月糧，寬餘丁差徭役，給其家⁵²⁶。

此外，給事中柯暹，監察御史徐瑬、鄭惟桓、羅通，刑部主事高公望並言時政，成祖俱嘉納之，惟殺主事蕭儀。衆云遷都不便，儀言峻切，帝怒，命磔之⁵²⁷。對建言的反應是加意的安撫營建的官吏及匠失，去其不便民之務，乙巳日下詔，條列了：

一官吏人等但因營造買辦物料及失誤違限等項得罪者，悉皆有免，各還職役。
一營造軍夫人匠但有傷故者，有司加意撫卹其家，免其雜泛差役⁵²⁸。

蕭儀應詔陳言被殺，成祖的作法難免過當。雖說皇帝與大臣密議過數月之久，

524 同上，卷二三六，頁一 ab，pp. 2263~4；亦見於國榷，卷十七，頁一一七九：詔曰：「朕恭膺天命，祗紹鴻圖，爰倣古制，肇建兩京。乃三殿災，朕心惶懼，莫知所措。意者于敬天事神之禮有所怠與？祖法戾與？政務乖與？小人在位，賢士隱跡與？刑獄冤濫與？讒惡交作與？剝削剝剝及田里與？蠹財妄費，用無度與？租稅太重，徭役不均與？軍旅未息，征調無方，餽餉乏與？工作過度，民力斂與？奸人附勢，羣吏弄法，抑有關茸不治而致然與？朕之寡昧，未究所繇，爾文武羣臣，直陳無隱，朕圖悛改，以回天意。」明通鑑，卷十七，頁七四四亦載。

525 同註三，卷十七，頁一一七九。

526 同註九一，卷二三六，頁二 a，p. 2265；亦見於國榷，卷十七，頁一一七九至八一：甲辰，翰林侍讀李時勉、鄒緝應詔上言：「……然肇建以來，工巨費大。調度廣，科派繁，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措置失宜。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征需無藝，措走蠶食，竭髓猶不足供，匱用莫知所圖？夫衣食者，民所賴命也！百萬之衆，終歲在宮，既不得遂其父母妻子樂生之心，使耕種失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于代輸桑棗以供薪爨，剝取桑皮以爲楮料，而衣食罄矣！……自營建以來，羣輩工匠，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屋宇已摧，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寒暑暴露，莫能自蔽。倉皇別徙，輿突租完，又復重驅，莫知所向，至有三四遷移，不能定居；既移之後，所空之地，經日逾時，工力猶未之及、此皆陛下所不知，而京師人民不無怨謫言者也……臣願陛下駕返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保養聖躬，休息于無爲，散遣營造工匠，停止征派役作，蠲除租賦，賑濟饑荒，勿聽小人，重勞天下……夫國家所持長久者，天命與人心也。而天命常視人心爲去留，欲得人心，先敦教化，必修禮讓，遂其生養，足其衣食，使其知父子君臣之義。被道德仁義之化，休養田里之間，不見貪殘虐害之政，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也。」疏上，忤旨。頃之，坐謫下獄，尋放出，不敘。

527 同註三，卷十七，頁一一八一。

528 同註九一，卷二三六，頁三 b，p. 2268。

但主事非大臣，蕭儀自然不知，談遷論蕭儀之死，冤將永遠不能雪，而文臣之昧于現實，食古不化，亦可謂迂腐。其文曰：

文皇帝都燕，雖襲元舊，而元不足以當之……自我明拱極，其勢始壯，郊鄴之鼎早定，諸臣不脫輓轡而先之，猶嗷嗷念舊，洵難與慮始也。雖然，蕭儀何罪？橫被斧鑕，至於今，批鱗之血沈聖未雪，冤乎莫爲之白矣！⁵²⁹

成祖崩逝後，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丁巳仁宗嗣位，派遣英國公張輔昭告天地，定明年爲洪熙元年，隨即頒示天下所有合行事宜，關於營繕方面的，摘錄於下：

一各處爲營造採辦木植，如已起運者，隨到所在堆垛，其未採辦者悉皆停止，軍民各發寧家，所差去採辦官員人等限十日內起程赴京，不許托故稽留，擾害軍民。一各處造作，除軍需外，其餘不急之務，盡皆停罷，今後各衙門非奉朝廷明文，不許一毫擅自科擾軍民……一文武官吏軍民匠作人等有爲事發運磚、拖石、砌城、運糧、做工等項，悉宥其罪，官吏復還職，役軍復還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其風憲官有犯贓罪，不許復職，放回原籍爲民當差。一自今官吏敢有以催辦爲由，輒自下鄉科擾平民者，許諸人首告所司，卽拿問解京⁵³⁰。

仁宗皇帝登基的詔文，明令停罷營造、採木……諸務，顯然是不同意其父皇的作法，只礙於成祖在生之時，無法勸阻或干阻。但是北京營建的工程雖在永樂十八年底宣告竣工，其實只能指架構工程或部分先使用的宮殿而言；至於其他，或裝璜、傢俱等等瑣碎的工作，恐非假以時日不可，否則仁宗登位之日已距宣佈竣工之期三載，而仁宗之詔文何以一再指令停罷？洪熙元年三月戊戌，新皇帝更下令在北京的各衙門，悉加「行在」二字，仁宗決意復都南京。同時下令⁵³¹：

復建北京刑部及後軍都督府……命定國公徐甫佐之。調南京兵部尚書張本及工部尚書李友直、右侍郎裴璉、蘇瓚俱任北京刑部。改戶部右侍郎李昶南京刑部右侍郎，金庠爲北京刑部右侍郎，改禮部左侍郎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革繕工官，其事悉歸工部⁵³²。

既已決定還都南京，考慮到南京宮殿的使用情況，仁宗於四月甲辰勅令太監王景弘，劾文曰：

爾卽提督，將九五殿各宮院，凡有滲漏之處，隨宜修葺，但可居足，不必過

529 同註三，卷十七，頁一一八一。

530 同註三九一，卷一上，頁九 a + b，pp. 17~20。

531 同註十，卷第十一，頁一〇五：先是，胡濙陳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供億之煩。帝嘉納之。戊戌，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以將還都南京故也。

532 同註三九一，卷八下，頁七 b，p. 272。

爲整齊以重勞人力⁵³³。

惜乎仁宗還舊都之願未酬而先死，其子宣宗於宣德八年也有過復修南京之詔，似也有繼承其父之志，但不二年又告崩殂，嗣後即不見再提，英宗以幼冲登位，至正統六年八月却罷（北京）行在之稱，重立爲京師，始真正成爲定制，以迄明社爲屋。

八、結 論

因爲欽天監的推算上吉，成祖於永樂十九年元旦，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按理應該一切順遂才是。誰知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成祖竟也戒懼起來，下詔天下，要羣臣直陳闕失。此舉與其性格不符，顯得失常。

不管怎樣，總之上疏的臣子不在少數。因忤聖意被貶謫的，或因而下獄的不少。倒楣的是主事蕭儀因言尤峻烈而被殺；至於鄒緝、李時勉則先下獄而後釋。綜合諸臣的言論，矛頭率指向遷都不便的大前提上。

成祖曾表示遷都之事曾與大臣密議數月之久。究竟議了什麼？遷都原因何在？迄今尙是懸案。前文輯出孫承澤的遷都四因，聊備讀者參酌，絕非密議之言，不過孫承澤想當然的說法，模擬的用心良苦。

蕭儀、鄒緝、李時勉非大臣可知，因不預密議，所以應詔直陳闕失。他如楊士奇、楊榮、夏原吉、蹇義等却不見直陳。也許他們的官只五品，却因簡入內閣，便是近臣，自然得聞其議。再說，同僚解縉的事例，見殺不遠，誰敢不守密？有解縉中了漢王高煦之譖的說法，畢竟還是恃才邀得上寵，有妄言不慎之嫌。

鄒緝、李時勉上陳，能舉出不少實例，且言不峻烈，假定成祖派了人調查屬實，才釋放出獄，並非不可能。專制時代，臣民之命原不過是芻狗，再說篡奪後，成祖恢復了錦衣衛，且於永樂十八年底，剛設東廠。

其實，諸文臣力言遷都不便，論時序已到了永樂十九年，北京宮城、皇城、京城都先後完成；況成祖三次北巡，十五年後不再南返，諸文臣就應舉一反三了，今始言不便，豈非迂腐而不達時務至如此其極？又成祖的心志已決，如果諸文臣懂得孝敬之道，理應養君父之志，歌頌大工成於不易，災禍是人謀不臧，補救即可；却捨此不由，竟批其逆鱗，蕭儀的下場不必逆料也可知。

⁵³³ 同上，卷九上，頁五a，p. 281；亦見於明書，卷八四，頁四，p. 3472；仁宗即位，垂意舊京，乃諭南工臣曰：朕以來春還京，今工匠人等，命爾督率，凡各宮殿有滲漏處，隨宜修葺；但可居足矣，不必過爲粉飾，重勞人力。宣德八年，又復詔修南京宮殿。正統元年，重修奉天、華蓋、謹身三殿。

鄭士元認為明成祖篡位後，是一個開拓向外的時代開始，結束了太祖晚年休養生息的局面，把國家重新整頓，開始發展北方⁵³⁴。

歷史足以見證成祖是一個叛逆性極強的人。太祖留置下來的祖訓，什麼謹備西北、十五不征之國，根本無法加以約束。祖訓某些條文對他有利的，就遵行；否則置諸腦後。他的發展北方，雖是形勢上使然，却是祖訓所不主張的。因為九邊塞防安謐，即謹備西北的政策。

成祖登位後，即把北平陞格為兩京之一。首先着手賑濟兵燹後的災民，同時以鹽法開中紓解北方軍餉，徙民實北京，興軍屯及以罪囚種田北京等，把繁榮北方社會的客觀條件漸次充實，配合會通河與清江浦的疏濬，終使漕河由南至北全線貫穿，然後積極展開營建北京的大工程。這時候南方的物資源源竄送北京，不再虞匱乏。及水到渠成，於是把大明帝國的政治權力中心北移。

沒有明確的詔令或諭旨表示將要遷都，甚至營建大工進行到永樂十八年底之前，天下臣民尚不知真要遷都。主要是兩京之制是一種新嘗試。雖然周公東征之後，於鎬京之外另建洛京，但鎬京仍為主格，終其世未遷。東周之都洛，是周幽王引來犬戎之禍，至平王不得不東遷以避。因此，兩京併立，營建北京後而遷為帝都，無疑的，成祖的作法可是歷史的一項創舉。就這方面而言，顯示出他比太祖果斷與堅強。他不必派太子去調查或畫圖，他也沒明示什麼？不動聲色的，時間到了就宣佈遷都。

孫承澤所言遷都北平四因之一的是，成祖以天子自將，子孫當敵。換言之，即朱家子孫承擔對付北虜的國防問題。歷代帝京設於國防前線者，如秦、漢、唐均有前例可援引；而歷史教訓尤令人不敢忘懷者，莫過於五代的石晉至宋時，燕、雲十六州的拱手讓人，宋室始終受制於敵。成祖遷都北京，政治權力中心一旦北移，軍事武力自然加強，則控燕、雲，且強化九邊塞防，兩者均可兼顧。太祖時代的九邊遙控於南京，相比之下，就近控於北京，其間孰者為優，即可明見。九邊塞防之一的大寧雖界兀良哈，然以北京為帝都，可補其缺漏之虞；況他在燕王時代巡視沙漠，邊防的經驗，自然瞭如指掌，故何以五征北漠，迄未遭遇上轟轟烈烈之一仗，其原委可知。立都北京唯一可慮者，毋寧是江南的經濟與物資如何維持源源不絕的支援。

終元之世，漕糧以海運為主，河運其次。海運風險很大，元廷知之甚稔，奈何開會通河却無裨於轉輸。永樂初，成祖為北平、遼東的軍餉也曾恢復過海運，至永

534 國史論衡，頁八九六。

樂十三年才敢言廢。但也尋求河、陸轉輸的良法。結果突破元代所遇的困阻，解決會通河的流水，北向衛河；再鑿清江浦，使淮、黃相接，則數千里河道從此南北暢通。永樂十三年底的餽運糧六百四十六萬餘石，創歷來最高之紀錄，是最有力的說明。

河運通，漕糧可運，大木又何嘗不可？所慮的大問題既去，營建的大工自不必猶豫。從永樂五年營造西宮，五月竣工；其後一度沉寂，十四年十一月再議後，即積極進行。十八年九月完成。會通河於永樂十三年南北分流問題解決，不但增加了成祖營建的信心，也加速了帝國政治權力中心北移的脚步。

進行北移的過程，其間多少事態呈現矛盾的，絕與邏輯相背。營建北京是一樁龐大的工程，不容否定。鄒緝等上陳之疏文涉及民隱的，涵蓋性太廣，對物資方面只舉顏料一項，聊備一格似的，文曰：

即如前歲買辦青綠顏料，科派動千數百戶，民無可得，贖鈔行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多以不中不肯接受，往復展轉，須二萬貫，而不足供一柱一椽之費⁵³⁵。

如就此點稍加剖析，不難看出只青綠一種顏料即要賣成千數百戶老百姓交差。一斤之價值高及萬六千貫，但真正得到官家接受其差時，已至二萬貫。這還不够一柱一椽之費呢！試想北京多少宮與殿？多少根柱子與椽條？他如紅、黃等色的顏料呢？緣何當時的有司不見為民陳命？非到三殿災，成祖內慚之意生，才引出若干民瘼，豈不與成祖詔文中的所謂：營建以來，天下人民，樂於趨事，大相逕庭嗎？

再者，撻伐安南，六下西洋，動用民夫十數萬鑿修江河，成造厓、壩，三度北巡，五征北漠，每次大軍數十萬雲集於北京，那一項不騷動天下？成祖竟然在戰後災情洊至下的北京，猶待不斷救濟時，反其道的大力進行，毫不旁驚的朝着既定的目標邁進，一如戰爭術語：進攻是最佳的防守似的出擊，豈不也矛盾得很？假如輯集前賢的解釋，似乎有一股鞭責的力量在其後，否則何以他的行事正如朱國禎所云：日急急繼太祖之舊緒，無頃刻敢自懈⁵³⁶。或如談遷所言：逆取順守，積疑在心，窮極王略，威振殊俗。不惜垂堂之戒，身冒埃霧，冀憑一怒之力，銷內嫌而弭外寇⁵³⁷？然而，無論其事功之如何巍巍其大，終難逃齊秋大義之批判。明史贊：駿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慚德亦曷可掩哉⁵³⁸？足以戒懼後代奸王逆

535 同註三，卷十七，頁一一七九。

536 同上，頁一二一四。

537 同上。

538 同註十一，卷七，頁十二，p. 98。

臣。

史家視對外的戰爭，如撻伐安南、鄭和下西洋、五征北漠等爲重，故渲染過當，抑且不免誇張。反而對成祖營建北京宮城之事迹略而不詳，或有意闕遺。前者聲威在今日已成追憶，不但證物渺不可及，且無復存在。唯獨北京宮城建築今日猶耀然在目。滿洲王朝雖曾踵事增華，論其肇建，却不能居功，倒有撿取現成便宜之誚。

鮑頻曾向太祖陳述過北平經金、元爲都，王氣已盡。證諸永樂十九年元旦(1421)作爲政治權力中心的帝都，以迄清代覆亡於宣統三年，凡四百九十年，不可謂短促。則鮑頻之見不過一派胡言。當日北京之營建，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儘管建築的式樣、規格雷同，但南、北之地理形勢迥異。置之於南京顯得侷促不開展，置之於北京却氣象萬千而恢弘，誠不可一概而論。南京之明代宮闕今已湮失，無從對比，但前人對兩京的評估，率以南不如北。

明代十七朝十六君，論創業之主則除太祖之外，成祖亦可當之。然言魄力與果斷，甚至超越乃父。就遷都而論，洪武二十四年，太祖派皇太子考察關中、洛陽，時太祖六十四歲。但次年太子死，卽作罷。年底的祭灶文道盡了辛酸，乞求神明庇佑，何其氣餒？反觀永樂十九年，成祖六十三歲，成功的遷都，彼此年紀相當。

又論洪武三年後統一中原，至二十四年，有二十一年的休養生息，其間沒有對外的戰爭。至於永樂初年以迄二十二年的北平，不斷有災禍；永樂四年後，對外戰爭頻仍，又兼下西洋之舉騷動天下，猶能達成遷都大舉，其間高低之評估，可思過半矣！

不過，向來言明史者，於太祖褒多貶少，論成祖則反是。其中最大的差距不純然是事功的，但也是道德的。太祖爲開國英雄，光復漢族政權，得國至正；而成祖假周公輔成王欺世之名，根本懷篡位之機詐。既犯大不諱於天下，又慘戮建文朝忠良於後，歷史之批判，恐將無底止。

附記：本文承國科會獎助發表。

徵引書目（以引用先後爲序）

1. 明史紀事本末 谷應泰著 臺灣商務書局 民四五年四月初版
2. 國朝 談遷撰 鼎文書局 民六七年七月初版
3. 明代史 孟森撰 華世出版社 民六四年十月初版
4. 明紀 陳鶴撰 陳克家補 世界書局 民五六年十二月再版
5. 明史 張廷玉等編 藝文印書館

6. 明書 傅維麟纂 華正書局 民六三年十月臺一版
7. 明史稿 尹守衡撰 華世出版社 民六七年四月臺影印一版
8. 明通鑑 夏燮撰 世界書局 民五一年十一月初版
9. 建文遜國臣記 鄭曉撰 臺灣商務書局 民六十六年四月臺一版
10. 七修類稿 郎瑛撰 世界書局 民五二年四月初版
11. 春明夢餘錄 孫承澤撰 筆記小說大觀六編(九)(十) 新興書局
12. 五雜俎 謝肇淛著 筆記小說大觀八編(六)(七) 新興書局
13. 紀錄彙編 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 藝文
14. 朱元璋傳 吳晗 傳記文學社
15. 漢轅小品 明·朱國楨輯 筆記小說大觀正編 新興書局
16. 皇明詠化類編 明·鄧球撰 國風出版社
17. 今言類稿 鄭曉撰 百部叢書集成——鹽邑志林 藝文印書館
18. 讀史方輿紀要 顧祖禹輯著 新興書局
19. 古今圖書集成 清·陳夢雷編 文星書局 民五三年十月一日
20. 天下郡國利病書 清·顧炎武撰 四部叢刊續編三編 新興書局
21. 太宗實錄 中研院史語所 民五一年六月
22. 九邊圖說不分卷 明·兵部編 明隆慶三年刊本 玄覽堂叢書
23. 宣大山西鎮圖說三卷 明·楊時寧編 明萬曆癸卯刊本 玄覽堂叢書
24. 西園聞見錄 明·張萱撰 華文出版社 民二九年哈佛燕京學社印
25. 辭海 臺灣中華書局 民五七年四月
26. 皇明九邊考 魏煥撰 臺灣華文書局
27. 大明會典 明·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 國風出版社
28. 聖君初政記 沈文撰 百部叢書集成——稗乘
29. 天府廣記 清·孫承澤 大立出版社 民六九年十一月
30. 歷代屯墾研究 唐啓宇編著 正中書局 民三六年十一月滙一版
31. 皇明世法錄 明·陳仁錫著 學生書局 民五四年元月初版
32. 通漕類編 明·王在晉 臺灣學生書局 民五九年十二月景印初版
33. 中國運河史料選輯 中華書局 一九六二年七月
34. 元史 明·宋濂等奉敕撰 鼎文書局
35. 中國地理史話 明文書局 民七二年八月初版
36. 辭海最新修訂本 臺灣中華書局 民六八年十二月
37. 仁宗實錄 中研院史語所 民五一年六月
38. 宣宗實錄 中研院史語所 民五一年六月
39. 皇明通紀述遺 卜世昌，屠衡校訂 廣文書局
40. 水東日記 明·葉盛撰 筆記小說大觀三六編(三) 新興書局
41. 北平故宮 編譯者：祥豐出版社 民七〇年三月初版
42. 世界地理雜誌第1卷第4期 世界地理雜誌社 民七一年十一月
43. 中國古代史常識——專題部分 責任編輯：孟慶遠 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9月
44. 京師五城坊衛圖集 明·張爵纂 筆記小說大觀十二編(一) 新興書局
45. 中國文化地理 陳正祥 木鐸出版社 民七一年七月版
46. 國史論衡 鄭士元著 里仁書局 民七〇年七月十五日臺二版